

女性主義與性解放

豪爽女人

何春莊

◎何春蕤

豪爽女人

女性主義與性解放

《自序》

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爽」是個女人不宜的字眼，他們說。

即使不避諱說「爽」字的女人也清楚知道，這個小小的字眼凝聚了我們文化中對兩性情慾的不平等規範，更明白女人想要好(豪)爽是多麼困難的事。

在本書中，我把豪爽和好爽扣接起來，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在語音上相似，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情慾上的好爽和氣魄上的豪爽是一體的兩面。而以我們的文化而言，女人在情慾上的自我壓抑(不爽)和她在氣魄能力上的脆弱及不自在(不豪爽)是同一件事。再換個角度說，正是性壓抑和性別不平等的互相強化，才使得女人無法好(豪)爽。

這本書裏的文字均未曾發表過，之中包含了許多我從未公開談過的觀點及論證。這些首次發表的內容算是初步總結了過去六年之間我對本土兩性情慾之不平等等規範的思考和分析，也首度具體的、系統的提出我對女性性解放(情慾解放)的主張，以及這個主張在婦女全面

解放的運動過程中的重要性。

因此，這本書是文化研究，也是運動策略。

作為包含運動策略的文化研究，這本書當然有它的火力焦點，而這種聚焦則無可避免的使我不得不略過另外一些層面。

比方說，本書集中凸顯父權制度下的兩性情慾差異，因此以「女人」、「男人」來統稱我們社會中沿著生物性徵來區分的兩種人口。我當然明白這種過分簡化的做法會模糊掉女人群和男人群中各自的內部差異（不管是個別差異還是階層的差異），以致有些讀者會在閱讀過程中提出「我（們）就不是那樣的女（男）人」式的質疑。

另外，由於本書針對的是目前父權體制下佔大多數的異性戀人口和父權文化中佔大宗的異性戀文化，因此它也有可能被視為對同性戀的問題不夠敏感。

我個人則認為，在這本書的運動策略考量之內，我似乎想不出有什麼論述方式可以面面俱到而不失焦點。因此，以我目前的主要關切而言，我也只有甘冒被批判的危險，以本書現在的面貌呈現我的議題，而期望在其他的論述場域和運動戰線上補足其他的考量了。

這本書雖然是在八個月中寫成的，但是它凝聚的是我這幾年來在公開演講中最關切的一些問題，或許由於這些思考往往是在演講或辯論中成形的，因此這本書的風格也有很強的對

話氣息。不過，我倒希望對話中的豪爽味能夠配合著書中的豪爽訊息，創造出豪爽女人豪爽對話的空間來。

目錄

第一章 賺與賠 ——性壓抑的身體情慾邏輯	009
第二章 性騷擾 ——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	029
第三章 小不便 ——性壓抑的日常運作	043
第四章 快與慢 ——性壓抑的兩性情慾軌道	057
第五章 女人難爽 ——性解放的必要	077
第六章 外遇外慾 ——性解放的出軌活動	091
第七章 面對愛滋 ——性解放的性愛精神	115
第八章 獨特性癖 ——性解放的教育	125
第九章 心嚮往焉，但是……	137
• 濫交	139
• 男人的尊嚴	141
• 貞操	144
• 雙重標準	147

• 性冷感	150
• 社會壓力	151
• 嫁不出去	153
• 患得患失	155
• 中年女人的性魅力	157
• 從 A 片到多些性伴侶	161
• 誰得誰失	164
• 四十狼虎	167
• 強暴	169
• 色情氾濫	172
• 愛情與性	174
• 青少年的性	177
• 我要性高潮	180
• 再見婚姻	184
• 技巧迷思	187

〔第十章〕	誰怕女性情慾？——黑函的性壓抑心理	191
〔結語〕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	201

〔第一章〕

賺與賠

性壓抑的身體情慾邏輯

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女人不能說『爽』？為什麼女人必須和『爽』劃清界限？一個素來顯得明智冷靜的人告訴我。『爽』是男人專用的字，與女人無緣。

再追問下去，那個人就說，因為『爽』是和『性』相關的，而且是只有男人在性活動中才有的那種滿足的、忘我的、好得不得了的感覺。不過，那個人接著說，『爽』是個不好的說法，因為其中還暗含著對女人身體的某種使用，某種掠奪，所以女人最好不要用這個字。

沒有回答的是：

為什麼男人女人共同參與一個合作進行的活動——性，結果男人爽，女人卻連說『爽』的機會也不能有？

為什麼在這個活動中，男人的爽總是建立在對女性的使用和掠奪上？

而且，女人這種與『爽』隔絕的『不爽』狀態，和她們的社會處境有何關聯？

更進一步說，如果女人要改變她們的社會處境，她們在爽與不爽之間要做什麼樣的調整，要追求什麼樣的解放？

為了從根本上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在這第一章就開宗明義的提出我們社會中主導兩性身體價值觀和情感發展方向的基本力量，我稱之為『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簡化地說就是：在性和性相關的事上。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而女人總是賠。我想指出的是，這個建立在一夫一

妻婚姻交易制度上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使得女性的身體和情慾（以及人生其他方面）遭受不利的差別待遇和差別發展。因此，這個賺賠邏輯是女人在追求情慾、身體、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過程中要打擊的頭號敵人。

換句話說，在本章中我要說明：在性方面的男進取女退縮、男好奇女無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強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賺賠邏輯的結果，和男女在能力、知識及人生各方面的男進取女退縮。男好奇女無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強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有密切的關連。因此，這個密切關連初步暗示了女人一定要性解放，而本章的結論以及以下諸章將由不同的角度切入這個議題，以呈現女人為何要性解放。

先說兩則偷看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台北的麥當勞發生爆炸案之後，由於當時的爆炸物是放在廁所的天花板，因此安全人員對於廁所的異動特別敏感。爆炸案後不久，有一天台北一家肯德基炸雞店的廁所中傳出沈重的異響，工作人員十分緊張，小心翼翼的推門進去一看，只發現一個男人躺在女廁所的地上喊痛。原來此兄為了偷窺女人如廁，由男廁爬上天花板，匍匐爬行到女廁所上方，由天花板的縫中偷看，據他供稱已看了十幾個女人上廁所，後來因為實在想看得更清楚而移動位置，不慎跌落，才被發現。

第二個故事也在女廁中發生。台北東區巴而可服飾店一九九三年抓到一名專門在女廁偷

看的男子。據他供稱，他一向在永琦東急百貨的女廁中偷看，他通常趁著打烊時潛入女廁，將其中一間反鎖，守候到次日開業後，以此為據點偷看過往的女人如廁。直到日前永琦因裝修內部關閉樓面，他才轉移陣地到巴而可，不想還沒幾天便被抓到。據他自己供稱，在永琦女廁已偷看了一整年，可謂閱『女』無數。

女人讀到這種報導時一則以懼，一則以恨。懼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無意中被看了還不曉得，恨的則是天下哪來那麼多無聊男子心理變態，不怕臭不怕髒的潛伏各處。

在這一章中我想談的就是：暗中偷窺或者明裡色眼迷迷的男人並非心理變態或道德敗壞。事實上，我們的父權社會要求男人，而且鼓勵男人展現對女人（準確的說，是女體）的高度性趣以證明自己是男人。對女體沒興趣的男同性戀者因此常被視為『不夠格做男人』。

但是，重要的是，這種對女體的強烈慾望使許多男人發展出無比的勇氣、膽量、智慧、創意、自發性——所有我們在男人身上崇拜的那些特質；更使他們體魄健壯，活力充沛，反應靈活。在能力和表現上遠遠超過那些小心翼翼不想被窺的性壓抑女人。這一點實在值得追求解放、追求成長的女人學習。

從小男孩時代開始，男人便培養出高度的性趣來窺視女體。不過，讓我再把話說白一些。他們把握每一個機會窺視女體的某些部位——那些被長久遮蔽的禁忌部位。

因此，小男孩們最有興趣的活動之一便是偷襲女孩的裙擺，猛然掀起來看看今天穿的內

褲是什麼顏色。你可別以為他們都有內褲癖，不，他們是因為內褲貼近最重要的身體部位而愛屋及烏的。而且，裙擺顯然是女孩身上最脆弱易攻，一擊就中的所在，連擋都擋不住。

要是不能直接出擊，小男孩們也早就知道樓梯是窺視的好地方，只要在下端站定，一切的內在美都有機會曝光。偷看的衝動甚至刺激了男孩的創意，我們都聽過在鞋尖放鏡子以窺視女老師裙底春色的故事。

當然，男人的興趣並不限制在女性的下半身，只要目標女性的性徵開始凸顯，男人便發展出另一套窺的本事。夏天是主要出擊時刻，舉凡女性的領口、衣襬、無肩或短袖的袖口，任何一個眼光可以穿透的開口都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女人一彎腰、一舉手，甚至只是在考場中作答時露出腋下的空檔，男人的眼光也會如影隨形而至，目的只在一瞥可能多露出來的那麼一點點肉體。

除了追尋可能開放的女性一瞥外，男人也默默的耕耘偷看的膽識。這裡的『識』指的是對女體可能暴露之場合和時間的掌握。比方說，哪一家鄰居的女人會在什麼時刻如廁或洗澡，有何聲響異動當作信號。女人外出歸家的時刻更要把握，因為她們通常會立刻進行更衣沐浴等例行公事。夜市地攤前駐足的女人常常彎腰檢視商品，這種地點和場合也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看女體的。當然，這個『識』也包含許多不用學就會的物理常識，比方說什麼角度、什麼位置最適合觀看某個女人的日常活動，什麼材質最透光，什麼工具可以穿透紗窗而撩起掩

上的窗簾，什麼樣的折射設計可以站在氣窗外看見鎖上的門後的活動等等，不勝枚舉。

在長期跟蹤監視累積『識』的同時，男人的『膽』也在壯大。他們望進每一個窗口門縫，盯著每一個搖擺的身影，注視每一個可能彎折的女體。他們爬上爬下，不畏雜草垃圾，不怕牆高溝寬，在暗中耐心的守候那可能的一瞥。他們耳聽八方，眼觀四面，小心地不被別人注意到，他們早在入伍之前便已練過了匍匐前進，爬樹翻牆都難不倒。女人集中的住宿區域不管有多麼嚴密的防守，都擋不住那雙雙熾熱的眼神。

你可別以為他們做的事很無聊，浪費了時間精力。你錯了！男人就是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鍛鍊出無比的勇氣，不畏一切艱難。他們也藉著在不同條件和環境下的長期練習，達成手腦腳的協調運用，頭腦敏銳，肢體靈活。他們更發展各種各樣技巧和輔助工具，從潛望鏡到紅外線望遠鏡，還有臨場的隨機應變，能把小小的鐵絲竹棍轉化成最有效的突破武器。

男人最初的衝動或許只是偷窺，但是這股衝動卻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基本訓練，強化他們的好奇心和鍥而不捨的決心，給他們多樣的機會練習如何就地解決問題。這些基本的全人訓練在日後的學業、事業、求偶等競爭場域中都會派上用場。

真正在無聊中成長的是女人。

有哪個女人自小就汲汲營營、想精想怪的窺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有那麼強的動機，經常維持高度的主動和靈敏，以便伺機觀看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會不斷拓展疆域，不管遠近高低，

一味研究技巧，創造窺視的機會呢？有哪個女人是渾身衝動，大量消耗體力，以不惜血本的無畏精神追逐男體呢？

從這幾方面來看，守候偶像歌手的青少女們倒有那麼幾分像窺視女體的男人。只可惜她們的目標太單一，練習的機會與多樣性都太有限，要是她們也逐步發展出色情狂般的精神，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她們的直截了當，大膽表達，已經在發展自主性上遠遠超過了比她們年紀大的女人。她們在瘋狂舞蹈及擁吻偶像的激情中，也達到了某種程度的身體解放。在這些方面，她們顯然是成年女人的榜樣。

不過，以大部分的女人而言，生活是低能量、低活動、充滿等待的。這種柔弱比起男人的高能量、高衝力來，實在有天壤之別。

男女都是有慾之人，為什麼女人沒興趣觀看男體，男人對女體卻百看不厭呢？

讓我由台灣的兩性身體邏輯切入這個現象。這個邏輯我們姑且稱為『看與被看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

這個邏輯有一些基本的前提，我試著列舉如左：

- 前提一：不管進行觀看的主體是男是女，值得被看的永遠是女體。
- 前提二：女體上值得看的只有那三點，其中又以最後一點最難得。
- 前提三：男人看到女體是賺，如果自己的身體被女人看到也是賺。

前提四：女人的身體被看到是賠，如果自己看到男體也是賠。

這個邏輯的基本精神在於：男人無論如何都賺，女人無論如何都賠。換句話說，情慾的流動其實被男強女弱、男進女退、男爽女虧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滲透，因此只要是情慾有流動，它的運作及效果都會受到兩性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左右。

事實上，這個情慾邏輯根深柢固到一個地步。對許多人來說，連經濟實力也顛它不破。讓我舉個實例，以前只有男人有錢玩女人的身體，享受女人的伺候，但是現在有不少女人也開始有經濟實力，市場於是為她們預備了星期五餐廳、星期五舞廳、星期五俱樂部等等場所來滿足這些女人的情慾需求。可是有許多女人雖然十分想去，心裡卻總覺得有點不情願。關鍵倒不是牛郎的價碼太高，而是女人覺得，即使自己掌有主動權，可以用大爺的身分、氣勢、優越來吃牛郎的豆腐，佔男人的便宜，但是實際上她覺得伸手這一摸反倒讓自己虧了，牛郎不但賺了錢也佔了便宜。

在這裡運作的力量是：女人情慾流動，摸了牛郎一把，應該在情慾上形成爽，但是她卻覺得爽的是被摸的男人。因為，賺賠邏輯裡面的兩性權力關係早已預先命定，男人和女人身體的碰觸或甚至只是觀看必須是男人有得女人有失的結局。

由於兩性權力不平等的大原則充分滲透我們的情慾文化，因此女人總覺得情慾的流動不是好事：男人的情慾流動經常對她形成性困擾，她自己的情慾的流動則容易使她失控而做出

『不明智』的決定，因此她覺得必須小心看管(也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慾和身體。

更糟的是，在身體的賺賠邏輯之下，兩性的心理及行為模式有了極端的差距：男人勇往直前，反正橫豎是賺，多賺總比少賺強；女人則退縮自保，反正會賠，小賠總比大賠好。

為了解男人賺了什麼，女人賠了什麼，我們得先進一步來思考這個賺賠的原則到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這個基礎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交易本質。在我們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中，女人必須歸屬某個男人為妻，以身體以及身體可以執行的各種功能(如性交、生育、家務勞動等)來交換一個長期的、穩固的社會位置(即名分)。這種交易是一夫一妻(甚至多妻)婚姻制度的真正意義，而我們目前熟知的愛情只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活動，甚至有可能只是美化劑而已。

如果這個制度要繼續運作，如果女人要維持她的交換價值，她就不能自給，不能只因為自己喜歡就提供身體及服務功能給男人。因此，社會常規教導女人，她必須等男人提供婚約(代表穩定關係及名分的正式文件)、愛情(有可能引至婚約的預備動作)、或者至少金錢或物質享受等等條件之後再進行交易(『給他』)才是道德的。社會常規也教導男人，他必須付上某種代價(『承諾』、『負責』)才能得到女人的身體以及這個身體的有用功能。有條件的男人換得到而且還有得選，條件差的男人就只有去落後地區低價碼的市場上進行交易了。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成長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由周遭的文化習慣、道德風氣、和資訊管道學會了這個交換的制度。既然女人的身體有價碼，女人不會輕易許人或任人觀看，因此，男人若是可以免費看到那個肉體上靠近重要部位的一分一寸，何樂而不為？男人當然要大喊『賺到了！』想想！我沒有付上社會價碼，卻得以在視覺上佔據別個男人付上代價才能得到的疆土，爽哉！如果還能摸到，那就不必說有多賺了。

反過來看，女人的身體既然有價碼，是將來要交換人生目標和人生幸福的，因此，若是在未進行交易的狀況下被男人使用或佔到便宜，她自然會覺得『虧了！』為了避免虧損，也為了保障她『一生的幸福』，女人小心翼翼的守護著自己的身體，凍結自己的情慾，以免不小心而失足。

女人的身體若是在未交易（未婚、或沒有感情基礎、或對方尚未承諾的情況下）交付男人，她自己會覺得虧，但是等下我要指出來，這種怕虧的保守心態事實上終究造成女人在另一方面的大虧。這是後話。

由於是個賺賠的邏輯，我還得再提出兩個重要的原理。

第一，有賺總比沒賺好。

賺是無關個人身分地位的。男人不會因為上了年紀，有了地位，或者戀了愛，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女人可看之後就不再觀看別的女體。他不會因為剛剛做完愛就放棄送到眼前來的

春光乍現。即使他搭乘的飛機正在失速下降，他也不會放過注意摔在走道上的空中小姐穿了什麼顏色的內褲。

反正，不看不看，看了有得賺。

第二，多賺總比少賺強。

這裡的多賺不但包括次數多，也包括不同的女體要多。因此，男人不會因為隔壁的大姐出浴天天可看就不再開拓新疆土，他不會只挑某種姿色、某個年齡層、某種氣質的女人身體才看。他的眼光就像最靈敏的獵狗鼻，一有暴露的女體出現，便會立刻調對頻率。

反正，有看就有賺，不論誰都看。

由這兩個原理來看，在我們這個由賺賠邏輯主導的文化裡。男人不是因為個人特別好色或者道德特別墮落才有衝動窺視女體。許多女人想不透為什麼她們的男友或老公對她們山盟海誓，但是一有漂亮的或暴露的女體出現，他們立刻如影隨形的行注目禮，而且明顯的情慾流動。女人一看到這種景象總是心中大怒或者吃味，覺得男友或丈夫不專情。

其實，對不同的、新奇的女體的高度『性』趣和個人的操守無關，而和我們組織社會，規劃角色，分配權力和資源的方式有關。這個社會規劃把男人放在主動的、佔有的、征服的——也就是『賺』的位置上；把女人放在被動的、被掠奪的、被掌管的——也就是『賠』的位置上；然後再在男人女人中間建立起冗長複雜的討價還價過程（又名求偶過程）。

在這個社會規劃之內，在男人位置上的人『很自然的』以拓展疆域為志，隨時盤算著如何賺，在女人位置上的人則『很自然的』以自保為要，時刻提防虧損。這種態度和力量上展現出來的差異又倒過頭來繼續支持我們現有的性別分工和性別歧視，鞏固現有的賺賠邏輯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可見支配我們身體和情慾的賺賠邏輯是性壓抑和男女不平等制度的共同產物。

看到這裡，你可能要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少賠呢？

（恕我不回答要如何才多賺，這個男人有興趣的問題，找答案者請運用自己的創意和『膽識』。）

很多人是這樣回答的：你應該好好守護自己的身體，不要暴露，不要亂走動，不要把自己放在把持不住的狀況中，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有耐心，守住自己，自然會找到一個值得你託付終身的人，這樣就可以少賠了。

不過，別忘了我前面分析過，如果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邏輯不變，如果它繼續滲透我們的情慾生活，那麼，在女人的社會位置上，你是穩賠的。

就算你每天把自己包得密密實實的，絕不和男人有任何接觸。也不給他們機會窺到什麼，你還是阻止不了他們用色情的眼光透視你的防範，把你剝個精光，用想像力佔有你的身體——男人是絕對有這個本事的，這是他們鍛鍊高度想像力的另一途徑——誰叫你的身體有價

碼，又只和出得起價的男人交換？那麼，沒能力交換或不想交換只想白看的男人當然樂得白看、白想。

讓我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這個把女人放在穩賠的位置上的賺賠邏輯之所以能夠存續，正是因為女人還有這個少賠的心理。這怎麼說呢？

男賺女賠的關鍵在於女人的身體有價碼，有價碼的意思就是說在某些社會交換條件下——如愛情、婚姻、金錢享受等等——才把身體交給男人，而這此二《換的條件其實都可以轉化成某種形式的經濟關係（愛情只是相處的時間與精力的抽象結果）。

女人要少賠，就是不明白給，不隨意交換的意思，也就是繼續把自身放在交換的天平上的意思。只不過『少賠』堅持的是天平上對應的籌碼大一些而已。『我一向守身如玉，別的男人連碰都沒碰過，看都看不到，當然處女是比較可貴的。』可是這種『執著』卻使得賺賠的邏輯又再一次得到認定和鞏固，女人還是在賠的位置上，她的情慾仍然不得自在的發展。

那麼，你要問，有沒有可能不賠呢？甚至，有沒有可能顛倒過來賺呢？

不管是別人看你或者是你看自己，想不賠或者想要賺都還是引用賺賠邏輯的尺度來衡量。只要女人相信她的身體還是要交換，只要她的身體還有價碼，賺賠邏輯就還是完好無缺的繼續把女人放在穩賠的位置上。

那麼，就沒有希望改變這個邏輯了嗎？你沮喪的問。

對不起，沒有——只要你按這個邏輯來思考自己的身體和情慾，只要你按這個邏輯來守護自己，等候終極的交換，當然就不會動搖這個邏輯。

事實上，當你正汲汲營營守護自己的身體，不敢發達自己的情慾以免『失控』，不敢涉足愉悅的活動以免『受誘惑』，不敢和男人營造情慾經驗以免『虧損』的時候——你正在大虧。

你虧損的是自己的身體感覺以及由練習掌控身體感覺而來的自知與自信；你虧損的是愉悅的感受和伴隨愉悅而來的開朗力量；你虧損的是勇於嘗試、勇於學習、勇於歷練的自主能力；你虧損的是自發的創意和自得的活力——這些對你的人生真正有用有意義的東西才是你在身體的賺賠邏輯之下真正大大虧損的。

那麼，我要怎麼樣才能不在這個邏輯之下運作呢？女人還有希望嗎？你急切的問。

當然有，而且希望愈來愈大了。

因為，我們中間已經出現了愈來愈多有氣魄、有實力、根本不用交換的女人。她們在兩性關係中拒絕玩賺賠的遊戲，拒絕按照賺賠邏輯來支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她們有些甚至不自我設限於異性戀的情慾模式，她們只追求多樣性與多變性，嘗試不同的伴侶和隨意自在的性關係，累積各種資源來營造自主的、多元情慾的爽快生活。

你不要忘了，交易的模式之所以成立，女人的身體之所以有價碼，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當女人沒有終生志業的期望或訓練，當女人只有在婚姻制度中才有社

會身分(某男人的母親、姐妹、女兒、妻子等等)，當女人的心理和情感都被調教得柔弱而依賴，她們的力量和氣魄都單薄退縮的時候，女人當然只得按著身體交易的遊戲規則來活。

可是，當代的社會是個變遷中的社會。女人受教育和就業帶來了經濟獨立的契機，婦女運動在各個社會層面上的努力為女人打開更大的生活空間。在這種有利的客觀形勢之下，女人還受困於交易及賺賠邏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用交換，不用賺賠邏輯的女英雄們就成了我們衝破最後藩籬的先頭部隊。

這些自主性很高的豪爽女人開創出了女人的新典範。她們不會像保守心態的女人那樣，把一生目標寄望於長久但平淡的愛情，或是穩固但呆滯的婚姻。豪爽女人要的是沒有牽連、沒有網綁(因此不必考慮交易是否划得來)的自由相會，她們要的是來去自如的短暫聚首。如果她們喜歡某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願意多待一陣子，或者待更久一些，她們也不會因為這個關係而自我閹割情慾。她們最討厭的是那些拚命想用一生的承諾網住她們的行動的純情男子，那些想要她停駐下來僵滯一生的男人。

你可別以為豪爽女人一定是承受了比較少的性壓抑才會如此。不，豪爽女人和保守女人所受的性壓抑強度是一樣的，只不過她們處理性壓抑的態度不同。保守女人按規則玩，而豪爽女人不用遊戲規則。

對不用賺賠的女人而言，在情慾的事上愈多樣就愈好，各種男人女人是她們累積經驗、

探索人生可能性的樣品。由於追求多樣多變，她們並不考量男人的（交易）條件，只看對方的情慾本事，因此已經和女人交換過的已（訂、結）婚男人也值得一嘗，但是，她們絕不在這種關係中放棄自主性。不以交換為職志的女人也不屑於為男人壓抑自我。

相較於保守女人，不用交換的女人發展出強烈的主動性和創意，熱力四射的行走人生。她們可以和陌生人在賓館激情一夜後，早上掛著包包毫無眷戀的走開，不為罪惡感或羞愧感阻擾她們的自我肯定。她們也勇於嘗新，她們不會膽怯退縮，躊躇不前。她們兩眼有神的逼視對手。要上床嗎？去就是。

是的，不斷增加的豪爽女人才是打敗賺賠邏輯的主力。唯有她們才至少在主觀上已放下少賠或不賠的保守心態，唯有她們才能痛快的、自主的、不帶交換條件的說『我要』，因此她們說『不』的時候絕不是為了終極的交換進行討價還價，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不要』。豪爽女人在自我意識上是非常強悍的，在精神上是非常自由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比較了解為什麼所謂的『好女人（也就是堅持少賠的女人）會憎恨所謂的豪爽女人（也就是不用交換的女人）。因為，後者在肯定並執行自主的解放意願時搞壞了交換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她們所說的『我要』為好女人寄望的終極交換或者已完成的交換帶來極為不穩定的變數。她們正是那些會引誘男朋友或丈夫背離交換約定的『壞女人』。

妙的是，在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經濟獨立之外，豪爽女人是另一個重要的力量，有可能改變好女人『穩賠』的命運。而且豪爽女人在追求享受情慾的同時，也鍛鍊出一股強大的、好女人夢寐以求卻無從培養的自主性和活力。

可是，你滿臉狐疑的問，個別豪爽女人不用賺賠邏輯又有什麼用？搞不好只是賺賠世界中『白給』的傻子。

如果豪爽女人只是『白給』的傻子，完全不攪亂賺賠邏輯，那麼我們的社會該不會介意她們的存在與活動；但是事實上，豪爽女人經常遭受嚴厲的指責與冷酷的放逐。這顯示她們的作為必然干擾了賺賠邏輯的運作及合理形象，勾動了性壓抑之下的情慾暗流，因此她們才會遭受父權制度的打壓。

這麼說來，由於豪爽女人揚棄了一夫一妻的父權性道德，開創了新的、有利兩性平等的性道德，她們可以說是我們新一代的女聖人。對抗父權體制的婦女解放運動，因此應該聯結豪爽女人，把她們目前的個人生活方式轉化為集體的抗爭。

不管是以顛覆賺賠邏輯或是開拓自主性而言，豪爽女人都是好女人的榜樣，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盟友。當婦女運動展開對父權體制的全面挑戰時，豪爽女人的氣魄和膽識提供正面積極的模範，幫助女人建立新的、自主的生活方式，打亂賺賠邏輯的陣腳，展現女性情慾自主的新天新地，而婦女運動所提出的情慾解放論述則為在性壓抑社會邊緣遊走的豪爽女人

提供組織的、正當化的力量，建立結盟的論述場域，聯手打擊那個壓抑女人、限制女人的兩性賺賠邏輯。

正是，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情慾解放，女人解放。

〔第二章〕

性騷擾

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

女人最早的情慾經驗就是性騷擾。

早在女人和心愛的人身體接觸進行愛撫之前，早在她們發現手淫的快感之前，甚至早在她們還是小女孩，還沒有發展性徵之前，女人就已在周遭男人、男孩的性探索和性衝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也在這些男人的活動中逐步形成了她們對性的朦朧認識。不！更確切的說，經過後天的沉澱和社會的教導之後，這些經驗在她們的有意識和無意識中逐步形成了她們對性的厭惡和恐懼。

有鑑於性騷擾的普遍，想要開發情慾的女人會有點猶豫。她們想：性騷擾是男人對女人身體的侵犯和掠奪，要是女人追求情慾開發和情慾自主，那豈不是開了大門鼓勵更多男人來騷擾？換句話說，性解放是否會引來更大的性騷擾？

在這一章中我想解開這個表面上的矛盾關係。我想說的是，性騷擾是我們這個兩性不平等的性壓抑社會的特有產物，而性解放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關鍵。

男人們對性騷擾的話題總是漫不經心的。有的說：開個小玩笑嘛！何必那麼嚴肅呢？有的說：恐怕你太敏感了，別人不一定是有心的。更惡劣的則說：有人騷擾你，你應該覺得很安慰，因為至少還有人覺得你長得不錯，值得他騷擾。

另外一些『善意』的男人則規勸女人，要檢點自己的衣著言行舉止，不要太過暴露或輕挑隨便，以免送錯訊息給男人，惹來不必要的困擾。他們說，只要女人少亂跑，被騷擾的機

會就減少了一大半。

以性騷擾這個所有女人在成長經驗中都會或多或少經歷過的惱人現象而言，我們社會一貫對這個問題的輕忽態度實在令人費解。即使在大學校園爆發一連串性騷擾案之後，輿論所關切的仍然不是女人的身體受到侵害，也不是出於女性主體位置來思考這種經驗的惡劣影響；相反的，我們社會比較關心的是師生倫理的崩解，或者是教師專業形象所受的打擊。以此看來，女人遭受性騷擾是被我們社會默許的；只要不攪擾到其他的權力關係，性騷擾就不會被輿論追討。

性騷擾的普遍性顯示它扮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性騷擾就是性壓抑。更明確的說，性騷擾是按著我們社會男賺女賠的身體邏輯來運作的性壓抑形式。在前一章中我已經說明了這個賺賠邏輯建立在一個身體交易的基本模型上，而且男人在這個邏輯運作之下，不但賺得窺視的成就感，也在窺視中練就身心的拓展功夫；反觀女人則在賺賠邏輯之下不但賠上身體的自在感，更賠上了心理的健康開朗，剩下的只有氣憤和恐懼退縮。

在這一章中，我要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基本邏輯在力量的消長上看來是男賺女賠。但是在性壓抑的層面看來，男女兩性都是輸家。因為男女雙方的情慾都在賺賠邏輯的性壓抑中窄化枯竭，並且在交往不公開，交易困難重重之下衍生敵意及怨恨，而本章要討論的性騷擾現象正是這種窄化枯竭和敵意怨恨的徵兆。

我說性騷擾是一種性壓抑，這可一點也不假。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性騷擾都對兩性情慾的發展有極大傷害。

你可別以為對性騷擾樂此不疲的男人一定情慾過度發達才會如此。恰巧相反，性騷擾的男人情慾想像和創意是絕對有限的、可憐的。在他眼中，女人不是整個身體整個人，而只是零散的『重要部位』；對待女人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偷襲或者語言衝撞；情慾活動沒有氣氛，沒有營造，只有摸了就跑的小偷心理。因此，這種人的情慾是極度貧瘠的，他根本就沒辦法想像一個全身發動、全心願意的女人作為平等互動的玩家會有多刺激，多興奮！他也根本缺乏那個情慾能耐和情慾資源來共同構築一個安全無懼的、溫柔激情的。雙方充分投入合作互動的情慾情境。在他有限的情慾資源和模式上，他只能採取單向的偷偷摸摸，在不顧女方的感受中掠奪一點點小小的快感，肯定自己的得意成就。

這種情慾的貧瘠化就是性壓抑。

如果說性騷擾窄化了男人的情慾，破壞了兩性平等互動營造情慾的可能，那麼性騷擾對女性情慾的重大傷害就更明顯易見了。

事實上，性騷擾伴隨著女人的生命成長，構成了她對男人身體（甚至自己身體）的厭惡、噁心、和恐懼，也影響了她對情慾的基本態度。從上學途中的暴露狂，學校廁所中躲著的偷窺者，公車上亂頂亂摸的男性肢體，工作場所中層出不窮的黃腔，到朋友和同學訴說的噁心

騷擾經驗——女人不斷的收到各種可怕的而且是親身感受的訊息，也意識到周圍的慾望流動是罔顧自己的意願的，是充滿敵意和危險的。

伴隨著這些騷擾的常識說法就更壓抑女人的情慾了。人人說，只要你言行衣著端莊得體，不隨便和男人說笑，不擺出輕佻的形象，外出時注意適當的安全的時間和地點。就可以避免騷擾。換句話說，如果有人騷擾你，一定是你製造了情慾流動的機會，或者一定是你自己的情慾先流動了，反正，一定是你自己的錯。

性騷擾的功過是非既是如此認定，女人很自然的傾向收斂自己，壓抑自己，擺出不可侵犯的冷峻形象。刻意打扮成無性的樣式。這種在情慾和心理上的自我設限奪去了女人可能發展的氣魄，威嚇了她開拓成長的動機，她不但沒有真正的力量保護自己，就連遭到性騷擾時也倉皇無措的不知如何應對。

更糟糕的也是影響更深遠的，是女人在性騷擾陰影下所發展出來的性恐懼。這種具體的深層恐懼可以讓一個女人即使在深情款款的兩情相悅中，也禁不住分心懷疑：他是不是色慾太強，為什麼一見面便對我展開情慾攻勢？我的情慾竟然也有點被他挑逗得把持不住，我不是個壞女人？看不出他平常正人君子，文質彬彬，怎麼脫下衣服來，也和小時看過的暴露狂一般，有那麼醜陋噁心的器官？

這些常見的恐懼心理正是女人的情慾遭受全面扼殺的跡象。情慾在性壓抑的陰影之下，

不但無法形成女人自信和愉悅的根基，反而變成了恐懼、罪惡、和自責的來源。

有些比較幸運的女人在成長過程中留下較少的性壓抑痕跡，但這並不表示她們便有機會或被鼓勵積極發展情慾以累積愉悅的經驗與資源。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有太多女性雖然已經進入性生活，但是她們從不覺得性交有什麼太大的樂趣，她們在性愛過程中只是被動的承受，任由男方在她們身上發洩。即使有些情慾的需求，她們所能想到的要求，也只是可憐的：『擁抱撫摸就夠了』。

輕憐蜜意的擁抱撫摸，長久的溫存倚偎固然是情慾模式的具體成分，但是這些並非情慾模式的全部，事實上，以它們的單薄，大概也支撐不了一生的情慾活動。可是，我們的文化還是把女人的情慾生活扭曲成低能量、低動力、有一點點爽但是有強大惆悵空虛的情慾經驗，使她們生命中的情慾活動不能成為滋潤得力、成長開拓的正面活動。

讓我更進一步說明，在性壓抑的社會中，兩性的情慾都受到強大的壓抑和扭曲，但是當性壓抑同時扣連男女不平等的邏輯時，就形成了女人恐懼的性騷擾現象。

在上一章中我已經暗示，兩性間的賺賠邏輯強烈的鼓勵男人投機，鼓勵男人不必考量女方反應，只要勇往直前的賺，根本不必營造有利的互動環境，也不必發展細緻的、考慮到對方需求的情慾互動模式——這正是性騷擾的制度性支撐力量。

男人不必考量這些事情，因為，在我們這個兩性不平等的社會中，即使男人騷擾了女人，

女人多半也無法反擊。讓我分兩方面來說明。

首先，會性騷擾的男人的勇氣和膽量往往來自兩性不平等社會中的權力差距。男老師騷擾女學生。男主管騷擾女職員，男工頭騷擾女工人，成年男人騷擾未成年女童，處處可見上下階層權力差距助長賺賠邏輯中的性別權力差距。可是，即使在沒有階層差距的狀況中——如辦公室中的同事，公車上的乘客，路上行走的路人——男性仍然可以仗著男女不平權的架構來向女人施行騷擾，因為，即使在平等的位階上，男人的權力和氣魄還是比女人大。換句話說，當我們所處的社會是男女不平權的社會。而性壓抑的賺賠邏輯又是最主要的兩性關係模式時，兩性間的權力差距常會以性騷擾的形式來呈現。在這種不平權的架構中，女性的反擊力很自然的被階層差距或兩性權力差距所壓抑，也就是形成自我壓抑。說白點，如果女性的反擊會招致由上而來的壓力或報復，她為什麼要自找苦吃呢？

阻止女人反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這個不平權社會中對女性施加的高度性壓抑，而且是拉接了賺賠邏輯的性壓抑。

首先，女性的高度性壓抑使得她們的身體缺乏情慾經驗，心理更缺乏自主意識，以至於遭遇身體接觸或言語挑逗時，不敢確定自己的感覺，不敢斷定對方是無意或是有意，是情意還是騷擾，也因此不敢貿然反擊。她們想得到的唯一出路是捨主觀感受而尋求客觀標準，以便鑑定摸到什麼部位或者說哪種笑話算是性騷擾。當然，在這種鑑定方式中，女性的主體意

識仍然不可能得到發展。

另外，女性的高度性壓抑使她們在日當生活中退縮自保，沒有發展出力量和膽識來，因此，即使明知對方騷擾，反擊時仍無以施力，只能瞠目怒視或一肚子悶氣或低聲驚呼，而無法明快的，有力的予以迎頭痛擊。這種不痛不癢的反應只展現了女人的柔弱，反而助長了投機男人的膽量，形成了他們的快感。

最糟的性壓抑後果就是，在賺賠邏輯運作之下，女人不能在婚姻的框架之外和性的話題發生任何牽連。像性騷擾這種單向的、完全沒有交易意圖的情慾活動一旦公諸於世，女人立刻會遭受二度『虧損』，要承受周遭眾人的有形無形責難，不但怪她自己不好好保護自己，更要怪她選擇公然宣告自己受到了性的『玷污』。考量這種雙重的懲罰後果，女人很自然的收回反擊的手和控訴的口。

以此看來，男女不平權之下的性壓抑是剝奪女性自主的權力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使得她們在性騷擾的威脅陰影中全力謀求自保而無力發展情慾，甚至視情慾為畏途。男女不平權之下的性壓抑也使得男性汲汲營營於侵略的、佔有的單向情慾暴力活動，把滿足和成就建立在對女性主權的掠奪上。

荒謬的是，我們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居然還要求在情慾經驗和感受上有這麼大差異的兩個人一定要在親密關係中構築幸福家庭的神話，情慾和諧。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女性對於性騷擾現象的厭惡以及她們對男性的責難當當會引來另一些男人的抗議。這些自命非投機份子的男人說：『我們對女性十分尊重，從不騷擾女人。可是你們把性騷擾的話題吵得那麼大，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好像我們男人個個都是色狼壞蛋似的，這太不公平了吧！』

這種自命『好男人』的男人所要求的『公平』，是在現有的賺賠交易邏輯中明確的區分出『好男人』與『色狼』的區別，在不挑戰賺賠邏輯也不挑戰性壓抑的前提下，凸顯他們自己在情慾交易市場中的優勢。

不過，這種『公平』對女人來說實在沒什麼意義。

第一，好男人只是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尚未彰顯『狼性』的男人而已。或者說，他們是缺乏某些條件，以至於在目前的環境中自我壓抑十分成功的人。就像一些各方面都不甚出眾的老實人到了經濟實力差的大陸突然搖身一變，成為風流男子一樣，好男人只要遇上了機會，也會展現狼性以證明自己的性別屬性。畢竟，在這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證明自己是男人的急迫性是高過尊重女人的主體性的。

第二，如果有一些好男人堅持他們是一輩子的好男人，這也只顯示他們已徹底自我閹割而已。他們的情慾壓抑只會形成對女性更大的壓抑，對希望有豐盛情慾生活，進而實現自我提升自我的女性而言，好男人會形成另一種包袱，另一個絆腳石。

更重要的是，好男人是賺賠邏輯得以運作的重要支柱。女人自小被教導要仔細挑選好男

人做為終身依靠，唯其把好男人放在台前當成大獎，提供女人一個中大獎的渺小希望，才能使女人繼續在賺賠邏輯之下等候好男人來拯救她脫離苦海。就這個層次來說，好男人當然不希望現況有任何改變，因為，愈是色狼肆虐，就愈能凸顯好男人的可貴。

在這方面，好男人的『好』實際鞏固了性壓抑和賺賠邏輯，是女人追求解放道路上必須跨過的障礙。

再說一件殘酷的事實：正是因為賺賠邏輯下的女人想保守自己的『好女人』形象，以便和『好男人』進行交易，因而這種選擇性大大的扭曲了情慾的流動與發展，促成缺乏優勢條件、無力進行有利交換的男人在挫折和怨恨中為情慾注入敵意和暴力的毒素，結果把一個可能使雙方得力愉悅的情慾經驗，轉化為一個對女性而言具有高度威脅的危險情境。而且，女人在賺賠邏輯的制約下展現出的『勢利』傾向和在情慾活動中的交易心態，都在在鼓勵男人在與女人相遇或交往時採取蔑視的掠奪態度。

考量了這些結構上的因素之後，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到，反性騷擾不但要致力於追求兩性擁有平等的權力，也要追求情慾的徹底解放，徹底的推翻賺賠邏輯的精打細算。

不管是要求身體的自由與安全，還是追求不再扭曲的情慾發展與流動，我們都體認到，性騷擾正是一種男賺女賠的性壓抑形式。因此，我們對抗性騷擾的方式絕不是更多更強的性壓抑，絕不是談性色變的驚弓之鳥心態，絕不是更多更密的監視及保護系統。這些做法只會

強化性壓抑，更加壓抑女人，恐嚇女人，並不能改變女人在性壓抑和賺賠邏輯之下的不利情境，不能為女人增加一絲力量，而且，更可能會強化兩性之間本來便已充滿緊張、猜疑、與敵意的情慾關係。

換句話說，『不要性騷擾』只是消極的避免或者拒斥某些不悅的經驗，這並不表示這個女人的情慾生活和能量就會自動的積極的充滿愉悅並且形成自信。事實上，這種消極自保的心態更強化了女人的不利情境。

為了對抗性騷擾式的性壓抑，我們需要更大的情慾空間。更多自在的情慾流動，這意味著拆除身體交易的制度，打亂賺賠的邏輯。只有在嶄新的、自由的情慾環境中，女人才可能透過經驗、討論、和反省來認知情慾。也唯有在女人知道而且體驗過真正的愉悅之後，她才會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否在遭受騷擾——沒有自我和自主的女人如何明白自己的意願及感受呢？

在營造嶄新情慾互動模式的過程中，女人還會遇到一些習慣於性騷擾、習慣於單向情慾暴力的男人。在這個時候，唯有那些充分經驗情慾，培養出膽識的女人才有力量給他們迎頭痛擊。不管是用針、用傘、用皮包、用鞋跟、用拳頭、用手肘，甚至用（剪）刀用槍，反正我們要用收放自如的全身力道讓他的騷擾行為和他的巨大痛苦聯結起來。過去這些男人在騷擾和快感之間建立了一條便捷的通道，現在我們要用最劇烈的反擊來切斷這條連結，重新訓

練他另尋尊重女性身體及意願的快感模式。

在此同時，拒斥交易邏輯的女性情慾不再受限於呆滯被動的交易，不再扭曲或壓抑。相反的，女性情慾可以多元多樣的自由自在流動，衝破壓抑，成為女性力量的來源。

反性騷擾不是反對男人或者反對情慾。反性騷擾是向男人提出的情慾挑戰：有本事的就用你累積操練的情慾資源來和女人平等互動，營造愉悅。不過，如果你罔顧我的主體性和我的意願，那麼，對不起，我一定給你迎頭痛擊。

反性騷擾也是向女人的挑戰：你有什麼情慾經驗、什麼情慾需求、什麼情慾操練，能夠累積足夠的自發性和自主性來向情慾的流動說：『我不要這種騷擾』或『我想要那種享受及滿足呢？』

〔第二章〕

小不便

性壓抑的日常運作

賺賠邏輯下的性壓抑社會並不一定使用像性騷擾這種威逼的方式來壓抑或扭曲情慾的流動。更常見的是，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小事中，我們也找到壓抑的痕跡。

因此，如果你認為『性』、『性壓抑』和你無關，你的性生活『沒有問題』，或者你可以過一個無性無慾的生活，那麼你就錯了。因為本章要顯示，性壓抑早就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透過每日的例行小事（像月經、排泄）塑造了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感覺及態度，強化了我們女人的弱勢處境。

在這一章裏我要以小便為例，來說明男人在這個日常例行小事中得到的爽快經驗，形成了他們對自己身體的自信、自豪；相反的，女人則養成了嫌惡甚至憎恨自己身體及其生理功能的態度，這種態度在每天例行的排泄活動中被固著強化，對兩性的差別發展影響深遠。

像小便這類規律和頻繁的日需經驗或許使人不察覺個中的壓抑作用，但是事實上。在這些小事上經歷的習慣性的不便，卻正強化了女性心理上退縮恐懼的傾向。而女人只知道討厭自己的不便，即看不見這種長期的不便就是我們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暗含性別歧視的性壓抑所造成的。

女人要如何反擊？如果日當生活的例行實踐正壓抑我們的情慾，扭曲我們的人格。那麼我們可不可能反其道而行，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例行實踐來促進情慾培養自信？我會在本文中有些建議。

女人難得豪爽，難得自在，難得灑脫。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她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充滿了顧忌。充滿了不便，這使她們很早就養成了瞻前顧後，躊躇退縮的心理習慣，而這些心理習慣則繼續在每天的每一次日常活動中得到強化。

讓我們由最起碼的小便說起。

做為一個生理活動，小便是一件極其稀鬆平常的事。膀胱中蓄積了一定數量的尿液時，人就有了尿意，就會想要小便。而且，有尿意的時候能充分的、恣意的放洩是件萬分爽快的事。畢竟，受到壓迫的細胞神經得到紓解，壓力得到解除，就是爽。

可是，奇怪得很，以這件生理原則上很爽的事而言，男人和女人卻有天壤之別的感受。男人小便時生理心理兩爽，女人卻恰恰相反，生理心理兩顧忌，因此也就兩不爽。

我們先來看看男人的小便經驗。

對男人來說，小便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無論在任何所在，從肅穆莊嚴的中正紀念堂到淳樸自然的山崖野地，從光潔亮麗的紳士化妝間到污穢遍地的紐約地下鐵公廁，他所做的事是一樣的簡單方便，只要拉下褲檔拉鍊，拿出身體器官的兩三吋，便可以方便又爽快的進行放洩，膀胱的壓力也立刻得到紓解。沒有任何地理空間能阻礙他追求放洩，追求爽快的衝動。即使有人注視或側目，男人也不覺得有什麼損失，充其量掉轉身去，照小不誤。

正是因為男人的小便太輕易、太方便、太任意，因此我們的街角牆邊電線桿上才處處寫著『禁止在此小便』的警語。這些透露著憤怒的字跡在在凸顯了男人追求立刻滿足的心理傾向，也在在暴露了壓抑這種傾向的無力措施。

對個別的男人而言，每一次的小便或撒野尿都提供了輕易的快感，立刻的滿足了他的生理需求，但是，除了心理上的無所顧忌、無所畏懼之外。小便還可以在群體的場域中轉化成展現力量，拓展疆域的機會。

在我們這個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小男孩很早便開始練習培養力量，彼此競爭，以便扮演男性的社會角色，而他們的生理特徵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成權力的具體象徵，競爭的具體工具。

陰莖是一條水管，在手中可以操縱自如地左右尿液的噴灑方向。因此小男孩上廁所時最常進行的競爭就是比賽用尿液畫地圖，看誰的尿力最強，可以把尿飆到天花板上或氣窗邊緣，看誰最有本事收放自如的操縱尿流。這種對『操縱』和『主導』的迷戀是從童年的每一次小便經驗中強化的，而直到成年之後，男人在『放輕鬆目的男性嬉耍場合中仍然會重新拾起這個童年的遊戲，比賽尿力。』

青少年時期的性別認同壓力進一步結合了男性間的競爭關係，使得性器官這個最主要的性徵再度成為注意力的焦點，而幼年小便時強化的疆域拓展傾向轉化成為向同儕採取的侵略

性探索。因此，青少年男性彼此之間需有衝動要透過褲襠抓對方的生殖器，偷襲的成功與不成功就成為這段時期男性權力的展現。當然，我們也不諱言，這些握抓的行為一方面在探知對方的權力（對方的陽具）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則是一種手淫快感的延伸。在這種認同和好奇的需求之下，小便時的陽具展示也成了性力競爭的一部分。

不管是拓展疆域或展現力量，男人的小便經驗都是生理心理兩爽的。尿力是性力的對等象徵，陽具的展現則是值得驕傲自得的事。這樣一件日常的例行活動在每次的重複經驗中構築了也強化了男人的心理模式與傾向，幫助他們在其他活動中也同樣用肯定自我的、主動的、擴張的、自得的態度來面對。

反觀女人。小便不是爽快輕易的，不是展現力量競爭炫耀的。小便是提心吊膽的，瞻前顧後的，不好意思的，更是麻煩得要命的事。而這種經驗也不斷的構築並強化女人的退縮心態。

男人永遠想不到這一件在他們看來小之又小的事情對女人來說是出門前的重大考慮因素之一。如果要去的地方可能沒有方便的所在，例如野外或者落後地區，女人會盡量避免前往。如果有必要去一些不太容易找到合適方便所在的區域，例如傳統的小型商店經常堅持他們未設廁所，而恰巧附近又沒有速食店可以提供隨意使用的廁所，那麼，女人會縮短停留的時間。當她們迫不得已要上可能塞車的高速公路之前，女人會非常自覺的少喝水。以免陷身車陣中

無計可施，她寧可憋尿也不願意嘗試在路邊草叢中解決。就男人而言，這些外來的或自我的設限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女人的退縮心態和她們所承受的高度性壓抑有直接的關聯。這種性壓抑的最主要表現方式則是女人對自己的身體的觀點，特別是對暴露自己身體的場合抱持高度戒心。在這裡運作的當然還有第一章談過的『看與被看的賺賠邏輯』，此處不再重複，我們將專心來看和小便相關的性壓抑表現。

和男人一樣，女人也很早就學會了有關小便的一些觀念。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力量和競爭，而是羞恥和不潔。

前面說過，小便是個極為普通的生理活動，但是，這個生理活動在女人的生理條件下需要暴露她們時時緊密遮蔽的身體部位，需要接觸到平日被警告是可恥污穢的身體器官，因此，一件稀鬆平常的例行活動就在這些時刻變成引起女人高度關切的情緒性事件。

有些女人寧可憋尿也不願告訴正在交談或約會的異性她需要上廁所方便一下。她不願意因為面對這個生理需要，而提醒了對方她是個有性器官的女人，她怕對方從性器官聯想到性慾，損害到她純真無性的形象。

這些不願面對自己的身體和身體的自然運作的女人有時連聽力也發展出羞恥之感來。日本有些高級公共場所在女廁中安排有流水聲的背景音樂，據說就是為了幫助這種女人不用在

聲響的層面上面對自己的生理功能。

你想想看，當男人大開大闢的用小便來彰顯自身的能力，彼此爭強鬥勝之時，我們的女人卻想盡一切法子壓抑自己的意識，不要面對自身的基本生理功能。當男人在尿力上肯定自己的性能力之時，我們的女人正竭盡所能切斷其中的關連，以免承認自己有情慾的裝備。兩性之間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力量，在每日具體的活動中一再重複。當然會影響到他們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除了對小便感到羞恥外，我們教養女人的方式也使得她們厭惡這個十分自然的生理活動，這種厭惡就以潔癖的方式表現。

女人怕髒，是個當見的現象，但是有些潔癖已經嚴重的影響了女人的進取能力。她們連自己的身體也嫌髒，因此盡量避免用手直接碰觸器官；她們怕滴水、怕濕。怕生殖和排泄器官所產生的一切液體；她們的鼻子承受不了任何太強烈的氣息；她們躡手躡腳的進入滿地是水的公廁時總是情緒波動，痛恨自己的生理需要；只要是前人留下排泄物在便器裡，她們便自動放棄使用。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女人的潔癖很少以積極追求衛生為表現形式；相反的，女人的潔癖通常是以消極的恐懼『穢物』為主要表現，而這些所謂『穢物』多半和她的『性』相關，包括她下體的一切分泌和排泄。

在這裡我們具體的看見了生理排泄上的不快和不便直接強化了女人的性壓抑，在每日的小事上鞏固她對自己身體及身體功能的厭惡，更使得情慾的發展成為不可能。那麼，女人要如何突破這種心理障礙呢？

女人時刻感受的心理顧忌是在漫長漸進的成長過程中形成的。若是想要改變這些根深柢固的心理習慣，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套漫長漸進的方法來修正自己，但是我們又有多少年歲多少青春來『漫長漸進』呢？重病下猛藥，比較實際的策略是徹底的震撼教育。

你怕濕怕髒嗎？先從洗澡的時候一面沖水一面站著小便開始練習適應。紓解膀胱壓力的快感加上溫熱的尿液順腿流下的麻癢，值得你全心全意的品味。誰說女人一定要蹲著坐著才尿得出來？人的身體是多能多樣的。幹嘛那麼僵化？何不轉化排泄的快感為情慾的起點？

你可別以為我是惡作劇，提點無聊的建議讓你做做而已。不！一個長久活在身心桎梏中的人早已喪失了對身體的主導能力，相反的，她的身體和感覺被塑造成一套固定的公式流程——只有某個姿勢才覺得沒有心理負擔。只有某些器官的某種感覺模式才被自己接受——這樣的僵化若不用點違反常規的做法是打不破的。

你還是追著問：做這麼一件無聊小事有什麼意義嗎？

當然有，而且意義重大。以我們父母師長一貫教導我們的僵化呆板人格而言，以我們長久以來已經麻木死亡的身體感覺而言，這個本來無法思議無法接受的舉動迫使我們暫時拋棄

對規範和習慣的執著，在最起碼的每日例行活動中甘冒不韙，刻意去鬆動原來的壓抑。在這件『小』事上，你不但在不該小便的地方小便，也用不該用的姿勢小便，而且還全心全意的去感受、享受小便的感覺，把父母師長口中的髒東西和羞恥事轉化成快感的來源。

簡單的說，對那些醜化你身體功能、壓抑你身體感受、扭曲你自我意識的規矩及教導，你歡愉的扭頭而去，投入身體的開發以及感覺的重新發現。

除了洗澡時站著小便，重新學會享受日當的生理活動之外，你還有千百種小事可做，以便鬆動箝制你身心的各種恐懼及羞恥感。嘗試過到郊外時放著公廁不上而去隨地撒野尿，滋潤大地嗎？別皺眉，你撒的尿絕對比你隨手丟棄的冷飲罐來得有環保意識。試過玩尿嗎？方法很多，對你的情慾生活有幫助的做法是練習收放自如，練習間歇的節奏性，練習操作陰唇的相關位置以控制尿液的方向。陰部的肌肉是需要操練的，這是女人『健身』活動之一。

請注意！我們不但要發揮無比的創意來探索各種各式改造身心的遊戲活動，更要建立和女人溝通這種『出動』經驗的管道。我們不是要偷偷做，慚愧的做，相反的，我們要用自己的語言來試圖捕捉並整理出自身的感覺，用語言來構築新的身體觀，並且在集體的敘述和討論中形成新的自主意識，形成改造社會的具體實踐。你想想，如果一大堆女人再也不為小便秘的羞恥心所限，如果她們對自己的身體感覺自在舒適，而且大聲的、公開的、愉悅的說出來。那麼，她們就已經具體的改造了女性的既有形象及言行模式，這就是社會改造的一環。

作為剛剛開始甩開潔癖及穢物恐懼症的你，視線의堅持也是非常必要的。女人常常因為眼睛看了慣常以為是污眼的景象而心生厭惡，長久下來，養成極低度的忍耐和極高度的敏感，一看到髒就覺得受不了。為了改變這種規避的傾向，增強你的韌度，你最好別再過度保護自己的視線。看到『污物』時可以難受，但是要有氣魄和力量來面對它，練習維持自在的心態。沒什麼大不了的，有很多我們認為是污物的東西（如月經棉、大便、陽具等等）只不過是增加不便或者想不到用途的東西，我們做孩童的時期是一點也不覺得它們可怕的，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經由家人的馴訓和老師的教誨，使我們開始厭惡它們，甚至看到就覺得作嘔。這種強烈的心理生理反應是在後天的訓練中產生的，而它們在女人的身上更加集中強化，以至於造成女人的自我封閉，自我設限，大大的削弱了女人的堅忍能力。

你想想！女人怕髒、怕濕、怕黑、怕沒廁所可用、怕人偷看。她日常的大量精力投注在各式各樣的憂懼焦慮上，她為自己的行動舉止設限，在這樣的狀況中成長的女人當然會顯出脆弱退縮的特質來，這是我們社會文化養成的心理模式。不是什麼『女人天生如此』。而既然是後天養成，我們自可藉用各種『反洗腦』的衝擊以便拆解束縛我們的身體和感覺的各種『教養』。

當然，女人在如廁方便的事上所承受的不便並非完全來自女人因性別教養而造成的心理障礙，很大一部分的不便是來自我們社會因性別歧視而進行的資源分配不均。像某些大學工

學院大樓不設女廁就假設了女人不會涉入那個學術領域，對目前已出現的工學院女學生造成極大的不便。公共場所女廁之不足或設計之不當更為需要行動自由的女性形成限制與壓抑。

上過五星級大飯店的廁所的女性都同意，在清爽寬敞、明亮潔淨、甚至芬芳溫暖的女廁中進行排泄，是一點也不麻煩，甚至還十分爽快的事。在那種空間中，女人覺得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器官特質是受到尊重和體貼的。如果我們不希望給必須在公共空間中行動的女性添加顧忌，那麼，我們必須重新規劃女廁的空間性質，使得上廁所解手不至於成為壓抑女人、挫折女人的經驗。

女人對廁所的第一要求是清潔。這倒不一定是因為她們有潔癖，或者她們的要求比較高。就像前面所說的，男人可以蜻蜓點水的進出廁所，既不寬衣也不解帶，拉下兩三吋拉鍊便可進行排泄。但是不管女人穿什麼樣的衣褲衫裙，她都必須褪下遮蓋住排泄器官的內外衣物，彎腰屈身才得排泄。在這脫與穿之間，女人的兩隻手必須小心抓好衣物，一不小心就可能觸碰邊牆或地面而沾染污穢，難怪女人在外上廁所時總是小心翼翼，瞻前顧後，如果廁所實在太髒，她寧可憋到回家也不願意冒此危險。

即使某些場所的女廁清潔程度差強人意，女人遭遇的第二道障礙就是空間的安排不合女人的需要。由於生理器官的構造與運作不同，女人彎腰屈身所佔的空間當然比直立的身體來得多，因此便器周圍需要留下足夠的空間才能讓女人擺出合適的、自在的姿勢。像許多公共

女廁把便器靠牆平行設置，距牆只有一腳的寬度，就是沒有考慮到女人的生理構造，強迫女人以非常不自然的姿勢，歪歪斜斜的懸垂軀體以避免身體貼上牆壁，但還是要準確的排泄於便器之內。對女人而言，這就是一個非(女)人的空間設計。

此外，廁所太小，以至於開門關門之際，女人都得貼著便器站立，門上又無掛鉤或置物架，以至於慣常大包小包負責採買的女人無手可用。空間設計上不考慮女性的生理需求常造成女人心理上的負擔。

前面說到女人如廁所需的空間較大，時間在脫穿衣服之間也相對的拉長，可是一般女廁的間數並不比男廁多，而男廁還另設尿斗，這麼一來，女廁自然大排長龍。這個現象對男人來說只是嫌女人慢，可是就女人而言，這不但增加她對自己的生理需要的厭煩和無奈。更造成她寶貴的時間和體力的耗費，降低她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限制她的流動性和能動性。

把這幾個層面綜合起來，我們發現女人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小事上長期感到挫折。她的生理器官及其特質在一個兩性權力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空間內，被定位為麻煩的、可恥的、污穢的，因而發展出來的退縮自慚心理則在日常每一次生理需求的滿足過程中被進一步強化，嚴重的妨礙了女人的身體和情慾發展。

要改變這種不利的情況，女人不但要集結起來要求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也要徹底的改造自己的身體感受，奪回我們身體的主權。

我們要求的是兩性平等不是和男人一樣間數、一樣空間的廁所，那是齊頭式的平等。

我們要求的是兩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這件小事上有同樣的自在，同樣的方便，同樣的舒適。這意味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必須投入興建間數多、空間大的女廁。為了社會上一半人口的社會力得到解放，這絕對是值得的。

在客觀環境的改造過程中，我們也要改造自己的身體感受，掙脫厭惡和恐懼的箝制，找回我們身體的自在自得，這正是抗拒性壓抑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四章〕

快與慢

性壓抑的兩性情慾軌道

看完前面談性騷擾和小便的兩章之後。你或許明白了我們社會文化中壓抑女性情慾發展的強大力量，但是這絕不表示我們是全然被壓抑以至於完全沒有情慾出路的。

相反的，性壓抑不是全然不准有情慾，而是在有限的。規範的軌道中或模式中（成年後、婚姻中、異性之間、『正當』性交、私密空間、性器官等等）才容許情慾的少許流動，而這些有極大性別差異的情慾軌道也正是男女不平等的權力軌道。

我們社會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情慾材料，像姦殺強暴的社會新聞、A片、春宮裸體圖片、色情漫畫及小說、帶『顏色』的羅曼史、半裸或泳裝的廣告等等。我在這一章中要說明的是：透過這些情慾材料的形塑，我們的情慾如何流入目前我們所觀察到十分有限的、狹窄的情慾軌道或模式中，以及這和兩性不平等的權力軌道或模式又有什麼關聯。

在我的說明中，讀者將可看到所謂『男性在性方面天生就比較獸性、侵略、主動、色情、衝動……而女性則比較靈性、包容、被動、慾弱、緩慢……』，這是生物本性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兩性這些不同表現或情慾軌道的差異，都可以從其較常接觸的情慾材料中被解釋。

但是以上觀點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禁止或封鎖所謂的『色情材料』或情慾材料，我在書中的說明顯示我們反而應該積極的生產女性主義之情慾材料，提供給青少年男女，以抵抗現有情慾軌道背後的權力模式。

我同時也指出，由於我們的情慾軌道受制於狹窄的兩性權力軌道及性壓抑，因而我們的

情慾文化十分貧瘠。針對這種情慾軌道的狹窄，我提出一個具體的『出軌』概念——『玩』，來展現情慾解放之路，這種義無反顧、不甩規範的『玩』，並不是技巧上的變化而已，不是情趣上的多樣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建立在兩性平等基礎上，由雙方共同營造的自在氣氛，是在父權體制規範的情慾軌跡之外四處遊走的情慾亂流。

講到做愛，男人總是抱怨女人太被動，情慾來得太慢，不少男人說他們的女人做愛時像木頭一樣等男人來做所有的事，累死人了。女人嘛則總是幽幽的埋怨她們的男人急色，說要就要，而且說完就完，根本不顧到她的狀況和需要。

兩性在做愛方面的不諧調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個人的不體貼或者沒反應，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他們在成長的過程和經驗中。對於性這個重要題目形成了很不一樣的理解與期待。在一章中我們透過他們所接觸到的聲色情慾材料來觀察這個差異。因為，這些材料中的情慾元素及暗示，往往也部分的構成了我們個人具體的情慾啟蒙。

由於男人掌握的情慾材料及管道比較多，我們就由他們談起。

從小學開始，男孩的書包裡、枕頭下、床墊底下就開始出現一些父母親看到就會痛罵痛打，然後丟出去或燒掉的刊物。父母親總認為這是某個壞人、壞同學給自己的孩子看的，殊不知這些刊物正是男性情誼的重要基礎，肯不肯交換出借正是友情的鑑證。

這些刊物不但提供性刺激，滿足性衝動，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男人情慾的軌跡。

像《花花公子》、《閣樓》，以及香港和日本出版的以裸體照片為主的各種情慾刊物，它們在提供窺視的滿足之外，還鞏固男性在情慾活動中的自我中心傾向。由於照片凝結的是慾望波動的剎那。呈現的是一個個充滿慾望，完全準備好做愛的女體，男人收到的訊息是：女人的情慾邏輯大概和他自己的差不多，可以一下子就發動進入情況。換句話說，只要說服女人放棄抗拒，女人自動就會情慾充沛，接下來就只是洩慾了。顯然這種情慾材料不但不豐盛情慾，反而養成男人懶於發達情慾或營造情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男人的最大性幻想總是包含了一個十分渴求而且完全進入情況的女體，或者是一個毫無能力抵抗強姦的柔弱女子，這樣他才不用費什麼手腳，可以毫無挫折、毫無困難的恣意追求洩慾。

這種邏輯不但表現在沒有故事情節的裸體圖片刊物中，也主導了男性常看的其他情慾材料。像近年來充斥街頭的日本小本成人漫畫，一本才六、七十元，但是裡面包含了八到十個不同的故事，情節的公式之一是某人因某事而到朋友家，見到朋友的妹妹，當下(或至遲當晚)就和這個妹妹做愛。整個相識做愛的過程在數十格漫畫中就結束，其中沒有什麼特別的約會聊天，也沒有交心承諾，由相遇到做愛之間沒有空檔。不管女方的感覺如何，男方是痛痛快快的完成了征服。

小本成人漫畫在鞏固男性情慾追求單方面滿足之同時，也承續了裸體圖片刊物的一貫風格，呈現了性愛場域的多樣性，延伸了男性對情慾對象的廣泛出擊。在比較極端的小本成人

漫畫中，性愛的場域擴及生活的各種層面，從學校到辦公室，到街頭和醫院，處處砲聲隆隆。此外，如果說裸體圖片刊物中的女人是沒有身分沒有個別性的女體，那麼，小本成人漫畫的特出之處是標明了其中女人的具體社會身分。從女老師到女學生，外甥女到表妹，孀孀到弟媳婦，只要男人碰到的女人都可以作為性對象，並不限於適婚的單身女人而已。

這些場域和對象的多樣性，坐落在簡單但具體的故事情節中，把性愛的無處不在和無人不可，表達得既自然又刺激，不但簡化了社會對情慾活動的壓抑和控制，同時也抹殺了情慾活動中的兩性互動。

可是，男人的情慾並不止於要求單向滿足或者對象多元，他們還要求快速及新鮮。裸體圖片刊物和小本成人漫畫的共同性之一就是它們從不圍繞著同一個性對象來發展故事，而是由一個女體跳接到另一個女體，在這方面，男人愛讀的小黃書可算其中翹楚。這些黃色小說描繪的是男人的性冒險，男主角在意外的機遇中和一個女人做愛，正巧隔壁房間住了一個情竇初開的處女，聽見激情聲音後按捺不住，自己開始手淫，隔壁辦完事情之後的男主角經過門前。在門縫中窺到處女的慾望，於是立刻又和她做愛。完事之後被處女之姐姐撞見，又自動投懷送抱，成其好事。第二天，男主角在村內遇見村長女兒。霸王硬上弓得手之後遇見村長徐娘半老的太太，於是又和她上床，然後……，一個接一個的滿足男人的佔有慾。

黃色小說對做愛過程的描寫或許是千篇一律的，總是男人壯大，女人喊痛，但終究被征

服並開始要求再做。但是這個敘述中最深遠的影響大概是塑造男人的情慾，使它建築在急促的，但是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女體上。換句話說，男人的情慾並不針對一個女人而發動柔情萬千，他的性幻想在黃色小說的做愛連續劇中是一波接一波，快速的更換做愛對象的。

從男人慣常接觸的這些情慾材料來看，許多女人對男人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男人不是找到一個合意的愛戀對象就收手不再貪戀其他女體了，他的情慾啟蒙材料從來就沒有訓練他止於一個女人。相反的，他一貫接受的訊息告訴他，世上的情慾對象是有無窮的可能性的，既不需要有愛情先行，也不必有所承諾在後，重要的是愈多愈不同的女體就愈爽。

讓我在這裡先提醒你一下。這裡的描述不帶道德譴責的意味，我只是想說明男人的情慾模式是在什麼樣的塑造和強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個人情慾的形體和聯想無關道德，也無關愛情的真假深淺，它只是從我們社會的既有情慾材料中汲取資源而已。

那麼，女人不切實際的期望又來自什麼樣的情慾憧憬呢？這些憧憬在女人的情慾材料中得到什麼樣的支持呢？

兩性在非情慾的材料中都會片段段的獲得一些情慾的描寫，從偉大的文學名著到武俠小說，情慾的情節都被饑渴的少年心靈反覆咀嚼，引為手淫時的性幻想材料。但是女人最常浸潤其中的情慾材料呈現出一些特有的模式，和男人的情慾材料極端不同。

女人不像男人有那麼多的管道和材料接觸到赤身露體真刀實槍的情慾圖像，但是她們的

情慾卻在一些非常確實的情節故事中一樣的波動。這些我們俗稱羅曼史的小說有其一般的公式，總是一個女人在情海中載浮載沈，她和少數幾個男人的情愛關係幾經波折，最後終於擇定最好最理想的那個男人，故事也就結束在這個溫馨收場上。

我曾經問過一些愛看羅曼史的女人，她們說愛看的原因倒不是為了其中偶爾出現的激情場面，而是喜歡那種情節的起落，那種欲迎還拒的推推拉拉，而終究有了最後的結局，各人得到歸宿。

由於羅曼史的結構是以人物感情的錯綜複雜關係為經緯，不像男人情慾材料以一時激情的性愛場面為重心，因此女人的情慾模式多半也纏繞在漫長的、曲折的人際互動上，連性愛場面也是緩慢漸進、細膩柔和的。

在實際的互動中，一對男女在做愛時各自有性幻想，這個男人可能很快的便在腦中換了五、六個做愛對象及情境，已經十分興奮。這是男人在不斷的接觸情慾材料和反覆預習中建立的模式，他們只要那最刺激的場面。可是，我們的女士的性幻想才剛開了頭，劇中人才剛喝完了葡萄酒，正在沙發上交談，男主角的手指觸及女主角的上臂，使得女主角感到一陣陣酥麻。

以這種興奮程度的差異來看，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男人嫌女人慢，女人嫌男人快了：他們的情慾說著極為不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則再三覆誦著男女不平等的公式。

在這些故事的薰陶下，男人的情慾衝動不太需要什麼理由和準備，因為他們一買接觸的情慾材料中充斥著一步就上床的範例，女方是否同意或享受這個過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她的身體，令她心甘情願的就範。可是女人的情慾材料即使呈現少數性愛場面，也是坐落在有前因有後果的長篇敘述中。女主角不會莫名其妙的和別人上床，相反的，在這場面之前，她已和性對象認識了一段日子，有過一些漸進式的身體探索，欲推還拒，最後才在一個極其浪漫的情況下做愛。做愛要有交情。有選擇，最好還有點愛情，有點前景，這些預備動作才能使做愛合理化，才不會使女主角看來像個難以讓女讀者認同的『爛貨』。

此外，對女人的情慾發動而言，不但要有點合理的理由，還要有男人的主動推動。由於征服是男人情慾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整個做愛過程中，男人為自己刻劃的角色是主動的，侵略的，不斷前進的。可是女人的情慾材料中，女主角的情慾場合多半是在男主角（而且是她心儀的那一個人）發動攻勢，百般愛撫挑逗後才半推半拒的屈服。她沒有自己的需要或要求，她的情慾需要男人的激情動作才會『醒來』，然後她才開始有反應。這也就是為什麼翻譯的外國羅曼更在描述女主角的性愛過程時總會說『她的慾望在他的撫摸中甦醒過來』。

從這幾方面我們很清楚的觀察到女人在她習慣的情慾材料中逐漸養成的情慾模式。她不會在毫無預備的狀況下對不特定的男人產生情慾波動，她需要和這個男人有些暖身的浪漫互動後，情慾才慢慢發動，在情慾波動過程中的她仍需要漸進的加熱，一步一步的活絡起來。

在這裡我得打破那個在男人獵豔手冊中強調的『技巧迷思』。女人的情慾如果在男人的手中逐步發動，大概不是因為這個男人按到了什麼『性穴』或『情慾點』，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男人在女人身體上花了時間和工夫，達成了暖身的效果。在挑情的活動上，時間的長短比鎖定某些被視為特別撩撥的身體部位更為重要，它不但推動了女人的情慾，也傳達了男人體貼耐心的形象，安撫了女人在性愛活動中的不安與恐懼。（這些不安與恐懼我在其他幾章中有詳細的解說。）

看到這裡，醫學專家會立刻舉起調和的大旗說：是啊！兩性情慾模式有差異，所以要彼此體諒，互相配搭，建立所謂完滿的性關係。可是，我必須強調：在情慾模式上，男人所習慣的主動、侵略、征服、多樣，以及女人所習慣的被動、遲緩、推拒、單一，並不只是個人在床上的偏好而已。事實上，這些情慾模式直接構成了我們目前所觀察到的兩性特質，也影響到兩性的人格及力量發展，更合理化了兩性權力的不平等。

而且，專家們所謂的彼此體諒和互相配搭並不是共同協力創造更多的情慾能量，而是要求雙方接受目前有限的情慾能量及快感模式，繼續維持其中所蘊含的兩性不平等關係。不信的話，你只要繼續追問下去就會發現。專家所謂的『體諒』是女性要體諒男性有時無力行房，『配搭』則是女性即使不太需要，也應盡力配合男性的需要。至於女方因身心俱疲而需要男方體諒，或者女方有需求，男方卻提不起性趣時，男方應如何配搭，這些狀況可不是專家有

興趣討論的。

這又再一次證明，所謂醫學專家或諮商專家絕對是鞏固現有男女不平權體制的重要力量。對他們而言，男人的情慾滿足和心理健康是優先考慮的目標，女人則只是情慾活動中被消費被消耗的中介物而已。因此，專家們關心的是男人在性活動和情慾經驗中可能引發的焦慮及其後果，但是他們對女人在性活動及情慾經驗中感受的壓抑和心理挫折卻無話可說。

事實上，醫學專家們對女人的情慾一無所知，卻有膽大放厥詞。這方面的細節我會在第八、第九章中再加說明。

醫學專家不但透過他們的專業位置來鞏固男女不平等的體制，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專業論述來壓抑情慾資源的開拓與情慾能量的擴散。他們談性的時候總是依歸『標準』、『正當』、『醫學知識』等等無趣的規範式概念；談情慾關係的時候總是在夫妻和婚姻的框架之內打轉（雖然他們自己的性生活老早越過婚姻的框架，但是道貌岸然的話還是要說的）；若是聽見『情慾自主』或『打破處女情結』等等說法時，他們便忙不迭的搬出各種恐嚇的、憂國憂民的教條來封鎖言論。

事實上，真正讓情慾自在的、健康的發展的論述是解放的，是開發出無限可能的。讓我試著說明。

我在前面展示男女情慾模式差異時，你可能會以為男人情慾很發達，因為他們機會又多

資源又多，社會空間也大。可是，在性壓抑的社會中，男人們的情慾是頗為褊狹的。他們雖然喜歡不一樣的女體，但是卻只有單一方向的對性器官有興趣；他們或許幻想由一個女體到另一個女體，但是對每一個女體他們都採取同一的征服心態；他們即使有快感。身上的感覺也集中在陽具上。以此來看，男人的情慾發展也很有限。

情慾的發達與否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測試而得知。最基本的態度便是：你玩不玩性？

我們性壓抑社會中的男人是不『玩』性的，他們對性活動充滿焦慮和恐懼。在進入性活動之前，他們的心情就像要上陣打仗一般，一點也不輕鬆愉快。他們督促自己要吃補、要練氣、要運動、要伏地挺身一百下以上，性事後則憂心忡忡的大補特補，將養生息。對他們而言，『性』是一個虧損身體的活動。

即使在性活動過程中，男人也放不開來和伴侶一齊『玩』性。『玩』是平等的互動，但我們的性壓抑男人不能放下身段，他們身不由己的精細盤算著該用哪一招哪一式來維持主導權，他們腦中充斥著性學手冊上的姿勢、節奏，心中背著各種忍精不洩的口訣，緊緊張張的注意自己是否扮好了男性的角色。對他們而言，『性』是一個戰戰兢兢，不可失手的表演。

如果心情上如此忐忑，身體上如此繃緊，連人格、形象、男性優勢都繫於此一活動之上，那麼，性還有什麼可爽的？情慾怎麼可能發達？

性要爽，情慾要發達，我們就必須能用輕輕鬆鬆愉愉快快的態度來看待它們。換句話說，

我們得能『玩』性，『玩』情慾。可是，什麼才是『玩』呢？

讓我們用幾個間接的方式來看看『玩』的精神所在。

我們常說一個地方好玩，一件事情好玩，一個人好玩，一件玩具好玩。在這些例子中，『玩』都和『愉悅』有關。換句話說，用『玩』的態度來進行性活動就是要以愉悅為最高指標，以雙方情慾的充分高漲，雙方情慾的充分享受，雙方情慾的充分滿足為目的。

而且，如果我們觀察小孩子的玩耍，就會發現他們的『玩』是不按照規矩的，也就是充滿創意的。原本用來寫字的筆，他拿去挖土，原本含在嘴裡的奶瓶，他用來打貓，原本用來洗廁所的刷子，他拿去當風車轉。這樣說來，『玩』就是要『超越現有規範』，『試探其他可能』。玩就是創造情慾的多元新軌跡。這和醫學專家強調的『正當』、『標準』、『科學知識』是完全相反的。

性壓抑就是情慾模式的固定有限。在一個高度性壓抑的社會中，情慾的流動被侷限在某些關係(如異性之間、成年人之間、婚姻之內、男女不平等的框架內)，某些姿勢(如男上女下)，某些身體部位(如性器官)等等規範中，而這些特定的情慾軌跡則被視為『正當』。『創造情慾的多元新軌跡』因此意味著超越『正當』的範疇，開拓那些在目前尺度下可能被視為『變態或不正當』的多元性活動模式。

聽到『變態或不正常』，你可能會有點恐懼，你想起過去聽說的性虐待和性暴力，但是

，那些單方面加諸他人痛苦的『變態或不正常』不是我所謂的『變態或不正常』。你不要忘了我剛才給『玩』所訂的第一指標，在我所謂的『變態或不正常』的情慾模式中，若不是雙方都享受，雙方都爽，雙方都滿足，那就算不上『玩』。但是如果雙方都喜歡，雙方都同意，雙方都爽，那麼你們要怎麼變態或不正當都可以，請盡情『玩』。

換句話說。我們要開始的、要『玩』的多元情慾新軌跡。首要建立在平等互動的兩性關係上。這不但意味著雙方都同樣的在情慾活動中得到滿足和愉悅，同時也意味著雙方在情慾的權力關係上是均等的。過去在兩性關係中只容許男強女弱，男主女從，兩性之間的權力位置是固定不變的，沒有真正『玩』的空間。但是，在『玩』的基本精神中，位置是流動的，權力是不固著於某人的；換句話說，在『玩』的情慾模式中，沒有哪個人是永遠扮演主導的、掌控的、自我中心的角色。這回『玩』到你在上，下回就『玩』到我在上，或者我們同時在上在下在左在右。追求情慾自主發達的豪爽女人因此要求有平等的機會，自在的隨機扮演主導情慾活動的強者，以這種『變態或不正常』的嶄新情慾模式來逾越原本不平權的兩性關係。

講到這裡，你大概也該明白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不喜歡鼓勵『玩』。『玩』是一種對既有體制，既有規範，既有權力關係的大不敬態度。在『玩』的時候，一切現實世界的壓抑力量都暫時懸置。孩子不理父母的教訓，學生不用教官的警告，兩個做愛的人痛快的拋開本來的身分和權力關係。這種『玩』的態度對現有的、靠性壓抑來馴化人群的社會而言，形成一股強

大的腐蝕力量，是會鬆動壓抑、挑戰權威的反抗力量。難怪我們的社會要不斷的叫我們『慎重』、『嚴肅』的面對人生，告訴我們，『性是神聖的美好的』。這些說法正是在暗示我們不要『玩』，不要有創意，不要輕鬆自在。這不是性壓抑，是什麼？

但是，以追求愉悅、踰越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玩』，早已看穿了這種性壓抑是殘害人身心的。因此，在性活動中，『玩』表現出一種義無反顧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精神及態度，這種氣魄是不會屈服於僵化了的道德規條的——道德規條不過是對情慾的阻撓和壓抑而已。『玩』也不肯接受什麼責任或義務的脅迫——責任和義務經常是另一種形式的情感勒索而已。對於『玩』性的人而言，所有的壓抑都是無上的惡，是對基本人權——性的享受——的扼殺。

追求發達情慾的人因此必須練習『玩』性，學會那種無所顧忌的精神，要是凡事按著既有的規範來做，還叫什麼『玩』呢？會『玩』的人不但百無禁忌的主動蒐集刺激材料，更能主動的轉化這些材料成為新點子，新玩法，來促進情慾的多樣滿足。和這種人做愛不但是件爽事，也是一個大開眼界的學習機會。

會『玩』的人頭腦靈活，創意十足，她的情慾不但在精神領域內充分發展，就是在身體上也是自在自得的。因此一個情慾發達的人就是一個身體上的情慾完全甦醒，意志上自主性十足，隨時皆可自行發動的人。

在我們這個已經性壓抑過度的社會中，人的身體是非常退化的。你想想，有人從來無法

自在的探索自己的身體，要是手指接觸到身體時心中也同時有慾，她就罪惡萬分的恨自己的身體，恨自己的手，恨自己的慾。要是伴侶要求口交或者換個姿勢換個故事，她就萬分緊張，全身繃緊，這種狀況下的身體會是個什麼開化的狀態嗎？我們也有人全神貫注在身體的某些敏感部位上，一旦有人碰到這些部位，他們就『賺死了！賺死了！』的爽，或者『倒楣！被吃豆腐了』的怨。這些人的身體是未開發的不毛之地，他們的慾望是以非常單一僵化的狀態固著在某些部位上的，不接觸這些部位，他們的慾望就如一灘死水。接觸了這些部位，他們的慾望也是扭曲的、壓抑的。多麼可憐、退化的身體！

這麼看來，未開發的身體和未開發的情慾意味著一個拘謹的、呆板的、無情趣、無活力的人。難怪女人不喜歡這種木頭男人。也難怪有些男人還可以忍受這種木頭女人，因為，只有她們的無知才會識不透這些男人本身的無能。

以人的潛力、人的情慾、人的自主性、人的創意而論，我們目前最主流的情慾模式，不管是男人的還是女人的，都是壓抑的、僵化的，而情慾的壓抑和僵化必定會迫使我們的生命付上沉重的代價。

這個沉重代價可由情慾材料的一個例子來看。對許多成長中的少男而言，他們最容易也較經常接觸到的情慾刺激就是社會新聞版上的強暴、猥褻和姦殺。由於成人通常會封鎖少年獲得情慾材料的管道，以至於即使是像姦殺這樣的社會新聞也可以成為少年的性刺激來源，

由此形成的情慾模式，又在以後被充滿侵略征服模式的成人情慾材料所強化。另一方面，少女最早也最常接觸到的性資訊或在公共論壇上看到的性事件，竟然也就是這些強暴與姦殺，所以少女自小就把性和恐怖的事物連結在一起，她們當然會對性心存恐懼。

這樣說來，我們不應當也不必去封鎖青少年的情慾探索，因為他們還是會在我們意想不到的之處，取得或挪用情慾材料。（很多多少男在得不到花花公子的裸體照片時，會挪用世界藝術名畫冊中的裸體畫像，作為性幻想或手淫的材料，要不然就去偷窺姊姊洗澡、盜取鄰居三角褲、侵犯女童等等。）而這種意料之外的取得或挪用，就像他們挪用社會新聞的強姦案為情慾材料一樣，多半在現有的情慾模式中進行，而無法突破，這對兩性情慾的平等豐盛發展有不利的影響。所以我們應當積極生產許多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情慾材料，主動提供給少男少女，讓她／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有男女平權意識的情慾材料，發展出不同於當前以男性利益為主導的情慾軌跡或模式，而這種另類的兩性情慾軌跡將有助於兩性權力的平等。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拋開一切現有的不理想的情慾材料——說實在的。我們的社會竟然閉塞到連某些頗為公式化的情慾故事也容不下——它們再不理想，也還多少為我們開啟了一些些情慾馳騁的空間，我們需要做的是突破色情材料中的既有模式，改造其中暗示的兩性權力關係，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與創意製造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可能。

可是，在這裡，我們又遭遇男一個大困難。以台灣的教育制度和方針而論，想像力和創

意正是我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首先被扼殺的東西。

不管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家長和教師等等執掌權力的人多半以管教和馴訓為教育的目標。孩子的創意或想像力若是與正規課程或考試內容無關，便會被排斥或壓抑，所以家長們常常訓誡小孩不要讀那些亂七八糟，對升學或成績無助的書，不要亂講怪力亂神或者違反傳統的故事。老師們則用大量的死記、背誦來填塞孩子的腦筋，凡是沒有按牌理出牌的孩子都被視為訓導上的問題兒童，必須加強管理及懲罰。在這種凡事要求劃一，只容許乖孩子也就是呆板的孩子）的社會裡，難怪孩子們缺乏想像力和創意，缺乏『玩』的心情！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所有『玩』的經驗都和長輩們的教訓連在一起，都是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人要怎麼才能拾回一些想像力和創意呢？頗難，但是，比較簡便可行的方式是：找那些一直被社會道德規範排擠，但是言行充滿創意和活力的人一起混混。

我們周圍一向不乏那些不太守規矩，不太正經的男人女人。他們或者終日追求異性，或者身邊的愛人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們整夜泡在pub裡，時需瘋狂的遊樂。穿著大膽不凡，配件稀奇古怪，說話直接露骨，態度更是桀傲不遜。對了！就是那種我們的父母不斷警告我們少跟他們學壞的孩子，那種我們的師長不斷記過警告，週會時當成反面教材的同學，那種我們的好朋友再三告誡一定會變心，從來不肯專情的不理想對象。

就維護僵化秩序的長輩及保守朋友而言，這種『損友』絕不能交，因為你會跟著墮落。

但是就突破既定規範，自在流動情慾，肯定自我而言。他們是我們的先驅榜樣，他們的任意自得正是我們想學會的義無反顧。他們所累積的各式經驗和情慾資源正是我們可以挖掘的寶藏。我們正是要近墨者黑的透過他們的感染和刺激，來促進自己的破繭解放。

所以啦！你若期望發達自己的情慾，激發自己的創意，發展『玩』的心態，那麼就要由找一批『玩』的朋友開始。

有了『玩』的朋友，培養起『玩』的輕鬆自在，就讓我們穿上那些充分表達我們情慾的性感衣服，打扮出充分情慾流動的模樣和表情，渾身散發著魅力的去『玩』吧！

〔第五章〕

女人難爽

性解放的必要

在前幾章中我已經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推行普遍的性壓抑以及男女不平等的權力邏輯，因此非常不利於女性情慾的開發，不利於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掌管和享受，相應的也使得女性在其他方面（人格、心理、能力、氣魄、膽識等等）的發展受限於她們身體的自抑和情慾的僵滯。

開明的人或許會說：『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女人過度壓抑不是好事，我們應當努力少給她們壓抑，讓她們自在的成長，我們也應當全面抵制性騷擾，讓女人在安全的環境中生活。不過，如果你還進一步主張情慾解放性解放，我就有保留了。』

這種聽來開明的說法充其量只是消極的去除一些最表面、最明顯可見的性壓抑形式。而消極的減少壓抑並不等於積極的培養情慾能力與資源。

事實上在這一章我想指出：從目前我們社會的情慾資源和操練軌道來看，女人根本很難有能力在性活動中達成愉悅，更無法把性經驗和性感受轉為成長和力量的來源。

情慾快感的匱乏本身就是一種性壓抑，而且是很深層的、結構性的壓抑。為了克服這種根本的壓抑，女人必須要性解放！女人必須要集體營造一個多元的、開放的、不畏禁忌、不用壓抑、充滿活力及無限創意的情慾文化，把她的性，由各種條件、顧慮、延遲、恐懼、僵滯，限制中解放出來！

你或許讀過一些性學報告或專家理論告訴你，女人的高潮是多重的，一波比一波高的，

短時間內即可重複發生的。聽起來好像女人的爽比男人的爽還要轟轟烈烈，還要銷魂蝕骨。

這些說法也都沒錯，可是它們沒說的是女人要經過多少經驗、多少實驗、多少鍛鍊、多少努力投入、多少不同的性伴侶，才可能達到這種境界。絕對沒有女人第一次做愛就有這種好事。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在第一次的性經驗中順暢的、自得的、痛快的爽到；相反的，他們都是以早洩挫折收場的。

如果你覺得哪個男人在性行為中很溫柔體貼。很熟練靈巧、很持久強壯，那是因為他已經有過無數次挫折感深重的性經驗，而在每次經驗前後，每個性伴侶的來去之間，他都主動翻閱各式行家手冊、性學指南、獵豔要點等等以便鑑定自己是哪點需要改進；他吸收各方面的性刺激和性故事以充實他的想像力；他抱著枕頭都不知練了多少回要以什麼招式、什麼角度、什麼心理建設來進行下一次的性行為。也唯有在不斷的實驗研究改進再實驗中，他才練就那一套令女人著迷的世故手腕，為自己奠定生理爽、心理也爽的基礎。而且這股好奇好學的毅力和探險實驗的氣魄也構成了基本訓練，幫助他在其他的競爭中表現自己。

這裡顯示的是，有性活動並不保證你一定會爽。如果想在性活動中爽到，人還需要先做許多準備的練習工夫才行。

以現代人的情慾而論，性早就超越了原始時代那種生殖器與生殖器之間為了繁衍後代所

進行的單純肉體的活動。性不但包含生理層面的運作，更牽涉到心理的、文化的、社會的因素。如果要爽，那麼，來自這些因素的干擾力量都得先被擺平，否則性愛活動必然會受到影響。

有位常被丈夫毆打的太太有一次實在忍受不了，到醫院去驗傷，醫生看見她的病歷上寫著已有兩個孩子，便立刻勸她不要驗傷也不要控告丈夫。醫生說：『何必呢？你不是也爽過嗎？孩子都生兩個了。』這種醫生就是完全不明瞭人類情慾運作的大男人主義醫生。或許對許多男人而言，爽就是洩精，而洩精和繁殖是同一件事，因此這個醫生會以為孩子都是『爽的結晶』。但是對女人來說，爽不爽和懷孕與否一點關係也沒有，完全不爽的性交也可能導致懷孕，這位長年被丈夫毆打的太太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其實，這位醫生的反應正標誌了我們社會文化對於性所抱持的錯誤認知。在一個高度壓抑的社會裡，由於缺乏正面的、公開的氣氛來面對一切和性相關的事物，又無法坦誠溝通交換對性的幻想與感受，更不鼓勵個人多經驗多嘗試不同的性伴侶和多元的情慾活動，因而大家只有由個人有限的經驗中推想，兩個人在一起的親密活動大概就和自己一個人手淫時差不多。只要摸就會爽，只要摩擦就會愉悅，全然沒有想過自己手淫時因為早已熟悉自己的習慣和需求。情慾又可以無後顧之憂的投入性幻想，故而自然容易爽。

一人手淫和兩人做愛是兩碼事。軀體接觸或性器官摩擦並不保證快感必然會降臨到他們

身上。在兩人的性愛活動中，有時不但無法掌握對方的情感感受，甚至連自己的快感都會因為考量對方而壓抑。只有情慾資源和操練都很充沛的人，才能克服壓抑，達成快感。

換言之，做愛要有經驗、有練習、有開放的溝通、有嘗試、有創新，才可能爽。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社會對男女青少年（特別是女孩）的性行為採取禁絕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大人們對性這個禁忌話題有一些基本的壓抑態度，由於他們相信性是個長大了『自然』就會的東西，因此他們也相信在長大之前不必花工夫去談它，更何況他們也同時認為太早談性或愛都會攪擾青少年的學業，因此最好的對待方式就是『保持』青少年心靈的純淨，『保護』孩子們不受不潔思想言行的污染。並且灌輸罪惡感和羞恥心，以便青少年們可以用這些內化了的壓抑方式來阻止自己涉足性事。

成年人或許認為維持一顆清純的心進入成年（甚至最好是成婚）的性生活是最健康的，他們以為清純就是未受『污染』，而未受污染就能保證性生活的『正當』發展。

可是，這些擁護對青少年施加性壓抑的成年人忘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在成長過程中養成的壓抑態度以及其他和性相關的成見和情緒逐漸構成了這個人的基本人格個性。它們是不會因為成長或戀愛或結婚而輕易自動消失的。

事實上，由壓抑或隔絕來形成的清純絕非一無所有，人事未知。相反的，清純意味著有意的排除某些事物於注意力之外，而這種排除勢必要倚賴某些極強極深層的心理壓抑才可能

達成效果。這也就是說，這個清純的人將帶著極為固著的成見和情緒進入性關係，過去累積的這一切包袱都將形成她理解以及感受性事的基礎。

而這個惡果在我們的女人身上最嚴重也最明顯。因為我們的女人在成長過程中被刻意的保護和壓抑，她們缺乏情慾的基本材料（性幻想與身體感受），她們更缺乏情慾經驗的操練，以至於想爽也爽不起來。

性幻想的豐富與否建基於活潑主動的想像力與多樣多元情慾材料的積累。以女人而言，既沒有機會也不被鼓勵去接觸各式情色文學與影像刺激；相反的，她很早就知道，只要表現出任何對情慾的興趣和好奇，就會被烙上淫蕩之名，因此，當她的情慾發動之時，她也會自動發動罪惡感，懷疑自己是不是『有毛病』。這種自我壓抑對於女人的情慾生活來說是頭號敵人。

一個對情慾刺激和情慾衝動心存戒懼的人當然也不會去開發自己的身體感受。她甚至不敢面對自己的裸體，不敢仔細清洗性器官的部位，再加上缺乏對體能和主動性的掌握，女人於是很早就失去了身體的主權。她沒辦法主控軀體及軀體上的細微感覺，充其量她也只是身體的看管者而已。

女人的性幻想與生理反應已經不發達了，但是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有限的性幻想與身體感受一旦進入激烈的情慾活動（如做愛時），便立刻陷入全面癱瘓或徹底混亂，以至於她完

全無法痛快的享受情慾、享受性。

這又是為什麼呢？讓我分操練與包袱兩方面來談。

首先談操練。前面我說過，人類的快感並不來自生殖器官的接觸，有性活動並不保證一定爽。事實上，肉體上產生的微妙感覺必須在腦中的性幻想、在心中的慾念澎湃中找到意義，也就是扣接假想的故事情境，才可能產生愉悅。

換句話說，情慾的快感來自我們的情慾幻想和我們的肉體感覺在做愛流程中的巧妙搭配。當我的肉體接觸到另外一個人的肉體時，引發快感的不是單單皮膚上的神經反應；事實上，更重要的是我們腦中賦予這個神經反應一種特殊的情慾意義，而這個情慾意義的基礎則來自我們從周遭文化成分中吸取到的情慾詮釋公式——

『哇！賺到了！沒想到小張的女友皮膚這麼細嫩，比花花公子上的豹女郎還正點！她的舌頭反應熱烈，身體也有點抖動，一定是情慾發動了。現在我應該向她的奶子挺進……』

『哇！這個情境好刺激！他的手指訴說著他的慾望！他的熱氣呼在我的頸間好舒服！又麻又癢，我好喜歡摸著他肌膚的感覺，他的古龍水香味讓我覺得好性感……。』——

換句話說，性活動的當事者要主動把自己放進一個情慾充沛的狀態中，積極運用已累積的情慾資源，來詮釋並串接身體的感覺，在主客交互作用中不斷攀升情慾沸騰的高度。唯有在這些情慾意義和個人的肉體感覺之間搭配良好的狀況下，肉體的細微反應才被理解、被營

造為快感。

換言之，情慾活動中要達到快感，就像小孩子初學走路時四肢和耳中平衡器官都要配搭合作一般，是需要長期的、經當的實驗和操練才能達成的。而且，這種操練還必須包括各種場地、各種情境中的練習，畢竟地不都一樣平，不都一樣好走，不都一樣無障礙。

同理，情慾的操練也必須在不同情境、不同對手、不同條件中營造出多元多樣，豐沛無比的快感模式。

更重要的是，孩子學會協調配搭，學會操控四肢，平衡行走各處的過程。也正是孩子建立自主性，掌控自己的身體和感受的過程。

同理，女人經歷情慾衝擊，操練肉體感覺與性幻想的配搭過程，也正是女人建立自主性，掌控自己的身體和情慾的過程。

按照上面的解說，如果快感來自情慾經驗的操練，那麼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女人難爽了。你想，女人從來不願輕易涉足情慾經驗，不探索自身的快感模式，不練習發動情慾也不練習協調身心的配合——一句話，她從未覺得自己性感過，從不覺得自己騷。一旦進入親密的肢體接觸，她那未開發的身體突然接收到大量的感覺信息，這種很少經歷過的陌生情境使得她那平日以低能量平靜度日的大腦一時間負荷過度，無法順暢的處理神經末梢傳來的信息。加上過去缺乏情慾刺激，又沒有正面積極思考如何善用情慾材料，因此也找不到累積的

資源來幫助自己理解身上的感受，即使對方是相識的男友，女人還是迷失在全面的混亂無措中，錯笨日子受快感的機會，也錯失操練自主力，吸取新經驗的成長機會。

女人缺乏操練身心和情慾的習慣，因而陷身於低能量的呆滯情慾生活之中，錯失成長的機會還算事小；真正糟糕的是，在她們有限的情慾經驗中，她們還受制於各種各樣的心理包袱，使得本來有可能幫助她成長、鞏固自信的經驗，變成了羞恥與罪惡的紀錄，沉澱入心底，更加形成她的退縮傾向。

這些心理包袱是透過女人成長歷程中所接觸的各種教誨、資訊、道德、挫折、焦慮等等經驗而形成的。那些和性騷擾及性暴力相關的經驗和聯想，我已經在第二章中討論，此處我想集中分析那些使得女人在情慾經驗中自我壓抑的文化包袱。

簡單的來說，女人在情慾活動中的自我壓抑、自我設限，乃是環繞著我們社會對『好女人』的期許所衍生出來的一套自我定位。

大部分的女人不但不反對『好女人』的神聖光環，反而還熱切希望自己就是那個能使浪子回頭的純潔女人。因為，在她們的聯想中，好女人就是嫺靜溫婉，人見人敬的模範女人——這和自小被父母師長教導要做『好人』是配搭在一起的道德教育——而且她們相信只有好女人才會有好『歸宿』（就是划算的交易）。

可是，『好女人』的真正內涵，『好女人』的關鍵特質，並不是婦德、婦言、婦工等等在

社會上認可推崇的美德；我們周圍有太多平凡的、不完全勝任女人職責的女人，她們並不因而被稱為『壞女人』。事實上，被冠上『壞女人』封號的女人只有一個共通的特質——她們在情慾的事上肯定自我的需求與喜好而無視於社會規範，而她們被稱為『壞女人』正是因為這種突破規範的情慾態度。

對比之下，我們才看得清楚，『好女人』的神聖光環其實假設了無自我、無慾求的女人。這種女人不談也不想情慾之事，她們穿著保守而自持，她們不隨意與異性言笑，不展現性或身體的魅力，她們絕不輕易以身許人（身體是在婚約交易之後『獻』給丈夫的），更不會找許多性伴侶。我們的社會文化也發展出各式相應的說法來鞏固『好女人』的道德優越感，把壓抑與犧牲描繪為女人的至高美德。

在『好女人』的神聖光環和道德優越感之下，女人很努力的在情慾活動中保持被動的、無知的、貞潔的心理狀態。因為，『好女人』的內涵就是向身體和情慾說一連串的『不』——我不需要，我不主動，我不激動忘我，我不會喊叫，我不嘗試新招式，我不騷不浪，我不接受別的性伴侶……。

這種心理包袱很明顯的是建立在對自我的否定和壓抑之上，不但使女人的情慾不能舒展，連她的人格發展也遭受傷害。在這些心理包袱之下生活的女人又如何爽得起來呢？

缺乏情慾操練又身負壓抑包袱的女人，即使在合意的交易之後踏入情慾經驗，也很難在

其中得到愉悅或增強自信的機會。她們可能會用愛情（『我是愛他的』或『他是愛我的』來克服心中對性活動不自覺浮起的厭惡及恐懼，她們可能用『獻身』的神聖情操來壓過在情慾活動中的羞恥污穢感。恐懼也好，厭惡也好，羞恥污穢感也好，這些負面的情緒消耗掉她們大部分的精力和心理能量，再加上她們又從未積累情慾資源，從未操練身心的搭配，因此根本無法在性活動中得到正面積極的滿足。『性』反而成了這些女人的負擔。

如果女人追求情慾的滿足，追求把人生中心須經歷的性經驗轉化成既愉悅又成長的正面經驗，那麼她除了性解放以外別無他路可走。因為，我已經說過，缺乏情慾資源的積累與多重伴侶的身心操練。無法徹底拋掉壓抑情慾的『好女人』包袱。這種女人是沒有物質基礎達成情慾滿足的。而這兩方面的努力正是性解放的實踐方式之一。

你想想，如果一個女人積極累積情慾資源，主動操練身心的諧調，那就表示她不諱言情慾之事，她『色慾薰心』的看周遭的女人男人，幻想著如何和他們『玩』性，她時刻準備好進入性活動，她不但嘗試各種經驗、各個伴侶，還愉快輕鬆的研究發展新的幻想故事，新的姿勢招式——

如果一個女人拋棄壓抑情慾的『好女人』包袱，那就表示她不會甘於維持清純無知，她不會守著身體等候和『好男人』交換，她不會只做一個男人的性財產，她不會在性活動中還聖潔無慾的被動接受；相反的，她會主動營造，熱烈投入，盡情享受——

這種新的女性情慾文化就是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這種女人當然就是性解放的女人。因為，她的性再也不受制於父權道德，不受制於交易和賺賠的邏輯，不受制於羞恥罪惡恐懼。性不再是沉重包袱；性是飛升得力的翅膀。

性解放的女人是充滿活力和魅力的女人。她們熱愛自己的身體，她們欣賞自己性感的模樣，她們自在自得的與男人女人交往，她們自主的挑選對手和遊戲，她們在性活動中既騷且浪，她們主動而積極的營造高品質的情慾生活。

性解放的女人是愛女人的女人。在父權制度之下，女人從來便被規劃為搶飯票的敵人，可是，性解放的女人是拋棄父權邏輯的女人，她們不再有理由恨別的女人；相反的，女人是情慾資源交換及累積的盟友，女人是多元情慾發展和操練的夥伴。

（你怕你會變成同性戀？如果你會，那就表示你本來就是，那麼，早點歸隊總比躲在櫃中死不承認來得健康。如果你不會，那麼，多一種情慾經驗也可以讓你探索情慾的無窮可能。事實上，從來女人之間便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在一個壓抑女人情慾發展，造成女人依賴傾向的文化中，同性之間的愛戀是支持女人多年禁慾的重要力量。而許多女人也在同性的情慾活動中初次發現自己的需求和慾望。那些曾在同性之間發展愛戀的異性戀女人，後來在異性戀關係中發展情慾時，通常也比較有基礎，有實力。而那些終究偏好同性的女人更是很早便在邊緣的情慾模式中營造出無顧忌、不保留的愉悅經驗。）

性解放的女人也是愛男人的女人。她們了解性壓抑對每個人的身心殘害有多嚴重，她們明白也同情男人對性的焦慮和恐懼，她們用最自在、最輕鬆、最有經驗的『玩』心，引導不同的男人女人走上情慾品質提升之路。男人女人不必再在性活動中各自虛張聲勢或假扮清純，他們可以攜手共創高潮。

在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之內，我們逐漸看見了女人集體性解放的可能契機。有愈來愈多女人聚在一起交換她們的情慾故事及幻想。在對談中塑造女性主體的快感模式，像『島嶼邊緣』雜誌開闢的『妖言』專欄就是最好的例子。這種論述能力的培養和論述氣氛的營造是女人建立情慾自在自主能力的重要步驟。畢竟，敘事的架構左右了快感的模式和主體的自我定位。

我們也看見愈來愈多女人很自在自得的展現她們的身體和性魅力，她們挺著奶子，搖著屁股，穿著熱褲，露著肩膀。而且主要是為了取悅自己，讓自己覺得舒服。她們在男人的眼光中看見情慾，但是她們毫不退縮的逼視對方，展現無比的自信。身體不再是累贅；身體是情慾的基礎和資源。『淫蕩』不再是貶抑的語詞，騷浪正是爽的先決條件。

是的，性解放的文化才是女人解放的文化。性解放的女人才是豪(好)爽女人。

〔第六章〕

外遇外慾

性解放的出軌活動

在賺賠邏輯之下的女人其實對情慾的發展是有矛盾情結的。

一方面她們被性解放的訊息萬分激動，恨不得自己立刻便可以開始累積情慾資源，嘗試情慾經驗，做一個熱力四射的女人，不但在性活動中，就連生活的其他層面上也力上加力。

可是，另一方面，她們在賺賠邏輯文化中形成的情慾交易心態和對歸宿的無限憧憬無限依戀，又使得她們駐足不前。即使她們個人已接受情慾解放的理念，在想到女人全面情慾解放的可能性時，她們仍情不自禁的懷疑：

某些女人的情慾解放會不會危及另外一些女人的家庭？換句話說，某些女人的情慾解放若是造成已婚男人的外遇，豈不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

讓我先指出，這個問題其實預設了父權家庭的穩固比女人的情慾解放和自我解放更為優先，所以下面才會按著父權體制的價值觀和道德尺度來談『害人害己』。

不過，以外遇問題在目前社會中的普遍性以及這個現象所造成的激烈後果而言，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也必須提出一套迥異於父權邏輯的論述來面對外遇。

在這一章中我想由情慾解放的角度來談外遇這個現象。由於我們的父權社會中：情慾的流動和資源一向不平等的分配在兩性之間，男性有比較大的空間和權力來發展自己的情慾，因此我們社會中逾越婚姻體制的情慾流動仍以男人為大宗。我的分析將對當前蓬勃發展的男人外遇現象提出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解釋。

父權制度的外遇論述唯一的目的在鞏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因此是訴諸（在父權文化中形成的）良心道德的，是向所謂的『第三者』以及出軌者喊話，重申父權家庭的幸福美滿不可侵犯。

情慾解放既然以抗拒父權制度以及抗拒配合父權制度的性壓抑為基本目標，那麼，情慾解放的外遇論述便不會以第三者和出軌者為主要對話對象，畢竟，他們的情慾是流動的、發展的，而且也已漫過了父權體制規範的軌道。相反的，情慾解放的外遇論述要以三角關係中那未出軌的，情慾被仇恨和哀怨浸透、情慾已經完全凍結的配偶為主要對話對象；因為，作為『配偶』，作為父權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具體呈現，這個既憤怒且哀怨的配偶本身就會形成一種自我情慾壓抑和壓抑他人情慾，而這正是情慾解放運動要針對的。這便解釋了我在這一章中的對話模式和發話對象。

此外，我也必須再補充一點。我在此處所分析的外遇只限於一般的外遇，而不包括那些混雜了別的差異權力關係的外遇。如男老闆或男上司和女職員或女下屬之間就有可能參雜階層壓力和剝削關係的外遇。這種複雜的外遇需要在別的軸線上同時處理，在本章的情慾解放軸線上，我們只得略過。

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父權體制如何談外遇以及其中蘊含的對女性的蔑視。

專家們在遇到憂心忡忡的太太們時總是提出一大套防範和補救的措施，教她們如何看緊

自己的丈夫。比方說如何打扮自己，換換形象，不要做黃臉婆；如何精心製作可口菜肴，透過肚皮抓住他的心；如何體貼安慰，不撈叨多嘴，免得搞煩了他；如何學習成長，發展出和老公『樣的興趣和關切，才會有話可說……等等。

專家的建議似乎是向女人說，如果男人向外發展情慾關係，那一定是家裡的女人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只要她努力一些，用心一些，一定可以挽回頹勢。

同時，專家也對另一些女人下功夫。他們苦口婆心的規勸那些在家外面的女人，不要破壞別人的家庭，不要以為自己終究可以取代原來的妻子，不要貪一時之歡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不要以愛情為名而其實只是滿足了一個男人的貪慾，不要被已婚男人利用……等等。

專家用告訴這些女人的是：如果一個已婚男人發展外遇，那一定是因為這個外面的女人不好，沒有克制自己，沒有堅決拒絕，沒有道義之心，只貪圖借來的一點點歡樂。

怪的是，專家的發話對象總是以女人為主。好像女人只要各守本分，不越界，不逾矩，男人就無計可施，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度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其實，專家的看法正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性壓抑模式：只要管緊了女人的性就連帶控制了男人的性。而婚姻是管緊女人的性的重要手段，所以，要在女性的性解放之下談外遇，就必須挑戰婚姻在情慾世界中無比崇高的道德優越地位。

你可千萬別以為男人的情慾亂流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旺盛，因此才造成了那麼多外遇出現。我倒覺得是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歷史發展凸顯了排外的。單調的婚姻關係愈來愈不合時宜，愈來愈強化壓抑。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婚姻制度很早便露出了無力壓抑情慾的窘境，因此我們的兩性不平等社會才為男人開闢了一些出路。

沒聽過娶小老婆嗎？小老婆就是合法化了的外遇，把另外那個女人一併娶進門來，搞個三妻四妾，滿院掛著大紅燈籠，這也是有力量的男人常做的事。原配又如何呢？充其量和新進門的小老婆進行鬥爭或壓迫的遊戲，她又能把男人奈何？

合法化的外遇之外還有正當化的外遇。翻開中國的文學藝術史，哪個文人墨客不是在秦淮河畔或者花街柳巷間保留著幾個心愛的美女或『紅粉知己』？

這些出軌行為之所以被容許存在，是因為它們是在不危及婚姻制度、不危及男性優勢的前提下進行的，是父權體制的安全氣閥。

你別說這是男人一向的霸權，使得老婆有氣也無法發作。男人固然一向在家中做主，但是過去歷史中的這些外遇行為確實並沒有引起老婆太大的反感或痛不欲生，也是事實。這又是為什麼呢？顯然，嫉妒也是個在歷史中產生的情緒；女人不是天生就善嫉好妒的，嫉妒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中培養與學習來的。

咱們還得回去看看歷史。在大家庭當道的農業時代，婚姻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事。談不上什麼個人意願或感覺。一個女人嫁出去並不是只和丈夫建立人際關係，相反的，她是和對方家中所有的人建立關係（個中的複雜只有在中國文化的親屬名稱系統中看到一點點）。因此她的注意力是分散在家中大小人口和大小事務上的。

我記得從前有一首歌叫『阿媽的話』。歌詞大意是說，做人家的媳婦要懂得分寸，早早就起床，晚晚才睡覺，又要擔心雞鴨不生蛋，還要發愁小妹出嫁沒嫁粧，小叔娶妻無眠床。你看看！像這樣的日子裡，女人哪會只監控老公？她得顧到家中的每一個需要，每一個問題。她的婚姻關係包括了和家中每一份子的關係，大事小事，事事關己。在這種人際關係的網路中，女人從不會把心思完全放在丈夫身上，她也不會要求丈夫對她感情濃烈。事實上，能否『養家活口』是當時理想丈夫的最重要條件。

女人在傳統婚姻中的期待既然不包含對丈夫的全神貫注，不包含對丈夫全部情慾的要求，那麼，丈夫在外面的情慾活動只要不危及她的身分，還是可以被容許的。

可是，一旦大家庭解體，小家庭成為家庭的單位時，女人對夫妻關係的期待也不同了。在中國歷史上，由大家庭轉為小家庭的過程裏也同時出現年輕的一代追求婚姻自主的運動。在這種對抗父權而發動的『家庭革命』中，年輕人需要一個高尚的、神聖的理由來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時他們祭出來的大旗就是我們現在一天到晚說的『愛情』。在當時，

『戀愛自由』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概相當於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亂來』或『性氾濫』，而否定父母之命乃是極大的不孝與逆倫，不要媒妁之言則是違悖社會禮儀風俗的驚世駭俗之舉。

在『愛情至上』的神聖旗號之下，一代一代的子女從他們父母的手中奪下了擇偶自主權，而這個神聖符號也在一次次的爭戰中發展出更多的相應文化武器，如情詩、愛情小說、情歌、名人愛情軼事等等。『愛情』在逐漸公開的論述及宣傳中被正當化了，不再被認為是傷風敗俗，於是逐漸形成一個以愛情為主要運作力量的家庭關係。

你想想！一方面小家庭脫離了大家庭的繁複人際關係而獨立存在，夫妻兩人是家中唯一的注意焦點，另一方面這個小夫妻的關係又以專注的、排外的愛情為主導力量。在這種狀況之下，女人對丈夫的情慾去向就當然有高度的關切了。換句話說，當家庭失去了在家族人際關係網路中的支撐時，妻子必須倚賴對丈夫的情慾限制來確保她的名分和生活；妻子必須仰仗性壓抑來鞏固她在父權體制中弱勢的、依賴的，但是至少還有個正當性的位置。

可是，和父權體制配搭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卻不斷地改造世界，也改造其中的人際關係，創造出情慾流動的新契機。

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男人的工作場域和活動場域中增加了許多情慾對象。資本主義工商社會雖然號稱解放女性勞動力，但是事實上歡迎的還是年輕的未婚女人，只有她們才涉世未深，容易操縱，而且無家室之累，比較肯屈就基層的工作。當這些女人進入工作場域時，

男人女人之間的『自然接觸』就成了情慾的中介。

在這個高度變動的社會中行走的女人，和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人不太一樣。她們逐漸學會了肯定自己，他們比較活潑開朗，她們和時代精神同步，更重要的是，她們是陌生的身體，是婚姻關係之外的禁忌對象。既是禁忌就是有強大吸引力的，而且，如果男人和這些女人的情慾接觸能形成女人在工作上對這男人的死忠，有哪個男人不心動呢？

等一下！是有男人不動心的，你堅持。

我也同意。不過這種男人是早已被『閹割』的男人（或是隱性的同性戀男人）。他是那種長久以來就壓抑自己，對自己很沒信心，不敢肯定自己的人，而且這種男人你大約也不太欣賞，因為他沒有男人的性魅力，他不風趣，不外向，不好探險，不豪爽也不可愛。但是，照一般人的說法，被閹割了的男人忠厚本訥，穩定不變。

被閹割的男人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老實人，乖乖牌，安全牌。不過，等下我要證明即使是他們，在時機恰當的時候也會出牆。

回到情慾的新契機這個話題。有了可能的女性情慾對象在周圍，再加上台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和伴隨而來的自滿和得意，男人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而我們的資本主義商品文化恰如其分的在此時提供了愈來愈豐富的影像資源，讓這份不安找到某種具體形態。

如果你常常看電視、讀報紙雜誌、甚至在街頭走動，你一定已經注意到愈來愈多誘人的

暴露的女體出現在各式廣告中。你以為內衣褲、沐浴乳、洗髮精、褲襪等等廣告既然賣的是女人的用品就一定會是用女人的眼光拍的嗎？不！它們的目標或許是女性消費者，但是執掌攝影工作的是男人，思考慾望的方式還是男人的。因此我們在廣告中看見的是由男人窺視女體的角度拍的畫面，它所提供的情慾形式因而也是以撩撥男人的慾望來主導。鏡頭的角度和移轉，暗示著向女體的關鍵部位愈來愈靠近，由小腿大腿向上仰視，由雙肩雙臂向雙峰中的山谷俯視，由光滑的背面向前窺視，每一個裙襠褲緣都是焦點所在，每一段畫面都刻劃出愈來愈誘人的女體。

這種對情慾形式的誘惑呈現不但使得男人窺得很爽，恨不得鏡頭再向下移一兩公分，恨不得錄起來細細品味，找找看是否剪接師在眼光無法捕捉的電光石火間留下了一兩個漏網的穿幫鏡頭；同時這些情慾形式大量充斥我們的媒體資訊管道，它們的呈現方式也逐步構成我們情慾流動的重要軌跡。

女體的撩撥在成人影片進佔有線電視的解碼頻道後達到了另一高點。各式的比基尼泳裝賽、內衣秀、牛肉秀都以伴唱帶的形式在電視上出現，三級色情片更把劇情揉進性愛場面，把情慾透過我們自小便熟悉的故事敘述方式，滲透進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故事。

一時間，男人的感官印象是：處處有性刺激與性暗示，這已不是A片錄影帶的有限出租軌跡可以相比的了。男人的情慾印象則是：許多人正在享受性愛，更確切的說，別人都在享

受性愛，我呢？當男人在汽車廣告上讀到一句斷章取義的『作為一個成功的男人，你對得起自己嗎？』他的不安轉為不平，他也要更多的、更刺激的性愛，他要對得起自己！

讓我舉出另外兩樣推波助瀾的商品。在時間上來說，比較早普及的是日趨豪華浪漫，以兩小時為計費單位（這種計費單位就反映了極為貧瘠的情慾品質），以休息（*Rest*）為最主要經營方向的賓館、小木屋、汽車旅館等情慾場所。據統計，台灣至少有三千家這類的賓館。如果保守的以三十個房間來算，有多少房間就有多少對性愛伴侶。然而一張床不是一天賣一次而已，以統計的五成使用率來算，你大概算得出一天中單單在這些地方就有多少性行為發生！而絕大部分都是在婚姻框架之外的。因此，如果你覺得周圍已經有很多外遇，很多性活動，你看得到的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許多沒有浮上檯面——太太還沒抓到，女朋友還沒發現而已。

作為硬體設施，賓館提供的是私密的、一應俱全的、舒適的做愛空間，可是，要如何說服女人進入賓館呢？暖身活動要在哪兒開始呢？在這兒我們轉向另一個重要的硬體設施——汽車。

小轎車的普及是最近十年間的事，它為經濟能力首先長足發展的男人提供了行動力，不但可以多做點生意，同時也可以方便他給一向無力買車的女人搭便車，一方面建立友善關係，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中開始情慾的探索活動，更可以快速的、隱密的把女人開到太太或朋友

視線以外。你想想！要是男人無車，他得牽著這個女人站在路上等計程車，這麼公開！這麼長的等待！有許多變數會讓她改變心意，或者讓熟識的人看見，多不爽！但是有了汽車，改變心意的機會少了（反正已開到陽明山麓或金山海邊），流動性高了（不必只到附近的賓館而可以去度假村了），浪漫的情調充沛無比，那份自得自在的有車階級氣勢就更不用說有多吸引那些長久居於經濟弱勢的女人了。

在這裡我們看見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提供了促進情慾流動的軟硬體基礎，但是以性壓抑和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共同施加的情慾限制而言，即使男人出軌也有一定的道德譴責以維持社會中的性秩序。那麼，是什麼樣的巨大驅力使得有些已婚男人（以及一些已婚女人）甘犯禁忌，追求超越既定軌道的情慾流動呢？

在此，容我提出一個大家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性慾總是隨著熟悉的程度遞減的。換句話說，不管你和情人或配偶多麼相愛，多麼喜歡和彼此相處，你的身體仍然會愈來愈不能提供足夠的刺激來讓對方的性慾像初識時那樣快速的達到一定的高度和強度。這種性慾的減損和你們之間的感情好不好並沒有直接關聯。更殘酷的是，這個性慾在遭遇陌生女（男）體時仍是興致昂揚的。

當婚姻專家和性學專家建議夫妻們偶爾上上賓館、看看A片、換換公式姿勢時，他們也正在承認這個事實。只不過，他們還不願意承認，連這些方法也擋不住夫妻之間東風無力百

花殘的慾望遞減事實。

這個事實也再一次證實，人類從來不是因為由愛生慾，要不然，夫妻之間之感情為何支撐不了性慾的強度呢？

對同床共枕人的慾望日漸消滅倒不一定會促使當事人向外尋求滿足，但是確實會使當事人的生命沉寂下來，在默默無語的相對中無聊度日。捱得難過的人就去發展什麼『正當』嗜好，或者加入爭權奪錢的遊戲，反正，日子總要過的，大部分夫妻的平淡生活正是這種現象的寫照。

可是你也別忘了，這種半死的狀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忍受的。一向情慾壓抑過度的女人和情慾已遭閹割的男人比較可以忍受，但是對那些未遭閹割的男人而言，遞減的性慾意味了男性能力的減退，男性雄風的不再，男性身分的動搖。他們必須找出路。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主線來。男人要找什麼樣的刺激才能滿足呢？

我前面已經提到了目前社會裡性刺激與性暗示的普遍存在。一般人以為這些刺激會激動更多的慾望，不過，我倒認為它們的效應是使得慾望愈來愈難得到滿足。就像現在年輕一代習慣了麻辣口味以後愈來愈難在一般口味的食物中找到滿足，受到性刺激大量衝擊的現代人也愈來愈難在一般的性愛過程中得到滿足，更何況這個性愛對象還是個共居多時、熟悉萬分的人呢？

在這種性刺激過強而性慾太難升起的矛盾狀態中，只有一種性愛活動能同時克服兩者而提供滿足，那便是『禁忌的性』。其中不但包括活動內容的禁忌，像是性虐待、扮演強暴等等，也包括性活動對象的禁忌，像是婚姻制度所不容許的亂倫及婚外性等等。

慢著！你別誤會我在說這些禁忌活動是當代產物。不！我只是說當代的性文化窘境使得這些早就存在的禁忌衝動有了更大的運作空間。而在這些禁忌的性活動中又以衝破對象禁忌的外遇較被人們關心，因為它似乎較為普遍，並且會直接攪擾父權制度的角色規範，為社會和家庭注入不安的因素。

放在這樣一個歷史的、文化的、性慾的脈絡中來看，外遇顯現出另一種意義。外遇不一定是來自不睦的天妻感情（雖然外遇的男人會用夫妻感情不睦來安撫自己的道德罪惡感並博取新歡的同情），外遇也不見得是沒良心的男人所做的喪盡天良的事（雖然兩個女人在發現真相時都說這個人沒良心）。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性壓抑過度的社會裡，婚姻是一個很重要的性壓抑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外遇可以說是某些人為了避免情慾的自我毀滅所做的最後一搏。說外遇是『最後一搏』是想凸顯情慾在父權社會的外遇情境中的悲壯處境；不搏就看著自己的情慾沈寂，生命無奈，搏了卻又要面對另一種死亡（夫妻情義、親子和樂的死亡）。

而放在歷史的、文化的、性慾的脈絡中來看，未出軌的這一方是在體制中得到她的位置

和身分，也在體制中得來她的道德正義優越感，她事實上正具體而微的呈現了性壓抑和父權的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她正是壓抑情慾的主要力量。

沒有嘗試在情慾的座標上發現自己的定位的不出軌女人是不會明白我在這裡的敘述的。對她而言，保住名分，保住地位是首要的人生目的。於是，她想：社會的變遷，男人出軌的頻仍，我是沒法抵擋的，我唯一能做的自保之舉就是找個安全的老實人嫁。安全就是長得起眼，別的女人要是看不上他，我的名分不就保住了？而且這麼老實的人也不會亂想事情，即使朋友拖他，他也不會有膽子跑去利用處處皆有的情慾設施，那麼他就是我手中的乖乖牌了。

想是想得美，可惜她忘了兩件事。

第一，女人在捨棄自己心儀的活潑男性而就呆板的老實人時，正是凸顯了她的依賴心態和位置。就是因為女人覺得自己不能獨立，不能自主，因此她的最重要考慮條件才是對方不可靠，而不是自己有多欣賞他。不僅如此，她所指望的長久穩固關係還是要靠別人，她只能依賴對方的老實，她只能寄望對方的仁厚，她只能禱告對方不要見異思遷。當她把一切希望放在別人身上而不謀求自立自強的時候，這個女人落入了最慘的依賴位置。再說，在她漫長的歲月中，生命的枯竭和不滿哪裡是老實人能排解的？

第二，歷史的進程往往不會按照個人主觀的期望來發展。女人仔細考核，思前想後，選

了一個老實的乖乖牌，但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卻使她的乖乖牌有了新面貌。我分兩方面來談這個新面貌。

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奇蹟確實使台灣富了，但是在這個發展財富的過程中飛黃騰達的絕大多數還是男人。於是當台灣愈富，男人愈富之時，也意味著男人和女人之間對經濟的掌握權力差距愈大。而這個經濟差距足以使外貌、教育程度、已婚身分等其他差距顯得微不足道。換句話說，埋頭打拼的老實人事業成功，開著進口轎車，穿著名牌服飾，在我們的社會中走動時，在那些經濟弱勢的女人眼中，他並不是那麼看不起眼的對象。你以為他長得安全、已婚、沒有高等教育氣質，但是當一個個女大學生都願意和他交往以便品嚐名酒牛排，買點好看服飾，還可以出國旅遊一番的時候，再安全的人也自得自滿的開發他的情慾出路了。

或許有些安全牌沒有發得那麼成功，他也許真的太醜太矮，無法吸引本地年輕女人的目光。可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瓶頸使資本(和為資本服務的人)流向利潤比較高的落後地區，而乖乖牌的有限優勢放在這些缺乏資本的地區中，卻顯得十分偉大耀眼。於是大陸上身材高姚，面容較好的大學畢業女生在老實人下榻的旅館大廳守候著，『我不要名分，不要承諾，我只要你暫時的相處……只要付一筆在匯率交換後看來不太大的花費。』一中一台於焉成功。

守著乖乖牌多年的妻子痛徹心扉，再也想不透自己的老實人怎麼變了。她唯一想得到的解釋是：『都是別的女人不好，她們沒有廉恥心，不顧道義，想搶我的老公(所代表的名分

位置)。』可是，就經濟弱勢位置來說，妻子和情婦處在同一位置上；就交換的關係而言，她們也都是以身體換名分或愛情；唯一的不同是，妻子換得早一些而已。

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妻子和情婦的角色。前面我已經說過，外遇是人類的情慾為了避免自我毀滅而做的最後一搏。一個感情深厚但漸趨沉寂的夫妻關係可能是很安穩的，但是也是沒有生氣和活力的，是以例行公事取代刺激和創意的；簡而言之，是充滿壓抑的。不管兩方有沒有明令禁止對方向外發展，彼此的存在本身就是種壓抑的呈現，以感情、道義、子女等等不言而明的力量阻止情慾的流動。從這個角度不看，當外遇發生時（以男人出牆為例），情婦是活力與刺激的來源，是她使得這個男人的情慾活過來。以這個情慾關係而言，妻子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她是阻礙情慾自然流動發展的第三者。

妻子們聽見這種說法當然會大為憤慨。『他的情慾流動應該向著我啊！難道我不是他的妻子嗎？』她們反問。是的，但是妻子們最好早點面對一個事實：婚姻是情慾的垂死證書。這就是為什麼一切愛情故事的喜劇收場總是停在結婚的場面上，因為，再下去就不那麼美，那麼完滿了。

你可別以為我對感情懷疑。感情猶在，情慾卻已欲振乏力而已。

妻子仍然憤憤不平：『他的情慾因為外遇而活過來，爽極了，那我呢？我呢？』

是啊！關鍵正在這裡。你為什麼只忙著禁止他的情慾流動，而不去開發自己的情慾呢？

在我們的社會中，妻子的情慾流動比較少比較難，主要是因為她的青春和精力，她對自我的感受和關注，都一齊在繁瑣的家務和子女教養中耗損，因此妻子千萬不要自我犧牲的扛起家庭的負擔，她一定要維持出軌的能力和動力，而且要時時把握情慾流動的契機。

你要知道，前面說的社會變遷並不是只提供情慾復活的機會給男人而已。滿街不早已走著男人了嗎？刺激的廣告你不也看了很多嗎？情慾的硬體設施你也可以使用啊！

『不！我沒那麼賤！我的情慾也不需要採用那麼劇烈的方式來滿足。』妻子滿面道德優越感的這麼說。

我非常理解你的不屑，但是你也得理解男人和女人的情慾發展在我們現階段的社會文化中尚有差距。男人的情慾常常需要用一些被社會認定是男人可以用來證明其男性身分的方式來進行。換句話說，男人的社會化過程使得他不能單靠手淫而已，他必須要在追求並征服女人的過程中才得到完整的快感，男人的情慾表現是和他們的性別認同、身分認定一體的。

而女人呢？在長期的壓抑和退縮中，情慾往往昇華為一些私人的、小小的活動，買副耳環，逛逛夜市，吃碗肉羹米粉，甚至在菜市場裡走一走，她也紓解了壓力，因此她才看起來好像不需要太多情慾發洩似的。

可是，你不需要激烈的性活動作為滿足，並不表示你就有權利禁止他尋求他那種滿足啊！更奇怪的是，男人一向還有其他各種方式來紓解他的性壓抑，比方說在實驗室或電腦室日復

一日的熬夜工作，比方說每天下班後在院裡敲敲打打的做點木工手藝，比方說每週二打保齡球，每週四打麻將，每週六釣魚等和朋友出去玩『正當消遣』。可是太太對於這些同樣消耗時間和體力的活動就有極大的包容和理解，而且也心安理得的繼續自己的插花班學藝、婦女土風舞班、逛街、養小孩等等活動。

夫妻兩人都各自有其昇華情慾的方式，但是一旦有人用比較直接的、不昇華的方式消耗時間和體力，整個社會都趕快群起發難，生怕有人真正爽到了，讓其他堅持壓抑自己的人感覺不平。

性壓抑的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它必須要求情慾在已設定的有限管道中流動。為此，它完全不考慮隨著情慾一齊被壓抑被框定的一切，包括人的活力、人的創意、人的愉悅。

當我們由性壓抑的角度來思考外遇時，我們才看得見所謂的婚姻關係其實也是一種性壓抑，而所謂外遇則是人類情慾的抗暴活動，是某些尚未被閹割的男人女人不用壓抑，肯定自我，維持人類尊嚴的行為。

以對抗社會制度的過分壓抑而論，外遇是追求解放的手段之一。這麼說來，已經在外遇中的男人女人以及俗稱破壞別人家庭的第三者實在是抗暴的義士先驅，他們的情慾流動是向充滿壓抑的、瀰漫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度舉起的中指。

『可是，可是，我呢？我為什麼要在這種抗暴運動中犧牲呢？』外遇情慾中的第三者也

就是家裡的那一個淒苦的問。

當然不要！犧牲或受害意味著你除了怨憤和心碎以外什麼也沒有，這種下場只屬於那些在民主浪潮中還死硬的投票支持過了氣的獨裁者的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跳出這種脆弱受傷的位置。

如果前瞻一點，你可以加入抗暴活動就是說你也去流動情慾，或者至少做個同情理解的支持者（就是說鼓勵你那外遇的配偶不要固定在一個情慾伴侶上）。保守一點的話，你也可以暗中累積實力以求自保，比方說清算財產，進行過戶或確立主權，安排子女的出路等等。這些做法絕對比終日盯梢跟監來得有實質效果。

不管是愛情、婚姻、外遇、或離婚，長久以來，女人都當常自己把自己放在容易受傷的位置上，扮演犧牲的受害者，然後在自憐自棄中要求社會的同情支持，她們的情慾也一直受到闔割。但是，歷史的發展開闢了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流動性，更多的情慾材料和資源，如果女人還是扮演婚姻制度的把關者，情慾的扼殺者，那麼，她們在解放運動中被唾棄也就是自找的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發展已經形成了有利的條件，足以讓我們開始推動新的情慾文化，舊的成見和說法都會在新的具體活動和實踐中逐漸淡化。古代女人連手肘也不准露，看身如破身的說法不也在時代的巨流中沖刷消退了嗎？

另外，你大概也忽略了，夫妻之間的情慾關係中一向有一些長年存在、日日干擾的第三者，那就是他們的子女和父母。這些第三者對夫妻之間的情慾生活所造成的阻礙和競爭，並不亞於一般所謂的婚外第三者，但是，由於他們存在於家庭體制之內，即使有時會影響到妻子的名分地位和感情，大家仍不把他們當成破壞夫妻情慾的力量，反而要求妻子調適包容，不要太獨占。可見得連嫉妒這種感情也受到父權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滲透，形成差別待遇，以便繼續要妻子執行壓抑情慾、鞏固父權家庭的功能。

你說：理智上，我承認你說的有道理，我也看清了自己在壓抑他人情慾上所扮演的執法者角色，可是，我卻擋不住胸中的憤憤不平 and 悲痛怨恨。你說得愈有道理，我的矛盾就愈強，到底我要怎麼做才能快活自在的來看待這種事，從而謀求自己的愉悅和解放呢？

我很坦白的說，我們是歷史社會文化的產物，我們的情緒情慾也都帶著它們的烙印，以至於心靈固然願意，情緒情慾上卻放不開。我沒有什麼方便的捷徑提供，我只能說，你至少可以努力使理智的時刻多過怨恨的時刻。你也可以和伴侶說清楚你的心境，以便讓他明白你不會任由怨恨腐蝕你的心靈；相反的，你有心也有力追求自己的情慾解放，要求他說清楚願意在你的情慾解放中扮演什麼角色，要做助力還是阻力？積極的去具體營造你自己的情慾成長，要比消極的擔任別人情慾的壓抑者來得健康。

看清了你身上的情緒情慾包袱以後，你應該會更感受到徹底改變現有道德文化和情慾文

化，是何等急迫的事，唯有在人生一開始就有情慾解放的環境才能讓孩子們在不過度壓抑，不仇恨怨憤的情緒模式中長成愉悅解放的成年人，他們才不會重蹈你的棄婦情結。

對那些在別人的婚姻邊緣發展情慾，肯定自我的女性（所謂『第三者』），我也有話要說。長久以來，你一直為罪惡感所苦，喜歡那種情慾滿足的感覺，但是覺得破壞了別人的家庭，傷害了別人的妻子兒女。可是，做為開創情慾管道，抗拒社會的性壓抑的先驅，你大可不必覺得虧欠。是你的肯定自我迫使安於婚姻幻象、落入依賴位置的女人面對自己的社會位置；是你的情慾流動為壓抑的、扼殺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展現另一種人際關係的可能；是你的自主氣魄為賺賠邏輯的平穩運作注入不安的因素。在這些方面，你是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女英雄。

我唯一想提醒你的是：外遇也有可能而且經常複製一夫一妻的關係。也就是說，第三者在與已婚男人營造的小天地中依然扮演第二者（那個妻子）的守家角色。這麼一來，外遇不但沒有攪擾體制，反而在另一層次上補強了一夫一妻制度。

因此，我要勸你：你可別抱持對婚姻、對天長地久關係的幻想，你可別指望著取代那個男人的太太，終究變成『名正言順』的『好女人』。前車之鑑還沒傷心完呢！難道你也想變成那個男人的情慾看守人？

因此，你不只要做第三者，還應該同時開發別的情慾對象，不但做不同人的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更要培養自己的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讓男男女女大家都做彼

此的第X者。

外遇的男人不是壞男人。但是，自己外遇而不准妻子或女朋友另謀發展，這種才是壞極了的男人。要是任何女人遇到這種男人，千萬要抵制他。任何壓抑情慾的力量都是我們要掃除的目標。

外遇只是抗拒性壓抑的手段之一，反對性壓抑也只是女人追求解放的途徑之一。為了創造一個下一代的孩子們不必再惑於婚姻美景的未來，為了改變我們這個以僵化壓抑為職志的社會文化，我們需要和其他反抗壓抑、追求解放的社會運動聯結（如同性戀解放運動、多元生活方式運動、教育改革運動、反對徵兵制運動、兩性平權運動……等等），共同開發更大的自主空間。

我們不僅要外遇，還要更多的外慾。

〔第七章〕

面對愛滋

性解放的性愛精神

讀到這裡，躍躍欲試的女人興奮的說：

『我覺得你講得很有道理，女人在身體和情慾上的壓抑和退化實在已形成了對她心理和人生成就的殘害，而這種殘害『恰巧』配搭了我們這個性壓抑和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架構。我也覺得女人真的需要性解放，讓她們的性從恐懼、羞恥、不爽、罪惡感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的性從兩性的交易和賺賠邏輯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的性成為愉悅、力量和成長的來源。』

可是，我還是一點不放心。我們女人的生理構造使得我們在性的探索和經驗中容易染患疾病，成為受害者。更何況，我們這個年代是愛滋病這個世紀黑死病的年代，我們女人怎能掉以輕心呢？或許，稍稍禁慾一點比較安全吧？我怎麼知道他的陰莖到過什麼地方？』

對有點恐懼有點擔心的女人而言，愛滋的陰影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在這一章中，我想針對愛滋病和性解放之間的可能矛盾來談。

我想指出，因懼怕愛滋而禁慾是本末倒置的自保之法，而這種自保只是更加深女人的性壓抑；畢竟，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連禁慾的措施也是帶有性別歧視的。我們對抗愛滋、同時對抗性壓抑的方式，就是把預防愛滋的一切措施轉化為新的性活動、新的快感模式，把性恐嚇的陰影轉化為性解放的契機。

如果有人告訴你，愛滋病是個在同性戀圈子中流行的天譴病，這絕對不是醫學上的說法，而是愚蠢的道德義憤而已。

病毒在傳播的過程中從不會考慮病人的性別或者性偏好，它只考慮有沒有中介的傳染條件。

以愛滋病來說，我們已經知道它必須透過血液或身體內部（如口腔內的傷口、陰道、肛門等等部位）的液體發生直接的接觸，才可能傳染。換句話說，日常的一般接觸，如握手、擁抱、談話、並肩工作或上學等等，只要不牽涉到血液或體液的直接接觸，是不會傳染愛滋病的。

同理，只要不牽扯到血液或體液的直接接觸，即使是親密到彼此進入對方的身體的性活動，也不會傳染愛滋病。沒有中介的條件，愛滋病毒就無法由一個身體到另一個身體。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科學道理。

你也許要問：怎麼可能有性交而無體液的直接接觸呢？

當然可能。事實上，有成千上萬的伴侶都曾經性交而無體液的直接接觸：因為，他們用了保險套作為避孕的措施。保險套之所以可以達成避孕的效果正是因為它成功的阻止了體液的直接接觸（也就是阻止了構成男性體液的精子直接接觸到包裹在女性體液中的卵子）。

這麼說來，一般人以為愛滋病毒是透過性交來傳染，或者有人以為愛滋病毒會在肛交時傳遞，還有人認為愛滋病毒專找性伴侶多的人，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

愛滋病毒是個生理病毒。它不是道德病毒，因此它不會管你用什麼性交姿勢、做愛的次

數多頻繁、或者和多少不同的人性交，它不管你和伴侶有沒有真正相愛或者預備結婚或者已經結婚多年，它更不會管你的性伴侶是同性還是異性。

愛滋病毒只問你們在相聚的活動中有沒有體液的直接接觸。如果沒有隔絕體液——不管你用多麼虔敬神聖的心情或姿勢做愛，不管你和伴侶多麼相愛或者結婚多少年，不管你這一生多麼的禁慾忠貞——你都在提供病毒傳遞的可能途徑。

總而言之，愛滋病不是透過性交來傳染的。愛滋病是透過沒有隔絕體液血液的活動來傳染的。

由此可見，愛滋和性行為之間如果有什麼關聯，也必須在某些物質條件下才成立。可是，為什麼一談到愛滋病，從專家到一般人都會立刻跳到一些和性行為相關的結論呢？為什麼一談到愛滋病的預防時，專家都會勸人不要有太多性伴侶，不要隨便與不認得的人性交，不要嘗試肛交，不要發展同性戀等等？專家甚至說唯一絕對安全的預防方法是禁慾。

從生理病毒到性道德教訓之間的跳躍當然有其蹊蹺。

國內著名的性教育學者晏涵文在一場愛性趨勢座談會上眼見在座人士提出的開放說法似乎大受歡迎，不禁義憤填膺的說：『談性而不談愛滋，這種人應該天誅地滅。』

在一個高度性壓抑的社會裡，性往往和許多可怕的疾病連在一起，過去我們就常聽見專家說不道德的性和淋病、梅毒、疱疹等疾病相關。性和愛滋的配對只不過是這類警告的最新

例子。

這些警告表面上看來是為了防治疾病，是為了保護人體的『健康』，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這裡所謂的『健康』其實假設了某些道德原則及婚姻制度為前提。

如果性真的和愛滋等疾病直接相關，那麼專家自然應該建議全面禁絕性的活動，但是，沒有一個專家會做這種建議。

相反的，所有的專家都強調只有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庇蔭之下進行的性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太早開始性生活、性伴侶太多、嫖妓、同性戀等等。」

巧的是，這些被禁絕的性活動都是我們當今的道德規範所不容許的，也都是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進行的。不管如何，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說法有沒有道理。」

專家說不要太早開始性生活的時候，大概忘了中國人在農業時代一向早婚，十三、四歲進入青春期後就開始了性生活，因此開始性生活的年紀其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愈來愈晚婚的時代，早開始性生活意味著婚前性行為：這才是專家的警告所針對的。換句話說，太早開始性生活之所以『不健康』，主要是因為這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為。

專家也強調最好有固定的性伴侶，說是性伴侶太多會增加染病的機會。這種機率之說並不成立，因為前面我也說過，性行為並不致病，不隔絕體液的行為才會傳染。換句話說，如果確實做到隔絕，就算和一千個不同的人做愛也不會染病，但是若不做到隔絕，和一個人做

愛也不保證不會染病。

專家在談到預防疾病時，不去談如何在各種各樣的性行為中做到隔絕體液，督促提高保險套的品質與安全度，不思考如何也不研究如何在愛滋的陰影中不帶心理影響地享受性。相反的專家們只一心要警告世人放棄某些性行為和性伴侶，特別是那些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的性行為和性伴侶。

這種選擇式的注意力顯示，專家其實是利用強調性和疾病之間的可能關聯，以鞏固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規範。而正因為這種道德上的先入為主觀念，學者專家從來沒有用相同的義憤說：『談一夫一妻制，卻不談單一性伴侶之可能枯燥貧乏，是應該天誅地滅的』，『談養兒育女卻不談父母個人生命的耗損與浪費，是應該天誅地滅的』等等。對專家而言，這些枯燥貧乏、耗損浪費都不算『健康』問題。專家假設，只要維繫了穩固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只要保障了傳統的家庭功能，那麼，家中成員自然就有『健康』和快樂，在這個體制之內的性行為自然便是最美好的、最神聖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專家的道德成見在愛滋病上面找到了最有力的恐嚇說詞，以便為性加上另一個陰影重重的形象。專家在愛滋病上的發言只是最新的一種性壓抑而已。

愛滋病當然是一個可怕的疾病，但是，它帶來的不必然是更大的恐懼和禁慾。在這個已經過分性壓抑的社會裡，我們不需要新的性壓抑，我們需要的是用積極的態度及做法來重新

思考性活動，繼續享受性活動。

首先，我們可能得採用一個新的態度來看性。性不再是兩人在隱密的空間中進行的浪漫活動而已，性更不是一個神秘不可知也不可言的可恥遊戲。

性是身體健康的一部分。這就是說，性不但需要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好好的進行，同時，性活動本身也是促進身心健康的一種活動。

性既然是健康的一部分，我們當然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和它相關的事物。

我們要有經常的身體鍛鍊和器官練習，以維持性的機件運作正常。

我們需要吸取並操作性幻想的各種聲色故事材料，以預備最佳的心理情慾狀態迎接每一個性活動。

我們更需要維持相關器官的衛生(但不是潔癖式的)，避免製造病菌孳生的環境。在這一方面，養成使用保險套的習慣，就和每天洗淨生殖器官或者刷牙一樣，是必要的清潔隔絕動作而已，為的是保障健康，以便更能全力投入性活動。

除了重新思考性活動的性質之外，我們還要重新定義性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從前我們以為性只牽涉到寬衣解帶，互相愛撫，以及兩個(或者多個)身體的纏纏糾纏，其他的事情都算是干擾。因此一般人，特別是男性，會覺得戴保險套很殺風景，好像必須在熱烈的性活動中刻意停下來做一件打斷情慾的事。

但是，在新的性觀念之內，戴保險套不是男人一個人做的事，也不是女人扼殺男人性慾的過分要求。相反的，我們可以把一切和健康相關的活動，過去以為是干擾的活動，全部轉化為快感活動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角色扮演來編造各種各樣撩人的幻想故事，而戴保險套、塗殺精膏、清洗身體、體外射精等等和健康及避孕相關的措施都可排入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比方說，故事中可能有房東太太引誘年輕房客的情節，教沒有什麼經驗的房客戴保險套就可以發展為非常性感刺激的主要情慾活動。

這種角色扮演和故事編演本來就是維繫慾望的主要手段，只是現在我們把原本可能減消或壓抑性慾的一些健康措施也編進快感劇情之中，把它們轉化為快感的來源。箇中的關鍵則在於我們能不能發展想像力，發揮角色幻化的本事，在於我們願不願意充分的『玩』性。

這麼一來，愛滋的陰影為我們帶來的不但不是禁慾，不但不是回歸一夫一妻制的壓抑；相反的，它的嚴重性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目前性活動的單一內容及目標。換句話說，愛滋病帶給我們的是情慾和性活動的更加多元多樣發展。

畢竟，安全的性不應該是壓抑的性，而更應該是無憂無懼，全心營造愉悅的性。

同時，我們也更清楚的看見，性是一種健康，它和人生當中其他和健康相關的活動沒什麼兩樣，用平常心對待即可。換個角度來看，許多原本和快感無關或者甚至會壓抑快感的活

動，也可以轉化成性的活動，轉化成快感的來源。

這，就是一種性解放。當性活動和一般其他活動再也沒有界限之分，情慾可以充分自然的在各種活動中流動、追求滿足時，性壓抑再也沒有意義，再也沒有效果了。

〔第八章〕

獨特性癖

性解放的教育

性教育專家和一些經常談性的醫學專家常說性有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在本章中將要顯示真正有害青少年身心和情慾齊頭發展的，正是性醫學專家的這些壓抑性的說法。青少年的性是可以對青少年身心皆有益的。（在第九章的『青少年的性』一節中，我對這個話題還有一些補充。）

不過，『青少年的性』並不是本章的焦點，本章主要處理的是另一個更重要的話題，那就是：如果我們略加反省便可看出來，以生理醫學為主導的性知識其實和性、情慾沒有什麼關聯，可是為什麼一般人的心理會認為醫學和性密切相關？我將指出這正是性壓抑社會中的典型社會心理。

更有甚者，我將指出目前在生理醫學主導下的性知識與性教育都是禁慾的、複製男性偏見的，而且都預設了父權制的性壓抑道德。（在第九章的『我要性高潮』一節，我還有對這個論點的補充證明。）

為什麼我們目前的性教育不是促進性愉悅的？為什麼在性教育過程中，我們覺得不爽？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性教育是在鞏固『知識權力』（知識和醫學專業權力、父權、國家權力）的勾連，而不是『知識慾望』的交流滲透。

在鋪陳上述這些論點時，我在本章首次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亦即，每個人的情慾快感模式有極大的獨特性癖傾向，或者說，有非常個別的獨特性。讀者將會逐漸領會到這個主張

有很深遠的蘊涵。

雖然這幾年有關性的專門書籍大量出版，有關性的討論充斥媒體，甚至連電視節目中也特別包含談性的單元，看來言論尺度大開，大家都可以在臺面上談這個過去視為禁忌的話題了。

不過，讓我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這些談法寫法對解放我們身上的壓抑和禁錮沒什麼大好處，也沒多少用。因為，它們還是遵循了國中生理衛生課本十四、十五章呈現兩性性器官構造的模式，只談生理構造而不談性是什麼、性有什麼感覺、如何使性更爽更自在，以及性受到哪些文化的、社會的、心理的、權力的因素影響等等真正和性直接相關的話題。

我說目前的性教育和性資訊不脫生理衛生教學的模式是一點也不假的。你看看，在書本和媒體中談性的是哪些人呢？最有權威，最有發言權的都是什麼泌尿科婦產科的醫生，連非醫生寫的书也得冠上這些醫生的大力推薦才有得賣。

可是，泌尿科和婦產科的專業功能說起來和性活動本身是沒多大關聯的。這就好像我們想知道哪家餐廳的菜好吃，想知道什麼叫做美食，想知道如何享受好菜的時候，絕不會去問腸胃科的醫生一般。以防治和醫治病痛為主要目標的醫學是消極的、補洞的，它根本無法告訴我們如何積極的去創造愉悅、享受性愛。

但是，為什麼一談到性事，我們就習慣的要去問醫生呢？

有幾層原因。第一，我們在情慾經驗中有太多挫折，太多不爽，太多惶惑，可是我們又常聽說，性是多麼美好多麼神聖的一樁事情。這種矛盾使我們覺得，自己不爽一定是因為我們本身的『裝備』有毛病，既然有『病』就應該找醫生看病。

這個一般的反應其實反映了我們對性的膚淺理解和假設，我們以為性就是把兩個人的生殖器官放在一起，而且一放就會自動爽了，要是不爽，一定是有病。這種看法忽略了長久以來的性壓抑從未培養過爽的基礎，包圍在羞恥和恐懼和無知惶惑中的生殖器官要如何克服萬難，來和心理上的愉悅搭線呢？而且，照醫學人士自己的說法，性事上的問題百分之八、九十源自心理的問題，那麼，專攻生理和病理的醫學人士又有什麼權威來解決性方面的問題呢？

第二，知識一向代表權力，性知識的隱晦意味著只有醫學專家得窺堂奧之秘，也就是只有醫學專家有權威可以就性事發言，而醫學專家們也努力在自己的言論中傳達這種專業權威的形象。用解剖學的術語來眩惑一般人的眼睛。出於對專家和術語的膜拜，我們以為，專家既然能告訴我們身體的『正當』功能，那麼，一定也能告訴我們如何『正確』的（事實上應該是愉悅的）使用器官吧！

這種看法源自我們對科學的迷信。我們以為專家是最中立客觀的，他們一定可以毫不帶成見的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有什麼差異，男人如何才算正當，女人的爽又是怎麼回事。但是，我們沒注意到的是，專家也是人，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他們的學術專業或多或少也

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性別、對男女、對身體功能的眼界限制。

我的不少朋友都曾經遭遇過婦產科醫生把女人的身體只視為生產機器，只關心女人的生殖功能而不管女人自己身體的感覺。我們也常在醫生的公開談話中聽見一些對男女兩性的陳腐觀點，令人納悶醫生們是不是還活在十八世紀。說實在的，醫學專家口中的『正確使用性器官』多半只是當下道德規範透過醫學語言來自我複誦而已。

更重要的是，醫學專家用生理的語言模糊了權力關係的事實。當性變成愈來愈熱門的話題的時候，專家也順勢製造錯誤印象，使大家以為兩性之間的問題源自性事上的不諧調，只要學點技巧，有點耐心，聽從專家的開導，便可以調適了。這種簡化的邏輯只不過強化了醫學專家的權威，掩蓋了他們的保守立場和婚姻補救者的功能。

第三，在一個性不開放、性知識有待創造和流通的社會裡，人們由於不知道自己表現如何，也不知道別人如何做，因此他們最關切的問題多半只是出於焦慮的『我正常嗎』。在沒有比較、沒有信心的社會環境中，人們覺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公訂標準，以便安撫心中的疑慮。

因此，你會在書本和媒體中看見醫學專家們告訴你陰莖要多長才算正常，高潮要有什麼反應才算正當，中年人性交的頻率是多少等等。這些公訂標準不管是經由醫學專家提出，或者是廣泛問卷調查的報告，都帶著『正(常)』字標記向世人宣告。但是，它們的效應不外是

讓讀者自行檢查是否合於標準而已。

問題是我的陰莖尺寸正常，勃起次數正當，這是不是表示我就一定能痛痛快快的讓自己和性伴侶都爽？我的乳房發育正常，陰部也沒有什麼異常或疾病，這是不是就保證我做愛時能全心投入，追求愉悅？

如果泌尿科婦產科的醫生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只能提供一些想當然耳的含混答案，那麼，你知道自己的生理器官合不合標準，正不正常，有什麼意義呢？重要的關鍵問題不在生理器官啊！

人的快感模式和經驗是在一連串的因緣際會中形成的。其中的偶然因素可能包括早期手淫的誤打誤撞、性幻想材料的形成、偶然接觸到的性刺激、對自我身體形象的評估和探索、與他人交往時的偶發情慾狀況等等數不盡、列不完的生活經驗。這些事件和感受都可能左右一個人的快感模式，影響他產生快感時所需要的條件。於是，一個在早期手淫經驗中養成刺激陰核習慣的女人可能會把她的快感帶集中在陰核上，若是不直接碰觸就不爽。另一個習慣以偷窺方式達成性刺激的男人則可能只有在創造一個偷窺的情境或者至少扮演偷窺者的情慾角色時才能勃起。

事實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快感模式有極大的獨特怪癖傾向，因為那是我們個人生命歷程的某種選擇性的沉澱和累積。我們對某些顏色、某些聲響、某些情境、某首歌曲、某個身體

部位、某件衣物、某些動作，常常產生莫名的興奮或厭惡。這是過去經驗的烙印，和生理器官正當與否根本扯不上關係。

這就好像人人皆有口舌味覺，但是有人愛麻辣，有人要酸甜，有人喜歡披薩配牛奶，有人偏好豬血湯不放豬血，這些差異從未令我們感到焦慮而擔心自己是否正常。因為，吃的文化早已是大家公開談論多年的話題，個人的口味習慣偏好也早已在言談中被接納，被正當化了。

可是，正是在我們這個尚未公開交換性經驗，尚未公開談論個人性癖好的壓抑社會中，性和情慾才會引發正常與否的焦慮。我們以為要是不知道標準答案就有不正需的嫌疑，因此我們追著醫學專家要答案。而出於專業的眼界限制，專家們只能提供性器官的解剖圖和不包含身體感受的一般功能解說，以至於大家雖然在圖上認得出部位，口中也說得出醫學術語來說明功能，但是，對於自己身上的衝動和需要，還是啞口無言，找不到感覺語言來表達，更沒有貼切的字詞來理解那些混亂的感受和奇妙的愉悅。

我們的文化刻意拒絕讓人感覺自己的身體或理解自己的情慾需要，這種管制是出於一個極大的錯誤觀念。在一個高度壓抑一切和性相關的事物的社會裡，性和情慾經常被隔絕在個人生活的其他層面之外。我們以為情慾是個成年之後才自然發生的東西，我們相信性是一件非常神聖隆重必須要有慎重心理準備才進行的成年事，於是青少年被教導專心讀書考試，我

們想等他們的人格和個性發展完備之後再來談怎樣處理情慾和性。

可是，人格和個性的培育成長正包含了人對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情慾、自己的衝動、自己的需要等等所抱持的積極正面態度。

一個無法面對自己的性器官及其分泌物的女人是談不上展現什麼獨立自主的氣魄的；一個天天為手淫而焦慮自責的青少年是很難發展什麼開朗自得的人格；一個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抱持逃避的態度因而對它們遲感鈍覺的人，是不可能在和另外一個人發生親密關係時充分投入、充分享受、充分欣賞眷戀對方的。

換句話說，目前我們在教育性和性知識上所使用的壓抑手法必然會在青少年的人格個性發展上留下惡劣的影響。

建立在主體意願上的性經驗及相關的情慾思考討論，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鞏固自信與膽識、練達與縝思的主要力量來源。但是我們這個性壓抑的社會只想用學業、愛情、婚姻來延後性生活和情慾經驗的開始，同時用羞愧、罪惡、污穢來抹黑這股生命的基本動力。

在醫學壟斷性知識的模式之下，所謂性資訊和性教育常常只是另一種性壓抑。它所高舉的『正確』、『正常』標準不但消除不了青少年的焦慮和渴望，也沒法幫助青少年認識並接納自身的獨特傾向。這種以管教和壓抑為職志的性教育最不鼓勵的就是多元與創意，它所灌輸的是執著於一種快感模式、少數快感部分、有限的情慾故事——而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說穿了，大人們對青少年性行為的高度關切和焦慮，正凸顯了大人們自身對性、對情慾、對開放式教育有極大的無力感。正是因為大人們無力處理自己的問題，才會『將心比心』的禁止青少年探索身體和情慾。

可是，青少年總是會自發的去探索的。我們這個充斥性刺激的社會環境早已使得他們的情慾發動，如果大人們只是一味的壓抑他們，禁止他們，恐嚇他們，所得結果將只是把他們的情慾活動地下化、罪惡化，而不能在其中開發出積極正面的意義，使情慾活動也成為青少年成長經驗之一。（事實上，即使大人們自己無能處理性解放，也不該擋在青少年成長的道路上，而至少應幫助青少年開發身體和情慾，去除罪惡或羞恥感。）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當前的性教育是絕對幫不了青少年的。因為，我們的性教育專家們只想教生理器官的名稱、位置和解剖功能，只想趕快傳達道德教訓來壓抑或昇華青少年的性衝動，只想如何勸青少年少想這方面的事。性教育專家們是不會開闢前衛開放的言談空間，不想創造各種各樣多元解放、肯定差異的語言說法，不敢鼓勵青少年們主動積極嘗試並討論情慾，以便理解並開拓自己的感覺和愉悅模式的。

醫學專家們既然一心規範管教，他們對個別差異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不但如此，他們對開發更多有創意的快感經驗和快感討論更是想都沒想過，可見醫學專家自己也是性壓抑的受害者。只不過，他們占據著有利的位置來繼續執行性壓抑，繼續維持標準答案和標準模式的

權威，他們對幫助個人追求更滿意的情慾經驗是即使有心也無力的。

因此，如果你想豐富你的情慾生活，希望你沉寂的情慾再度活過來，希望了解自己的快感模式是如何形成、應如何開展，那麼，你向醫學專家的書中找答案是絕對徒勞無功的。

要向哪裡求助呢？最起碼，你可以從心理分析、從文學、從哲學、從社會文化分析中找到片片段段的呈現。只要你放棄追求那無用的標準答案，只要你肯定個人的一切獨特怪癖都有其道理在，那麼，情慾的經驗和材料是處處可見的，就看你用什麼開放的眼光去搜尋它們。或許從今天起，我們就得用情慾的眼光來讀手邊的各種書籍，用情慾的眼光來看身邊經過的人，用情慾的想像探索各種各樣的故事情節，把自己幻化融入各個激情柔情的場面。這些嘗試和實驗絕對比一百本醫學專書還來得有建設性。

此外，如果每個人的快感模式和情慾資源都有其獨特性，而且都應該再發展得更多樣，那麼，我們人與人之間交換性經驗的心得，訴說各種真實的、想像的、改造的情慾故事，寫自己喜歡的情慾小說、編自己喜歡的情慾劇本，不都是很有建設性的活動嗎？反正你已經有了和一些好友同事組成的讀書會、美食俱樂部。股友會、球友會、血拼購物黨等等小組組織，何不逐步在這些小組組織中發展情慾對話？先從既有的現成的讀物談起，慢慢建立對話的基礎，創造談話的語三言和自得的態度。

我們對於性和情慾的理解及享受，既不能指望醫學專家來引路，也不能建立在坊間出現

的那些生物論觀點上。這些生物論的性學觀點說穿了是用生殖來理解性活動，因此才會得出結論說雄性應該主動而且占有雌性，以便保障繁殖自己的後代，而雌性則應該配合雄性的生殖活動，為保存並撫養後代而盡心盡力。這種援引生物學的科學證據以便證明雌雄有別的做法，完全忽略了人類從來就不是為了生殖而進行性活動。如果人類只能為了生殖而做愛，那麼，一切在排卵期之外的性都應該被禁止，一切在愛情中進行的性活動若不能繁衍後代就應該不要做。

在情慾和快感的事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權威，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的身體和需要做主，並主動積極的探索、實驗、研究、創新。這種自主的能力既是自信的重要基石，那麼，我們的性教育，正確的說是性解放的教育，也應以培養這種自主能力為主要目標。

讓我們大家來說情慾故事，創造更多快感的來源吧！只有在更開放、更不壓抑的言論風氣之下，我們才可能寄望創造不再飽受性壓抑之苦的新人類。

〔第九章〕

心嚮往焉，
但是……

人是個很奇怪的動物。即使你從頭到尾有條有理的說明論點，用各式各樣的例證點出結論是合理的，她若是執著於某些顧忌，就一定還會提出『但是……』的問題。

其實，關鍵不在於你把話說明白沒有，關鍵在於她還是希望你再多努力一點去說服她，好像你只要再加上臨門一腳，她就會歡天喜地的領受福音了。

我倒不相信人可以在理智上被說服去接受一個多元創新的說法，然後就能化思想為力量。我比較願意做的是提供更多的討論角度、預備更多有力的辯論武器，以便那些捍衛這些多元創新觀點的人可以用來更理直氣壯的活出她們多元創新的生活方式。

在以下篇幅中列舉的揮之不去的問題都是我經常被問到的，有些甚至是每次演講後都會提出來，顯示某些內在的焦慮揮之不去，也反映出某些慣性惰性的思考方式深入人心，這些都需要我們創造更多更有力的言談方式去衝垮它們。

● 濫交

如果女人開發身體，探索慾望，會不會導致濫交？

我經常遇到這個問題。但是我想不通的是，為什麼一個人只要對性對情慾發生一點點起碼的興趣，大家的直覺反應就是：她要濫交了。顯然大多數人——不管平常有多道貌岸然或

清純無邪——都感受到情慾和性的強大吸引力。也因而感到焦慮萬分，知道自己若不是這麼天天壓抑自己，苦待自己，恐怕只要情慾一發動，就會立刻出去濫交了。

對開發身體或探索慾望所抱持的恐懼正暴露出你平日的道德堤防有多麼脆弱：正是因為你渴望那種毫無禁忌的情慾奔放，所以她才最迅速的用濫交的可怕來恐嚇任何可能的發展。不過，你的恐懼也未免太過慮了。我說女人應該開發身體，探索情慾，這是一個漫長的、建立在許多實際經驗上的過程。她連起步都還未開始，你就擔心她會不會跑得太快，這不是有意壓抑她嗎？你根本就不希望她踏出第一步：

對於自己不敢踏出第一步而用濫交來警戒自己的人，我只能說，你就繼續清純（蠢）吧！不過，請你不要擋著別人前進的腳步。你不想爽，可以！可是別剝奪別人的爽。

另外，我不清楚問題的人心裡想的濫交是什麼。是不分晝夜，拋棄正業，一心以性交為人生目的嗎？拜託！只有性壓抑到極端的人才會這麼單一目標。而開發身體，探索慾望的人正是決心不再性壓抑的人，她們才不會那麼飢渴。她們只是正正常的把性列入日常成長活動之一而已。

或許問問題的人心中想的濫交是不挑選性伴侶，什麼男人都可以上床。（當然問問題的人自己是相信一定要有某種條件、某種感情、某種前景、某種承諾的男人，才能和她上床，這才不叫濫交，而叫『擇交』。）

可是，開發身體，探索慾望的人不是沒有原則沒有主見的人；相反的，她非常自主的拋開這種買賣的交換心態，不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商品，不考慮男人是否有交換的條件，而只問自己想不想，要不要，爽不爽，喜歡不喜歡。她的情慾是自主的，她的選擇也是自主的，沒有得失的躊躇，沒有成敗的起伏。

讓我提示問問題的人，開發身體，探索慾望會導致許多結果，你都應該關心。比方說，你的情慾經驗會更爽，你會對自己的身心需要愈來愈清楚，你會因為經驗及自我認識的增長而愈來愈有自信，你會和各個性伴侶有更好的搭配，而且在生活中你不會再退縮畏懼，相反的，你會充滿好奇心、創意和勇氣，繼續擴大你的眼界和世界。你怎麼不『擔心』這些後果呢？

●男人的尊嚴

在性行為中，女人之所以被動，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男人的尊嚴太脆弱，受不了挑戰，若輸了，會翻臉？

很多女人的被動和無知是真的，而許多男人之所以還能以他們渺小的知識與氣魄來橫行世間，正是因為還有那麼多柔弱的女人讓他們罩得死死的。好在是，連這種女人也愈來愈少了。

如果你在性行為中是因為助興或角色扮演而偶爾假裝被動和無知，我恭喜你，你真的很會玩。不過，也別止於這一個公式，別的角色扮演也應該嘗試一番，哪回也叫那男人扮扮無知少年或木納老實的書呆子，讓你來主控做愛吧！

但是，要是你頭腦清醒的知道自己不裝被動無知，對方就會信心脆弱的翻臉，那麼接下來你要問自己的是：我願不願意這樣？我有沒有辦法在這種關係中找到愉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你可能想主動，想平等的參與這場情慾活動，只是不願傷害他脆弱的自尊和成見，因此你甘心情願假裝被動來討他歡心，那麼，旁人也無從置喙。

你說的不錯，有些男人的尊嚴太脆弱，受不了挑戰，我們的兩性文化塑造了他們非主導不可的心態。你可以用體諒的心來包容他們，但是也讓我在此提醒你一下：這種男人不好相處，你和他的相處關係如履薄冰，一些小小的矢言就可能引發大脾氣，而且如果照你所言，他若覺得面子沒掛住便會翻臉，那我真替你擔心。

自尊心強硬但脆弱的男人是最容易傾向暴力的人，即使他不動手，那種冷峻殘酷的翻臉大概也不是你願意承受的。因此我還是勸你，要不就要求他改變，要不就換人吧！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你實在不甘心只是被動的接受他心情好的時候賞賜給你的那一點點滿足，那麼，你可得努力開發新的伴侶了。相信我，我們的文化中還有許多異數的男人，他們不覺得自己的尊嚴應該高過你的人權，事實上他們欣賞的正是你這種有智慧、有

見識、能主動的女人，因為，只有你才是可以和他們一齊平等營造情慾的玩家。快去找他們吧！

你說不行，你說你現在的伴侶相處多年，割捨不下。你說你的丈天雖不令人滿意，但是為了孩子著想，你恐怕還是得壓抑自己。

我很了解你的處境，不過，事情並不如你想的那麼無害。如果你那個男人是個相識多年，不滿意但無替代對象的人，你或許覺得換人無望，還是將就算了。可是，想一想未來，你得如履薄冰數十年，值得嗎？保得住那份脆弱的歸屬感嗎？你的自我壓抑又會塑造出何種扭曲的心理、扭曲的人生呢？

你說為了孩子，情願壓抑自己。讓我說一句殘酷的話，你的自我壓抑將是你孩子人生的起點。不快樂不滿意的母親養不出快樂滿意的孩子，你對孩子的全心投入，日後只會成為孩子的情感負擔。更重要的是，你和丈夫之間所展現的兩性關係又將形成什麼模仿的榜樣？孩子對兩性關係的期望又會是什麼？

兩性不平權體制的維繫不是經由什麼強大外力來支撐；相反的，它倚靠的正是我們沒有被挑戰的日常生活方式，正是我們最習以為常的兩性不平等互動模式。

如果我們不謀求徹底改變我們現有的那些脆弱壓抑的人格，如果我們不開創新的自我感覺和人際互動模式（特別是在最親密的關係中），那麼，我們的孩子還是會繼承我們原有的兩

性文化。如果我們不切斷複製現有惡質文化的社會機制，那麼，我們還是會養出一批批壓抑的後代。

情慾的解放和性的解放正是要由根做起，搖撼我們在焦慮、恐懼、壓抑、退縮中僵化冷硬的人格和心理。如果連這種深層的侷限力量都可以改造，還有什麼社會改造達不到？

● 貞操

你是不是認為婚前性行為是可以的？那麼，貞操是不是不重要？

聽到這種問題我總有恍如隔世的感覺，我還以為這些說法早就是人人具備的常識了。

首先你要知道，一般人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心中想的目標都是女人。換句話說，他們關心的是女人的行為尺度。

令我不爽的是，大家總問女人是否守住了她的貞操，而不問她是否發展了膽識和自信，不問她是否經歷了各種成長，不問她是否能自主自發的拓展生命領域。

對貞操的關切就是希望壓抑女人，希望掌握的不但是她的現在，還要包括她的過去和未來，要求她以這個單一的尺度來衡量她自身的價值。在這個角度上而言，貞操是女人發展自我的絆腳石。

我有一個朋友，她就相信處女狀態是她成長的大障礙，因此她自己選擇了時間、對象、

地點，結束了那個處女狀態。事後她說覺得一身好輕鬆，因為她已丟掉了那個討厭的、阻礙她發展的東西，現在可以一無所懼的好好活下去了。

女人常常因為要保住貞操而不敢拓展自己的世界，不敢好奇冒險，反而形成了退縮畏懼的心理狀態，怕黑，怕陌生人，怕新的事物，這種代價實在太高了。而且，保住了貞操又如何？那種閉鎖和無知只不過讓你在兩性關係上居於弱勢，在一切事上趨於保守，注定後來要被時代和你的伴侶拋在後面。

因此，早點丟掉那個貞操包袱吧！但是，不要以交換的心態進行這件事。一講到交換，什麼事情都不好玩了，因為，一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在交換的模式之下就變成一件嚴重得不得了、必須算了又算的大事。

對一個還沒什麼經驗，情慾和感受都尚未開發的人而言，所謂的『第一次』從來不是美好的。她根本不知道身體有多少運作幅度，她不知道要如何配合另一個人的肢體角度和動作，她不知道身上產生的莫名感覺要如何享受，如何推到更高點，她不知道在此過程中心裡應該想些什麼，要如何忘我的投入性愛，總而言之，她不知道要如何去理解、期待、投入、享受。她空白的進入，也空白的出來。因此許多人以重大心情經歷第一次之後總是失望的說：做愛就是這樣嗎？

讓我告訴你，做得爽的愛是經驗的累積。只有在許多情慾經驗中，你的全身肌肉、感覺、

幻想、情緒才能達到成熟的搭配好的境界，做起來才會投入，才能享受。

把第一次當成神聖無比的事件就好像什麼都不準備便指望一次成功，這種把一切訴諸運氣的心態是注定要失望的。

但是你問，人人都會有第一次啊！即使用平常心看第一次，也會笨笨拙拙，手足無措，難道第一次就注定了是不好的回憶嗎？

你的笨拙或許多少難免，但是你能做的補救就是找一個有經驗的對手。對方要是經驗豐富，就比較知道如何幫助你度過笨拙與羞澀，提供給你他的經驗智慧，使你的第一次變成學習的開始。

當然，有經驗不等於年紀大。你要找的是那種一看就知道是心很花，世故熟練，很會討許多異性歡心的人，就是那種你看了暗暗欣賞但是怕嫁給他以後他會變心的那種人。他們有可能已婚或者有女朋友，有可能一輩子不想結婚。但是，你管他呢？你又不要嫁給他，你要的只是他的經驗和智慧，你要的只是用最愉快的方式度過笨拙的第一次而已。

對了！碰上這種男人的時候千萬別得意的宣告自己是處女，因為他們不喜歡處女，處女太不好玩了。因此你要做的是使盡渾身解數引誘他和你上床，你也千萬別想什麼『責任』、『承諾』的事，佔了便宜的是你，你才應該繳學費呢！

因此，你問我可不可以婚前性行為，我的答案是：當然可以，趕快去；但是千萬別找個

處男或拙男來入門，他們還等著你學會了去教他們呢！

讀到這裡，性醫學專家、性教育專家、輔導專家一齊皺起眉頭：『婚前性行為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想嘗試的人至少要有以下條件：第一，成熟的心境；第二，處理分手和失敗的能力；第三，避孕的知識；第四，對性病的徹底認識。這樣的人才不會在婚前性行為中受害。』

這些要求聽來十分合理，但是我納悶的是：為什麼只有婚前性行為需要這些條件？依我看，婚後的性行為也需要這些條件才可以進行，這才算是『安全的性』嘛！不過，要是真的這樣要求，恐怕世上沒多少人有資格進行性活動，包括專家們自己在內。可見，專家列出這些條件不是關心你的性行為，而是故意用高標準來叫你知難而退，不進行婚前性行為。專家們要保住的不是你的利益，而是婚姻制度的穩固！

總之，性活動的『品質』應該是你最大的關切，至於是否婚前或婚後，與品質無關，通常婚後的性行為品質只會下降呢！

●雙重標準

男人希望在婚前體驗性事，卻要求自己的老婆是處女，遇上這種人又怎麼辦呢？

別理他們。這種自私自利，一心要控制你的人生的男人，你最好趁早拋棄。他不但在這件事上有雙重標準，在其他事上也會有雙重標準，你會愈來愈不爽的。

你別以為他看起來好像在各方面都很平衡，只在這一件事上堅守原則，因此還崇拜他是個執著、有原則的人。這種人的自私自利在抽象的層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但是一旦發生具體情況時，利害關係明顯的時候，他的反應比誰都激烈醜惡。許多人在相處久了之後才所謂『露出醜惡的面貌』，其實就是因為本來沒有在具體的、可能發生無數衝突爭吵的日當生活中相處，同居則是發現真面目的唯一途徑。

他要是處女，主要是希望你一點經驗也沒有，一點見識也沒有，連自己想要什麼也不清楚。他希望你是『原裝貨』，是脆弱的新製產品，這樣才識不透他的無知無能，他才能維持一份脆弱的信心來罩住你。

你想想，是什麼樣的小心眼使得他自己可以放火，你卻不許點燈？是什麼樣微小的信心使得他一定要在你的封閉和無邪中建立他的男人形象？是什麼樣的自私威權心態使得他漠視你的壓抑，你的成長需要？

所以我說，快點拋棄他，去尋找你自己的天空吧：這種自私心態的男人只配找個很會假裝自己仍是處女的女人。

要處女的男人可能自辯：我不是自私，我們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就是如此：女人一定要以處女之身獻給她的丈夫。這是改不了的。

對於這種無力改變自己也無意改變社會的看法的男人，我們大概只有一個對策：只要絕

大多數的女人都拒絕做處女，這種落伍的想法（正如古代的『男女授受不親』一樣）就不得不拋棄了。女人改變了自己，也就改變了社會，改變了男人的世界。

沒有了處女，就不再有處女情結了。

另外一些無力改變自己想法的女人會說：我們願意不再做處女，但是，如果大部分的男人仍然要處女，我們又怎麼辦呢？

女人常常就是為了這種市場行情來塑造自己。她們留長髮、學做菜、減肥、美容、表現出很愛小孩的樣子，一心一意要迎合男人們開出的條件。可是，男人又為女人做過什麼？男人可曾為了大多數女人喜歡某種男人而刻意改造自己？大多數女人喜歡溫柔體貼、風趣多情、平等心態的男人，但是你幾時見過男人們趨之若鶩的練習放下身段，拋棄無謂的面子和自尊，學習做家事帶小孩，研究如何讓女人爽，給女人空間，鼓勵她們實現自我？

男人不必費這些工夫改造自己，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即使再爛、再自私，到頭來女人還是會投入他們的懷抱。他們相信無論如何，還是會有女人守著處女膜等著他。

現在我們要改變女人這種吃狗屎的命運，就必須重新教育這些男人，要他斷了這種自私自大的指望。

對！我們都不是處女，而且不屑做處女。男人們，你們要怎麼辦？

● 性冷感

當雙方有了好感，但在一個浪漫的氣氛下，男人是慾望直線上升，也有表示出來，但女人卻是沒有慾望。那女人是否有性冷感？

如果你描述的狀況真的如此，那麼這個女人肯定是個尚未開發的呆子，是個從未把自己的情慾放開的清蠱女人。也就是說，她有性冷感。

性冷感不是什麼疾病，它只是身體和慾望的長期禁錮的狀態。一個冷感的人不但自己不會把慾火搞旺，連別人的挑逗也會產生恐懼和反感。因此，愈是清純的女人就愈有可能冷感。

你想想，她什麼也不接觸，什麼也不嘗試，肢體不解放，慾望未發動，只會用那雙號稱清純但是呆滯無反應的眼睛看著人生在眼前掠過。你能想像她熱情的擁抱，忘我的投入，渾身上下散發著熾熱的激情嗎？不能！因為她的身體和情慾長睡不醒。

有的女人擔心性冷感是因為她們害怕嘗試情慾，她們以為我要是自我探索，手淫過度，豈不會把感覺用光，變成性冷感？

這種錯誤的想法其實是對女人施加的另一種性壓抑。情慾不會用到枯竭，它只會因為太單一的發洩形式而枯竭。像清純女子的一味壓抑，故作小女孩狀就是一種單一形式。一味手淫而不嘗試其他情慾形式或經驗也是單一形式。和同一個人用同一套做愛公式也是單一形

式。一定要以特定方式觸摸身體某部位才有快感也是單一形式。這些單一形式的情慾滿足方式都會或多或少造成逐步的性冷感。

性冷感的真正壞處其實不只是情慾的壓抑或身體的僵化，它也意味著你的人格會比較保守，好奇心缺乏，不敢探索新的事物，只想追求暫時的有限的安全感，而不想看看世上還有多少挑戰，多少成長。

因此，性冷感是女人追求解放的重要障礙，我們只有用更多的性對象，更多的性經驗和性實驗來克服它。

●社會壓力

一個女人如果勇於面對性愛，也不迴避討論性愛，常會面臨社會價值觀的壓力，例如人家會說她不要臉、不自愛等等。這種女人應該以何種心態來面對壓力呢？

心態不是一個說有就有或者任意選擇的態度。心態需要物質基礎的支撐。如果你天天受到左右的人批評，就算你生性樂觀，也會在日日的耗損中逐漸冷淡僵硬。

因此，面對主流價值觀對你的挑戰，你要做的重要工夫之一就是趕快找一批和你一樣處在『不自愛』、『不要臉』情境中的同道。我有個朋友就正在籌畫組織『第三者聯誼會』、『好色男俱樂部』等等小團體。

小團體的最重要功能就是讓你看見『德不孤，必有鄰』。在『離經叛道』的事上沒有人是真正孤獨的，總會有人和你一樣，而你們可以聚在一起交換經驗，彼此安慰，彼此激勵，在肯定彼此的生活方式的同時，獲取奮鬥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你們要在小團體中慢慢發展出屬於自己觀點的說法來，把你們的生活方式正當化。支持的團體如果止於抱頭痛哭，分享自憐的話，很快就會失去新意，又找不到出路，最後落得散場。但是，如果成員們積極的肯定自我，在交談討論中創造出一些強而有力的論證方式和例子，並主動向外宣傳散播，就可以用來對抗主流論述對你們的抹黑，重新定義你們的作為。

世上的人遇到『離經叛道』的人和作為時，通常會很方便的採用現成的、被主流價值觀不斷重複強化的說法來描述，因為，沒有別的說法可供選擇。所以，一遇到已婚男人和未婚女人的熱烈愛情或性關係，腦中浮現的總是『狐狸精』、『破壞家庭』等等慣常的說法。不願順從主流價值觀的小團體因此必須在語言上重新定義自己，重新描述自己的處境和做法。只有這種全新的自我定位，這種帶有強大正當化效果的說法，這種在彼此交談認定的過程中形成的心理建設，才能構成堅定的心態來抵抗主流論述的懲罰或收編企圖。

●嫁不出去

女人在追求成長的過程中，是否也應該自我節制一下，收斂一點？畢竟我們這個社會對女強人的印象和反應都不太好，太強的女人會嫁不出去的。

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一個男人要是追求成長，或者專心事業，或者投入學術之時，從來沒有人會憂心忡忡的提醒他，不要爬得太高，走得太快，否則找不到老婆。相反的，所有的人都誇獎他、崇拜他，告訴他沒關係，大丈夫何患無妻？有成就便有女人，而且會有很多女人。

可是，一旦女人能力很強，世上人便馬上用『嫁不出去』這種過時的恐嚇來壓抑她。因為在他們的想法中，女人是要被男人罩的，為了方便男人，女人最好不要太強。可是，如果你真的夠強，為什麼要作踐自己給人罩呢？如果嫁人的意思就是壓抑自己，節制成長，為什麼要嫁人呢？

嫁人能給你什麼？愛情？別做夢，我們在小說中看見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愛情只有在不能結合的狀況中才存在，天天面對的人還要什麼刻骨銘心？愛情如果有結果，必然只是愛情的結束。激盪的情慾趨向平靜死亡，這就是婚姻。

再說，要愛情並不需要向婚約中尋找。愛就愛吧！談什麼婚姻？

嫁人能給你名分？拜託！什麼時代了，還在說女人必得屬於一個男人才有社會身分，你沒聽過什麼叫人權？什麼叫尊嚴嗎？女人做為人，就有身分，就是社會的一份子。

哦！你要的不是名分，是一份歸屬感、踏實感？別本末倒置，歸屬感和踏實感來自兩個彼此很喜歡很欣賞的人的平等共處，不來自一紙婚約。

可是，你說，既然共處，何不結婚，也算有個保障？是啊！以日前的民法來看，結婚是提供了一些保障，它保障你有捉姦的權利，但是它也保障了丈夫在其他權力上的優勢，如財產處理權，子女監護權，妻子身體的享受權。

照我看來，如果你寄望婚姻帶給你什麼幸福，那麼，你最好別再搞什麼成長學習，或者，如果你真的還是想成長想學習，那麼，你最好順便學點戲劇表演，以便更成功的在丈夫面前假裝無知，假裝被罩。

即便如此，以現代社會的變遷速度和發展來看，你在婚姻中可能找到的短暫有限幸福還是極有可能化為哭訴晚晴協會時的淚水的。

（註：晚晴協會是一個為失婚或處於婚變邊緣婦女提供支持和協助的民間團體，一九八八年成立以來已擴展到中南部。）

●患得患失

有時候我實在搞不懂女人，為什麼她們在談戀愛的時候不是義無反顧的去愛：而是患得患失反反覆覆的呢？

大部分的女人是肯單單談戀愛的。她們談的戀愛只是婚姻的前奏曲，因此她們談起戀愛來也比較思前想後，顧慮這個憂慮那個。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也不鼓勵女人只談戀愛而不考慮婚姻。你沒看見一般所謂的婚外第三者遭受什麼樣的批評嗎？你沒聽見女人談男人時總是說他的『(婚姻)條件』好不好嗎？這些常見的說法都指出，我們的社會一向要求女人的戀愛必須連上婚姻，難怪女人談戀愛時放不開手腳。

在婚姻的市場上，在找伴侶的過程中，女人總是扮演一個依賴的、弱者的角色。雖然在求愛的過程中，她看起來好像很強勢，但是其實她是使用各種各式的手段來試探，看她是不是能對這個兩性關係有所掌握。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女人對男人做出不合理的要求來試探他，她遲到了四十五分鐘，男人臉上不准有怒氣。或者她不高興了，今天突然取消約會，男人也不能發脾氣。事實上，她是試探在她經濟和社會的弱勢之外，能不能夠有一點點情感上的強勢，看她能不能夠把男人繞在小指頭上轉，看她能不能夠有一點控制的能力。做為一個弱勢、依賴的女人，她想要找一個強的，能夠保護她的男人。可是這個男人要是完全

強勢，完全無法掌握，這也是滿悲哀的，那就表示她永遠會在男人的勢力涵蓋之下。因此，女人在求愛的過程中愛耍一點小小的招式，若即若離的，欲迎還拒的，常常會製造一些狀況，讓這個男人摸不清楚是什麼狀況。這沒有什麼，她只是在營造一個看起來不那麼依賴的狀況，看起來她好像還有一點點的主控權：是你來求我的嘛，是你來追我的嘛，我還有某一程度的自主權。

可憐的是，這個主控權，這個自主性，往往只建立在很多女人唯一的一張底牌上，那就是她的身體，所以女人當當也以身體為釣餌：你娶我，我就給你。當然，這張底牌遲早要打出去，這種暫時的主控權也因此遲早會幻滅。

換句話說，女人談戀愛時表現出來的瞻前顧後，放不開手腳，其實只是一種垂死的無力掙扎。

不過，也讓我在這裡指出，這種悲慘的命運只屬於那些以為自己只有一張底牌的女人。只屬於那些一心守著這張底牌等男人拿婚姻來換的女人。

聰明的女人絕不把她的人生建立在那麼一張脆弱的底牌上。她會早早把這張牌打掉，然後義無反顧的開始她自主的人生，義無反顧的談很多狂熱的、愉快的、不受未來出路恐嚇的愛情，在人生的歷練中累積各式各樣的力量。

●中年女人的性魅力

你說我們都應該開發情慾，以促進自信和歷練，可是像我們這種中年人也有機會嗎？特別是中年女人，男人會有興趣嗎？

別那麼沒自信。

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性啊！情慾啊！是和愛情連在一起的，可是我們同時又以為愛情一定和婚姻連在一起，因此所有關於情慾和性的說法、文化、幻想、印象，都集中在適婚年齡前後的一小段人生上面。

我們強烈的擔心十幾歲的孩子們談戀愛、我們從不以為中午人有什麼性魅力、我們更不齒那些步入老年還性生活興致勃勃的人。這些都證明我們其實以為性和情慾只是二十幾歲的人做的事。

可憐的是，有很多人——特別是大學女生——她們一直純純的壓抑著自己的性，等候找到那個完美的對象，以為好日子會從那個時候開始，然後她就可以快樂幸福的度過一生。可是，她們的情慾生活在婚後沒有多久就開始走下坡，丈夫愈來愈沒有過去的激情與憐愛，而網在婚姻關係中的她，也只能鬱鬱的走完此生。你想想！這樣的一生情慾多悲慘！總共沒幾年就完了，而且對許多人來說，還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還沒爽到什麼，就已經結束了。

性和情慾是推動一個人生活能量的重大驅力，為了追求這方面的滿足，人可以發揮比平常高十倍的力量、創意、堅忍。有這麼一個有力的、提供極度滿足的力量，我們卻讓它在人生的絕大部分時光中荒廢：我們用學業、事業、適婚年齡、道德水準來延緩它的滿足，我們用天長地久、真情真意、婚姻幸福、唯一最愛等等幻象來壓抑它的發展。而在我們唯一允准它尋求滿足的制度之內，性和情慾卻只有枯萎的命運。

讓我說句重話。一個文化的活潑發展，不斷重生，是和那個文化中的情慾有多自由流動直接相關的。

所以，以我們現階段的物質條件而言，我們正面對著建立新的性文化的契機。別說中年人應該追求性和情慾的自在發展，從幼少年到老年的人都應該趕快開發自己的身體，拓展我們的情慾，拋掉那種閉鎖的、壓抑的、低能量的生活方式，好好的創造人生中追求情慾的機會。

中年以及老年人一向沒有被當成情慾的主體，因為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我們期待他們不是為兒女家事操勞，走不出家門，就是含飴弄孫，安享晚年，既不打扮，也不放電，就這麼沉寂的為別人而活。因此，像美國的『黃金女郎』這類描寫老年女性的情慾生活的電視劇集實在有其正面作用，在這些女人身上，我們看見了中老年人的情慾可能性。她們可以丟開兒女，過自己的群居生活，她們熱中打扮自己以呈現最有魅力的形象，她們樂於交友出遊，

更不會在性邀請面前退縮。老年的生活要這樣才能算是為自己而活。

我們這個文化其實從來沒有開闢出空間來讓人滿足對情慾的要求，我們總是在為父母、為學業、為事業、為子女而否認自己的情慾。

現在，當別的政治空間都在大量開闢出來的時候，我們也要求開闢情慾的空間。不！不只是賓館的空間，我們還需要交友的空間，約會的空間，同居的空間，不但為幼少年期的人，更為了中壯老年人。當我們看清楚情慾和婚姻沒有必要的關聯時，我們的年齡再也不能當成藉口來壓抑我們的性和情慾了。

放心，中年女人也有人要，有人喜歡。過去我們沒想過中年女人有魅力，是因為她們根本不太在情慾場域中出現，她們只在菜場超市百貨公司中牽著小孩拖著購物車輻踴前行，根本從未擺出『我要』的樣子。現在，只要你打扮起來，放出訊號，以中年女人的成熟自信，人家搶都來不及呢。

中年性感女人，站出來吧！

對那些身邊有中壯老年長輩的年輕人我也有話要說。人人都有情慾人權，在你追求自主，追求自由戀愛的時候，你會拚命反抗父母的壓抑和限制，怎麼換了你的父母長輩們要求他們的情慾人權時，你卻變成世上最大的暴君？你不但不准他們追求愉悅，還用各種情感勒索的說法來使他們覺得罪惡羞恥，為你的『面子』而壓抑他們的情慾。

壓抑中壯老年人情慾的人相信的是最古老的性觀念，他們以為性只和生殖有關係，而中壯老年人既然已過了生殖的年齡，大概就不必再有情慾生活了。這種全然生物性的觀點還存在人類文明之中是不可思議的。我唯一想得到的理由就是孩子們利用人類最深層的性壓抑來向倫理位階比他們高的長輩們施行報復。

中壯老年人當然應該有他們的情慾生活。他們之中大多數成長於頗為封閉保守的時代，情慾滿足的機會已經很少，現在好不容易似乎有機會有資源了，沒有幾年日子了，你還要剝奪他們的愉悅，太自私、太殘忍了。

你也不要低估了中老年人的活動力。在這個日漸高齡化的社會中，各種中老年人的社會運動正在開展，中老年人的主體性也在逐步鞏固，他們不但要求政治權、經濟權，也需要情慾權。

情慾解放運動、性解放運動，不是只為某個年齡階層的人開闢情慾空間，爭取情慾人權。從小孩到老人，為了享有更自在自得，更滿足愉悅的人生，人人都需要情慾解放！

●從A片到多些性伴侶

我認識不少男性朋友都愛看A片以及其他的色情材料，有些內容實在很踐踏女性。可是，在我個人開發情慾的過程中，我能使用什麼情慾材料呢？

絕大部分的色情材料是男人為男人的情慾滿足而拍攝的，當然會反映我們這個父權社會的權力關係。現在，女人也慢慢開始發展攝影的專業技術，同時也開始有女人累積了足夠的資本拍片，女人觀點也成了藝術界的主流力量，正是發展女人情慾材料的有利時機。事實上，先進國家也早已開始了這種材料的製作。

可是，在這些新的、以女人為主體的情慾材料尚未成熟、尚未普及的時刻，男人主導的色情材料雖然在一方面是性壓抑的形式之一，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有對抗性壓抑，不讓情慾完全被壓入檯面之下的歷史任務。只不過，在你使用現有色情材料時，最好有點心理準備和認識。

我們的男人和女人是在現有的文化中孕育出來的，有些根深柢固的觀念和習慣是不容易拋棄的，特別是那些在日常生活層面或無意識的情慾層面中存在的模式。你可以想想，在一個男強女弱，女人必須靠身體交換飯票才能有社會身分的文化環境中，女人的身體有價碼，不易被男人看見，那麼，男人的情慾快感通常會建立在窺視觀看等等『白賺』的活動和情節

之上，也會幻想自己能姦到那些平日絕不假以顏色的高傲女性。這正是父權社會的男性情慾管道，也反映在 A 片的情慾模式中。

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有些男人逐漸改變立場，為女性權益而戰，也就是說，他們在理智上意識到父權體制對女性（及男性）的壓抑，也在情感上支持女性要求平等、追求解放的各種努力，但是在情慾的慣常結構上有可能還會固著在踐踏女性的故事模式中，他們有可能要在窺視或強姦的情節中才能達成快感。

這種最深層最基本的快感模式就像咬指甲、吃手指、以固定的公式來手淫一般，明明你在理智上知道不太適當，應該找尋別的方式，但是那種最初得到快感的模式卻根深柢固的左右你的情慾，因為它太習慣、太容易、太不費力就可以達成快感。要是換個新的公式、新的活動方式，恐怕需要好久好久才能建立同樣的效率。

因此在觀看現有色情材料時，你可能要特別有一份自覺，要特別提醒自己這只是可能性中的一部分，而不要讓它主宰你個人情慾的流動和發展。

最重要的是，你應該多有幾個性伴侶。

先別驚訝，讓我解釋。一般人的情慾發動會因為對象愈來愈熟悉而緩下來，但是對不熟悉的陌生身體，人自然會因為新奇和刺激而生出較強烈的情慾。就好像你和男友第一次親吻就可能已經覺得下體腫脹濕潤，但是見面親熱多次以後，親吻的刺激強度就不會那麼大。這

也是為什麼人家說，兩人一旦開始肉體接觸就會愈來愈需要更親密更深入的性探索，只有向前，沒有退後。更明白的說，每一次你都會需要更大的刺激才會覺得滿足。

講到這裡，你可能也開始明白為什麼熟識的身體之間會慾望遞減。照前面所說，這次摸手，下次擁抱，再下次親吻，再下次……直到你們做愛做成例行公事，再也無法在彼此身上開發出強大的性刺激，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很難逆轉的趨勢。

回到我說的多找幾個性伴侶。如果你只有少數情慾材料，你的快感模式會很有限，如果你只有一個固定的性伴侶，你的情慾波動遲早也會因熟悉而降溫，甚至平息。這兩種情況由於可能性太侷限，故而也無法產生新的情慾模式來對抗既有色情材料建立的情慾框架。唯有靠著陌生的、充滿未知的新身體，以及他們獨特的性癖好與情慾風格，你才可能激發新的情慾強度和模式，在探索新的刺激中沖淡你對既有色情模式的依賴。

事實上，人在無意識中也隱約感受到新身體所散發的強大刺激，也就是它強大的吸引力。如果你能有多幾個性伴侶，而且繼續更換，你的情慾便比較不會枯萎凋零。

另外，你可能還得高度自覺的意識到，情慾模式應該是多樣的，以便反映出多樣的權力關係。今天他在故事中是主導者，明天的故事中就換你誘惑他，後天兩人一齊玩性倒錯或者性『變態』，等等依此類推。在情慾關係——這個被兩性不平等關係充分滲透的關係——中如果權力位置可以鬆動顛倒，那麼你們在心理上也會比較容易接受在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顛倒或

鬆動。

基本上來說，情慾故事是拿來玩的，角色扮演是助興的。如果你們之中有一方覺得吃了虧，不爽，那麼，你們最好坐下來好好談談，調整調整。

他不願意調整？不願意談？拉倒。別忘了你還有別的性伴侶，還可以繼續開發別的伴侶，千萬別吃了狗屎還吞下去。

講到這裡，你大概也領悟到了一點：如果人不要太委屈自己，不太壓抑自己，那麼這個社會的人際關係模式，特別是感情的、性的人際關係模式，就不能太死板、太僵化。天長地久的憧憬和白首到老的桎梏正是害得許多人往肚子裡吞狗屎的元兇。

現有色情材料可以看，但是它們只是跳板，情慾關係以及性關係最終還是要靠自己的創意和想像力。坊間有不少情趣商品，它們有其一定的刺激功能，但是，如果你迷信它們可以取代你自己的活力和主動，那你就大錯了。情慾關係的健康與否和你們兩人能否自在自得直接關聯，其他的裝飾和助興花招都是短暫的。重要的還是你好不好『玩』。

● 誰得誰失

女人如果開發情慾，在我們目前的社會條件之下，不是太讓男人佔便宜了嗎？

我聽不太懂為什麼這是男人佔便宜，除非——除非你還是用賺賠的邏輯來看男女之間的

關係。

有人以為女人若開發情慾，那麼男人就不用付上任何代價（愛情、婚約、金錢）來交換，太佔便宜了。你以為男人真的歡迎這種發展嗎？

你錯了。男人大部分不歡迎這個發展。過去，女人還會因為想拉住一個男人的心而獻上她的身體，女人會因為她是必須履行夫妻義務的妻子而任丈夫蹂躪自己的身體，女人會為了要換一紙婚約而壓抑情慾保持純真，女人會為了要維持處女之身而自我設限不闖蕩社會，女人會因為缺乏情慾經驗而看不出男人做愛時的自私和不體貼，女人會因為不好意思而不向男人提出要求滿足——但是，現在當女性開始發達她的情慾，追求各種性經驗之後，男人發覺女人不那麼好哄好騙了，男人發現他得學習花點工夫配合女人的情慾要求，男人發現他得提出一些真刀實槍的真功夫才能匹配女人的實力，男人發現他再也不能用處女膜來恐嚇女人守貞了。

事實上，當女人追求情慾解放時，許多男人不但沒有佔便宜的愉快心理，反而展現出無比的焦慮。

我勸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男人身上，女人的情慾壓抑了那麼久，自主能力遭受了多大的限制和殘害，你先自強吧！讓男人去擔心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過去可從沒擔心過你的壓抑呢！

不過，我也很高興的告訴你，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為此焦慮。面對情慾自主、獨立自信的女人，有一些（異性戀）男人會大大舒一口氣，滿心輕鬆的迎接新世界。他們是男人中的所謂『弱勢者』，他們之中有些比較柔弱，有些優柔寡斷，有些一直沒能成功的彰顯男性氣魄，有些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對男人的活動產生興趣，有些就是崇拜強有力的女中豪傑。過去他們被迫擺出男人樣子的時候就常常遭受挫折，在陽剛的男人群中被人欺侮嘲笑，他們也煩惱自己這種柔弱的形象會吸引不到女孩的注意力，無法折服心儀的女性。但是，現在可好了，他們不再需要強迫自己擺出陽剛的形象，而可以自在的與自己喜歡的女人平等共處，不必擔心『罩不住』這種事情。反正，真正的新女性選擇情慾伴侶的時候也不再找尋那種可以征服自己的人，再加上柔弱的男人比較可能建立平等的關係，對豪爽女人而言，這些男人反而是極有優點的了。

反正，女人若能建立自主，總是對她自己有好處的。你想想，過去女人為了不讓男人佔便宜，付上了多少慘痛的代價，到頭來，那個男賺女賠的架構還是好端端的站著，還是繼續壓抑女人的發展和茁壯。現在，讓我們換個策略吧！讓我們不用賺賠邏輯，讓我們以自主和自信為最高指標吧！

●四十狼虎

當慾望發燒時，另一半礙於生理條件還不來電，怎麼辦？是否會令他冇壓力？

他的壓力不是來自於你有慾望，而是來自我們社會施加在男人身上的要求，因為我們的社會認為一個男人要是生理上沒有男性雄風就不算男性。

不過，我倒覺得他生理上能不能配合並不重要（有的時候人是會沒胃口的），你有沒有本事主動追求快感才是關鍵。而他是不是尊重你的需要和感受，就要看他是不是能在此不協調的情況之下仍然努力幫助你追求你的滿足。

有許多快感經驗是不一定要男人的生理狀況來配合的。比方說，他可以輕柔的撫遍你的全身，緩慢的刺激你全身的肌膚，他可以在你耳邊輕聲細語，親吻你的身體，然後替你手淫及口交，這些做法都會很爽。

當然這裡的先決條件是這個男人願意配合，而這是個你必須爭取的平等權力。多少時候你的生理狀況也不太理想，身體勞累或心情鬱悶時候，如果另一半有生理需要，你雖然無意，不也配合他了嗎？你的身體可以借給他用，那麼，為什麼他的身體，他的手口，不能給你用呢？說真的，男人遇到太太不能滿足他或者不孕等等情況之下，常常理直氣壯的找『野女人』發洩，那麼，太太得不到滿足的時候，真正體貼太太的男人又應該如何呢？

我們的文化中長久以來傳說女人四十是性慾最強的時候，好像四十歲以後的女人有滿足不了的慾望，許多中年女人也因此常常感覺不好意思要求滿足，不好意思追求快感，我倒認為這個四十狼虎的現象是我們文化壓抑情慾發展而產生的結果。

我們的文化一向對女人的情慾過度壓抑，過度昇華，把性和婚姻連在一起，認為婚後的性生活才是理直氣壯的，因此在這個晚婚的時代中，許多女人的身體和情慾也延遲到二十幾三十才得到開展。

我說過，情慾是需要經驗需要實驗更需要多方思考檢討，才能累積出力量和掌握身體。如果女人二十幾三六才開始探索情慾滿足的管道，我們可以理解：第一，她要花好多精力和心理建設來克服已經在身上的多年的性壓抑，第二，她在這個由婚姻而來的單一的性對象身上只能得到有限的經驗和實驗，第三，在年歲、社會位置、生活歷練逐漸累積，日漸強大之時，她的自主能力也稍有積累，再加上反正已經沒什麼可以失去的，她對自己的情慾需求也比較敢於表達。於是年到四十，有了十幾年的磨練之後，女人的自信自主才在情慾的事上有所表達。

可是，中年女人要求一點點情慾自主的時候，她的另一半，那個中年的男人，在面對她的要求時卻已因為熟悉而東風無力。明白事理的男人會有點慚愧而主動幫助配合女人，一向習慣以征服者的強悍形象面對女伴的男人則想出『四十狼虎』之說，希望女人會自己覺得羞

愧而壓抑情慾，免得顯出男人無能。

以此看來，四十狼虎並非什麼客觀的生理現象，而是社會文化壓抑女人情慾的結果（以及藉口）。要是女人從小就開發身體，拓展情慾，你想想：她豈不是可以『十七狼虎』、『二十狼虎』？她豈不是很早就可以自在的面對自己，開闊的培養能力和氣魄，而不必羞羞怯怯的等待被開發？她也更不需要等到四十歲才在滿腔閨怨中『狼虎』了。

你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向伴侶提建議？沒關係，那你就只有等待我們打開更大更開放的言論空間，創造更活潑更爽快的性觀念了。或許到那時候，你的伴侶才會不再介意，你才有膽提議。當然，到那時候，你能享受情慾的歲月就更少了。

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來開創一個更自在更自由的情慾環境吧！

●強暴

有些小說和電影描繪女人即使被強暴，有時也會有點爽，說不定以後還會喜歡在被強暴的情境中做愛才得到高潮。這是真的嗎？

真的強暴和假想的強暴是兩碼子事。這就好像走入真的鬼屋和在遊樂場明知是假的鬼屋是兩碼子事一樣。

要是我們做個意見調查，問女人最怕什麼，百分之九十的人會說怕被強暴，而且是真的

怕。你想想，在女人的理解裡，還有什麼事比被強暴更令人怵目驚心？電影電視中常常出現的強暴場面都以極其刺激暴力的方式呈現，報章雜誌上不乏姦殺的細節報導，父母更是對女兒靖蛙諄教誨，要她小心行走，提高警覺。因此，女人早就對被強暴生出極大的恐懼，在這種情緒貫注的狀況之下，如果真的發生強暴，沒有一個女人會在極端的恐懼和憤怒中，在個人意願被漠視踐踏中，還能感受到什麼愉悅。那些以為強暴會使女人爽的人應該自己被男人強暴一下試試看他自己會不會爽。

真正的強暴不考慮女人的意願，一心強迫女人屈服，這是強暴之所以令女人憤怒的主要原因，可是在女人的生命中不乏另外一些有強暴性質的性經驗。比如說，有些女人的丈夫會不管太太的感受如何，不理太太的體力狀況，不考慮太太愉快與否，只要求太太履行『夫妻的義務』；更多的丈夫會任憑己意用太太的身體來完成自己的慾求，事成後翻身睡去，留下睜著眼睛、有口難抗議的太太。在這些狀況中的女人（數目非常多），事實上都已承受了另一種形式的強暴，因為她們的意願和需求並未被對方尊重及配合，這些性經驗和一般所謂強暴只有一線之隔，只是無形的暴力與赤裸的暴力之差。

依著同樣的邏輯，男友對女友身體的掠奪和使用，若是沒有讓女友在經驗中得到肯定和滿足，也只是掛著愛情的羊頭，遂行強暴之事實。

換句話說，只為了愛情或婚姻關係而承受對方的性索求，但是自己沒有愉悅，沒有滿足，

沒有爽，在某個意義上來說都是被強暴。你不拼死抗拒並不表示這就不算強暴，在刀尖下的女人不都是這種狀況？

不過，我得說清楚點。你和伴侶的性活動如果總是像這樣形成強暴的局面，女人要負至少一半的責任。你為什麼只是被動的那一方呢？你為什麼只戀慕『獻身』的神聖光環，而不肯積極主動的把自己搞得既騷且浪以便在過程中投入情慾？你為什麼總是壓抑自己滿足他人呢？

答案是：你在這個壓抑性的社會文化中受害太深，以至於從未建立過主動性，從未發展或開拓過自己的情慾，你只知道愛他就給他，嫁他就讓他用。

對這種性壓抑過度，從未開展情慾的女人而言，每一次做愛都是強暴。因為，她個人的意願、個人的情慾需求從未得到伸展。

讓我再回過頭來說假想的、扮演的強暴。如果性活動的雙方喜歡玩各式各樣的角色扮演，願意嘗試各種情慾故事情節，那麼，他們玩假的強暴遊戲當然有可能製造快感，因為，兩人的共識是：這是假的，這是演戲，是安全而無威脅的。也只有在這個基本的平等互信之下，強暴式的角色扮演才可能幫助冷感的女人藉外力來克服己身的性壓抑因而得到一些些快感。但是，女人同時絕對應該開拓其他非強暴式的快感。

總而言之，我們反對漠視女人意願及感受的各式強暴。女人的性解放正是要讓女人從各

種非法的以及制度化的強暴情境中解放出來。

●色情氾濫

我們這個社會是個色情氾濫的社會，如果打破處女情結，大家的性態度更加開放，會不會造成色情更加氾濫？

這個問題的邏輯完全搞反了。色情氾濫是處女情結的一個層面，打破處女情結正可以切斷色情氾濫的根源。

許多女人抱持處女情結，守身如玉，最主要是希望等待一個『值得』自己獻身的對象，單就這『值得』二字，我們便可看出其中的交易心態。換句話說，女人想表現得很純淨、很年輕易許身，主要是希望換得一張比較優秀的長期飯票。這個交易的模式就是婚姻的本質。

在這個終究要交易的模式之下，一旦經濟局勢不妙，弱勢的女人沒有其他門路可想之時。我們社會長久以來堅持的處女情結和交換心態，很自然的便鼓勵女人用身體來換短期飯票。

因此，色情行業事實上是處女情結的交易模式之下氾濫的。

另外，處女情結對女人身體的清純過度關注，使女人過度看重自己的『處女狀態』，只要被男人侵犯或在未交易之下與男人發生性關係，立刻會感覺羞慚自棄，覺得自己已是殘花敗柳，沒什麼可指望的，也無顏再與他人談交易，因而自棄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見處女情結作

崇之下常常迫使女人投入色情行業，許多老鴿使用強姦或輪暴來迫使新入行的女人就範。

正是因為性和身體可以當成交易的籌碼，因此一旦有需要『短線交易』或者受到外力壓迫，女人才會在色情市場中出現，她的性與身體也因此成為一個與自己隔絕的、充滿無趣和羞慚的經驗。

性和身體在一個性態度開放的社會中可以因為不再羞恥、不再禁忌而成為一個愉悅的經驗，而在經驗的積累中，性和身體會發展成為個人自信和自尊的來源。

你喜歡自己的身體、接受自己的身體，就有尊重它的可能。如果一味的羞恥厭惡自己的身體，怎麼可能對它產生尊重？

其實，在性壓抑的社會中講『尊重身體』，只是要人禁慾，要人不碰身體，要人不開發身體的感覺，不探索身體的愉悅，只是另一種對情慾的壓抑而已。

一旦性擺脫了交易模式，擺脫了羞恥和罪惡感，一旦性和身體是一個人自信和自尊的來源，她怎會任意的拿去賣？

色情的氾濫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夠開放，沒有提供女性發展獨立能力的經濟管道，更是因為我們不容許女人在肯定性和身體的同時不帶一絲羞慚。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之下，女人的處女情結以女性力量的薄弱和心境的脆弱為主要表現，而色情事業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蓬勃發展。

因此，要消除色情事業，你應該先消除處女情結啊！你不要指望用道德良心來說服色情事業主或色情消費者，你要做的應該是推動情慾更自由更公開更不帶交易色彩的流動，以便在自然的情慾活動中打消色情事業的必要存在。不是嗎？

● 愛情與性

為什麼談性解放，談打破處女情結，都不太談到愛情的層面，難道我們可以談愛情而直接進入性嗎？

這個問題其實和『婚前性行為』的問題同出一轍，都是要求性必須和某個有比較長久穩固基礎的社會關係連在一起，以便把性、把情慾的流動放入某些可以約束、可以侷限的軌道中。

當我們一想到性，就『自然』先想到婚姻，想到愛情，這顯示我們已經內化了一些阻礙或延遲或扭曲情慾自然流動的因素，因為，對婚姻和愛情的『考量』（如：他結婚了沒有？會不會娶我？要不要等結婚以後再做愛？他是不是真的愛我，還是只愛我的身體？我給了他是不是就會失去他？……）並不增強或提升這個情慾的流動。相反的，婚姻和愛情都有性壓抑的功效，使得情慾的自在流動受阻，使得情慾的對象單一化，使得情慾侷限在某一種人際關係之內才可行，這和情慾多元多樣的品質提升發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有人或許會說：可是，愛情可以幫助兩個彼此相愛的人提升情慾的品質啊！

我完全同意，對有些人而言，彼此的好感和愛戀情緒是情慾的重要潤滑劑和營養劑。我比較擔心的是：很多人腦中的愛情不是我說的那種提升強化情慾的迷戀，而是一種要求承諾，蓄意綑綁，以身換心式的交易宅給我愛情（承諾），我才給你性』）。

讓我換個角度，由歷史的進展來看愛情和性的關聯。

把愛情當成兩人關係的最重要成分、最高的境界，這其實是一個近代才發展出來的看法，而要求愛情先行，性愛在後，更是近代的性壓抑手法。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裡，沒有愛情的性是常態，因為當時人的性對象（也就是婚姻對象）必須由父母挑選，而且對當事者來說是陌生人才可以，要是哪個女人在事前見過這個性對象，就表示這個女人家教不嚴，自持不謹，是會遭人恥笑的。

在當時的主流道德之下，如果子女同父母要求：『我不要和這個不認識的人發生性關係，我要自己挑選性對象，我要先戀愛才和愛人有性關係』，這就是鬧家庭革命，是會令父母傷心動怒，被周圍的人大罵不孝的。

當年我們的社會認為先戀愛是件不道德的事，現在卻已視為主流道德規範，而且反過來視當年的道德主流為不道德。可見所謂道德不道德是個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東西。

在這個歷史的認知之下，打破處女情結，將性從婚姻和愛情的案臼中釋放出來，就是建

立一個新的、有歷史視野的、多元的新道德秩序。如果過去的性道德是由男性的利益來主導，是以保障傳宗接代的血統確切為目標，因而漠視女性的主體和發展，那麼，追求性自主和性解放的多元新道德秩序，就是一個不壓抑女性、不扭曲情慾、讓每個人都充分發展自我的新多元社會。

或許這個聽來很大很抽象的說法碰觸不到你的切身焦慮。你還想問：沒有愛情的性，品質如何？

有人說，兩人有愛情時做愛比較愉悅比較爽，但是即使你的性愉悅不能沒有愛情先行，你也不能規定別人都非得如此不可。事實上，許多人的經驗都可以證明，和不相識或初相識的人做愛比較沒有顧忌，沒有禁忌，不必擔心形象得失，反而做得自在，感覺很棒，而且還因為陌生新鮮而特別感覺興奮。對她們而言，無愛之性一點也不減損其爽度。

或許你還想問：做完了愛就這樣走開嗎？難道不會留下什麼？

我想你大概還是把做愛看得很嚴重，還是覺得做完之後兩人應該有點什麼刻骨銘心之類的事。不錯，有的人會因為做得很爽而想有下一次，甚至在爽中發展出某種比較長遠的關係；但也有只想做這麼一次，經驗一個不一樣的人，多一點快樂的經驗，延展一下自己的情慾範疇，證實一下自己的魅力，這都是有可能的。你又何必自我先設定結果呢？看情況自然發展吧！

我常常覺得不實際或者過分嚴謹的要求和期望是殘害我們心靈的主要殺手。你想，如果我們不抱著患得患失的心情進入交往關係，如果我們自得自在地經驗各種情慾感受，我們就不必投注那麼大的心理能量來自保自抑；相反的，我們可以藉這些經驗來把心理能量轉化成實際的自信和力量，用建立在經驗上的知識來奠定自己獨立運作的根基。

所以，別先設定情慾經驗一定要有愛情先行或同行，在這個忙碌疏離的社會裡，能找到情慾經驗的機會已屬不易，好好把握吧！

●青少年的性

如果開發身體，拓展情慾應該及早開始，以免羞愧與恐懼變成青少年對待自己的身體和情慾的態度。我想問的是：青少年合適開始體驗這些事嗎？他們會不會太年輕了？

自有人類以來，性活動就是由青春開始蓬勃發展的。以中國為例，所謂二八佳人就是十六歲，如果尚未婚嫁就會被視為相當晚婚。民國初年開始，將勞動自家庭中脫離出來的工業革命要求工人多為工業專心賣命幾年，因此漸漸產生晚婚的主張，後來一九三〇年代初民法設定女人要十六歲才能結婚也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中形成的。

因此，十八、九歲以後才開始有性活動和性經驗是少數文化才有的現象，而且是晚近才形成的。以此可見，青少年的性並不是什麼殘害身心的事，人類已經這樣做了幾千年。一九

五〇、六〇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及心理學家都流行一個看法（未必完全無誤），就是認為青少年的性生活有助於解除青少年的焦慮和反叛性等等。總之，青少年的性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或者不好。

既然如此，社會的責任（即父母、家庭、國家的責任）不是去壓抑或禁止青少年的性，不是恐嚇懲罰青少年的性，這些做法只會使青少年發展出自恨自棄或侵略仇視的矛盾情結。

社會的責任是主動積極的創造開放、愉悅、自在的環境，使青少年的性更安全，更爽快，更有利於青少年的人格發展與成長，更有功於兩性的平等尊重，更促進青少年的快樂與健康。

很不幸的，在這方面我們只看到一些官僚管理的方法，以恐嚇、高壓、威脅等等方式來禁止青少年探索性事。成人無力幫助青少年，鼓勵青少年，就只好用便於管理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方式向青少年大吼：不准！或者懷柔的告訴青少年：你們年紀還太小，大了再說。

相對於這些壓抑的、恐嚇的說法，我們得做點建設性的事。我們要鼓勵青少年學習發展情慾，肯定自我；要輕鬆愉快的帶領他們學習避孕及保護自己；要負責讓他們自小就活在兩性平等的環境裡以免日後還要費力解毒——這些都是我們社會及教育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公開的、有建設性的、正面的來談性，而且設立非權威的、非傳統的、充滿情慾和愉悅的公共論壇來幫助青少年們像學電動玩具或者上電腦網路一般自然

的、開放的來討論有關性的事情。

性活動的頻繁和多樣不算是什麼性解放。能夠無愧無懼的思考、經驗、討論性事才是性解放。

有人或許擔心青少年性知識不足，貿然涉足性事會很危險。老實說，過街也很危險，操作電器也很危險，但是我們卻耐心的、持續的教導青少年，示範給他們看，講解給他們聽，直到他們學會，所以說，在性上面成年人也應該提供同等的關注和努力。還有，我們這個社會壓抑很深，性知識不足或根本缺乏的人簡直太多了，奇怪的是大家的憂心只在青少年身上，而不擔心那些沒性知識的夫妻做愛會有危險。顯然我們關心的不是一個人有沒有性知識，而是他有沒有在婚姻的架構內進行性愛。

對某一類人而言，性是極端危險的，她們不是我們的青少年，而是我們的家庭主婦們。醫學專家們告訴她們只要性伴侶固定就比較安全，她們也從未想過要丈夫戴保險套，結果數據顯示，許多妻子由丈夫那裡得來各種傳染性疾病。但是醫學專家們還是把注意力放在壓抑青少年的情慾上，可見專家們的發言經常是出於道德規範的義憤，而非專業學術的關懷。

個人對自身情慾的態度往往構成他的人格基本結構。如果我們希望養出開朗活潑、靈活創意、自主獨立的下一代，且讓我們為他們開闢一個沒有底線限制，只有開明接納的言論空間和榜樣吧！

●我要性高潮

有些醫學專家說男人有各種各樣的生理困難及心理焦慮，因此會無法讓他們的女人達到爽的境界。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對我這個想開發情慾，追求愉悅的女人而言，該如何創造高潮呢？

我在第八章中，已經解釋過，做為文化——心理——社會現象的『性』和醫學並沒有很大的關聯。我們的生理感覺是在文化——心理——社會的過程中才形成羞恥、痛苦，或愉悅、『爽』的經驗，兩個人可能擁有在醫學上或生理功能上看來是完全相同的器官，並且經歷相同的性交過程，而卻有完全相反的性感受。接著我也指出以醫學為主的性教育及性資訊之害處。現在，我要趁這個機會向妳證明某些號稱『性專家』的男醫學權威其實真的不懂『性』的文化——心理——社會層面。

例如，在一九九四年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中，我提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後，鄭丞傑醫師在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六日十七版）說男性無法使女性達到性高潮是不能，非不為也，而另一位醫師江漢聲也附和這種說法，並說對性高潮的態度應該是『不忤、不求，而女性的性高潮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十七版）

醫學專家在此把『男性無法使女性達到性高潮是先天不能，而非有心不為』這個錯誤觀

念宣告為科學事實(待會兒我們就可看到這個觀念為何錯誤)，其目的就是要為男性『脫罪』，而要女人忍耐包容，不要強求或抱怨。

醫學專家(像謝瀛華和江漢聲)竟然還恐嚇女人，說她們要是主動要求性高潮，男人便會陽痿，言下之意是：男人如果陽痿，那是女人的錯。

如果陽痿之說是真的(但我深深懷疑)，那麼我們更應該檢討我們這惡質的情慾文化。是什麼樣病態的情慾心理使得男人的快感必須建立在女性的自我壓抑上，一旦女人不再壓抑，男人便不能玩了？是什麼樣的男性心理結構使得他們脆弱焦慮，在情慾活動中一旦被搶去了主動權，就只有用消極抗拒來面對主動的女人？

從這個現象來看，我們的情慾文化是被性別壓迫完全滲透了。正因為情慾文化一向便預設了一個男女沒有平等權力的世界，所以，我們對這個不平權世界的改造也必須包括對情慾文化的改造。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的分析專家所列舉的男性性功能障礙——如有慾而陰莖無法動彈、舉而不堅、堅而不久、早洩或射精疼痛，以及俗稱『腎虧症候群』的神經質症狀等等——我們會發現這些障礙只表示男人身上的一個器官出了問題。可是，在我們這個貧瘠窄化的情慾文化中，專家和男人們立刻認為，那個器官是情慾活動的關鍵，而它出了問題便意味著男人沒用了，男人無法在情慾活動中繼續玩了。

可是，專家們這些說法是建立在一個極大的假設上——他們還死守著那個高舉男性性器官的立場，以為男人的陽具是女人快感的唯一關鍵。

這種陽具崇拜正是男權主義的象徵。女人的情慾怎會依存於男人的性器官上呢？在沒有接觸陽具之前，女人早已藉由各種方式、各種器具、各種性幻想而爽過無數次了。陽具出現與否或表現如何根本不是女人能否達到性高潮的關鍵。

女人如果要爽，和男人相關的唯一先決條件是有沒有一個讓她心理輕鬆、情慾波動、愛戀充足、全心投入的整體環境，這裡的關鍵是男伴如何對待她，而不是男伴的陽具行不行。即使男伴有某種性功能障礙，如早泄、不堅、不舉等等，但是，只要男伴有手、或有腳、或有鼻、或有唇、或有舌，或有講情慾故事的能力，只要男伴身上還有可以動的部位，而他又耐性，甘心的、體貼的為女伴服務，那麼，只要有充分的營造和努力，女伴一樣可以達到高潮。情慾的領域是遠遠超過生殖器官的。

諷刺的是，醫學專家（多半是男人）專注於陽具之上的注意力更強化了男性的性焦慮，窄化他們的情慾想像。這也就是說，讓男人陽痿的不是女人的情慾發展，而是我們這個崇拜陽具的父權文化，女人的情慾開拓只不過凸顯了男人的情慾和身體原本在父權文化中已經形成的僵化而已。

性功能障礙只是在某些程度上使男人喪失對陽具的操控，並不會使男人連體貼的柔情、

持續且仔細的愛撫都做不出來。而只要男人肯用心用力，肯耐心營造，再性功能障礙的男人也能幫女人創造性高潮的條件。所以男人不幫助女人達到性高潮並非『不能』，而是『不為』也。而醫學專家的專業語言只是要為這種壞男人脫罪。

當然，如果你的男人不屑與妳合作，只想敷衍了事，不願為妳服務，根本不承認妳和他同等擁有情慾人權，那麼，顯然他於妳而言是個壓抑的力量而非平等尊重、鼓勵肯定的力量。這麼一來，想追求情慾，渴望愉悅的妳就得做個抉擇了。

你可以忍氣吞聲，繼續忍受他的不平等待遇。不過，在情慾的事上不肯用心的男人多半在其他與妳的權益相關的事上也不會太讓步，而且，情慾的長久不得滿足，再加上歷史與社會的進展會使得情慾人權益加凸顯，這就是說，妳會愈來愈不滿，愈來愈覺得怨忿，這些發展恐怕都會使你的日子不好過。

或者你可以考慮找別的情慾伴侶。先別皺眉！要是你有不孕症或者不願性交，你的伴侶不也口頭上說他不介意，但是久而久之就要求你尊重他的傳宗接代使命，容許他另找伴侶或者同時擁有別的女人嗎？你在情慾人權上的神聖使命也是有同樣的重要性。我說過，他不合作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既然他不肯，與其壓抑自我一生，還不如說清楚後也要求換人或同時擁有別個伴侶。

女人必須要讓男人知道她的需要和她的沮喪，如果男人知道了即仍不謀求改善，那麼他

就是自私自利，他給你帶來的不快會影響到你的一生，甚至你的孩子。哪個孩子能在不快樂的父母身邊快樂成長呢？

我要性高潮，我要發展情慾，這是女人的基本人權，是女人向全體男人提出的性自主宣言。男人根本無法『給』我們高潮，高潮是女人自發自願的營造出來的，男人所做的只是合作構築那個平等自在的氣氛而已。因此，任何生理心理的託詞都只是想遮掩那個男人的不肯不願，都是男人的懶惰和不屑的遮羞布。

男人或許會說，難道性高潮只是男人的責任嗎？女人不也應該負點責任嗎？

一點也不錯，做愛是兩人的事，高潮是兩人的合作投入。女人要求男人的是以上所說的耐心與用心，女人對自己的要求則是掙脫壓抑，發展情慾，以便真正在身體的愉悅中得力，女人要負的責任大著呢！我擔心的是，當她真的開始『負責』，開始營造愉悅，自在的展現她的情慾，興奮的嘗試並實驗時，甚至只是爽朗的肯定『我要性高潮』的口號時，恐怕我們的社會還會打壓她們呢！

● 再見婚姻

如果性解放了，情慾自在流動了，這對婚姻制度的衝擊是什麼？

要談婚姻制度的未來，可以由以下幾件事談起。

第一，婚姻不等於家庭，婚姻制度的消滅因此並不表示家庭就不存在了。事實上，我們周圍已有無數家庭是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運作的，像同居者形成的家庭、某些宗教信徒的公社式家庭、愈來愈普遍的單親家庭、同性戀者結合而成的家庭、想養（不一定生）個孩子但不想要伴侶的人所建立的家庭、獨身主義者的單人家等等。可見家庭並不是依賴著婚姻才存在的；事實上，目前我們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只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手段，以便特別保障並優待某一種家庭形式而已。

第二，婚姻也不等於愛情。有婚姻制度，並不保障夫妻之間有愛情；沒婚姻制度，也不表示人就不再愛別人或不再想和某（些）人共居了。有些人一聽到婚姻制度（一夫一妻）未來不再是男女關係的主流及正統模式，就害怕會失去所愛或所依賴的那個人，這正反映了他一買是靠著外在的立法力量來鞏固信心的，唯有靠著婚姻制度繼續存在，才能遮掩他脆弱的安全感與那脆弱的男女關係；但是，這個婚姻制度的繼續存在也意味著有些人會被迫為年輕時所做的決定綑綁一生。至於那些真正相愛相知的人，有沒有婚姻制度存在，他們都會相愛相知的。

第三，有人一聽說婚姻制度解體就擔心會天下大亂。他們沒想到的是，一個歷史久遠的社會制度在歷史情境變遷的過程中日漸崩潰，這是一個漸進的漫長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成員當然會做出一系列的相應調整，法律上也會有對應的修改。自民國以來，我們不

也逐漸接受了自由戀愛、分居、離婚、再婚、同居等等新的社會活動嗎？如果說我們的社會已經發展出高度的人口流動性，我們的生活世界已經經歷過無數革命性的改變，我們又怎能期望人際關係還停留在雞犬相聞的古早模式中呢？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來便是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它的消退並不意味著人不再有穩定深刻的情感關係，相反的，它顯示我們不必再自限於某一種需要法律來強制的關係，我們可以因應個別的需求和情境，建立起我們自己認為最喜歡的關係模式，在你情我願的平等前提下發展這些關係。

對於某些害怕婚姻的終結會奪走她『終身幸福』的女性來說，倒也不必過慮，還是會有一些怕和女人平等共居的大男人會要她的；只不過，他們之間的男女關係可就只有維持目前這種『男爽女怨』、『男主導女從屬』、『男強女弱』的模式了。畢竟，想要依賴他人，就只得拿自己的自主性去交換了。

●技巧迷思

坊間有很多性技巧的書籍，有的教男人如何發動女人的情慾，有的教女人如何達到高潮迭起：有的教夫妻如何營造閨房之樂。這些書籍很具體的示範我們應該如何一步步進行性活動，這樣不就已經達成情慾滿足了嗎？為什麼一定要講什麼性解放的大道理呢？

相信只要學會各種技巧就會做愛，就會營造快感的人是完全不懂情慾的人——糟糕！好像我們社會中的大部分男人都是這種人啲！

在本書的各章中我已明白點出，要爽，要愉悅，絕不是什麼個人學會什麼小技巧就能達成。爽和愉悅不是性技巧的問題；是社會文化的問題，是兩性關係的問題。

而且，我在前面也說過，每個人的快感模式有其獨特性，書上公式型的技巧不可能符合每個人的需求，就算要發展性技巧，也應該是由個人的多樣經驗中積累研究而發展出具有個人風格的多樣玩法。不過如果一個文化要求它的女人們壓抑自我的情慾。教導女人厭惡他人的情慾流動，還容許各種性騷擾和性暴力恐嚇女人，我可看不出幾個小小的技巧如何消除這些心理包袱。

事實上，依我看來，我們的整體文化，特別是情慾文化，如果沒有什麼突破的、革命的改變，我們的女人還是會一生鬱悶哀怨，我們的男人還是會焦慮恐懼，而我們的兩性關係仍

然會是猜忌仇恨混雜著不切實際的夢想憧憬。

你想，兩個從未在平等關係中練習互動的人，從未脫離過交易心態的焦慮的人，從未以正面的語言討論情慾感受的人，從未開發自己的身體或無愧無懼地享受情慾的人——我們期望他們躺在一塊兒，點一個蠟燭，穿件性感睡衣，摸摸這兒，親親那兒，然後就爽了，而且這個爽還成為他們自信自得的泉源，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在一個壓抑創意，要求標準答案的文化裡面，即使你提供幾百個幾千個性技巧的建議，人的身體還是僵硬的，他的情慾還是單薄的，因為——它們早已被壓抑扼殺，被消極荒蕪。

可是，長久被壓抑的軀體還是求『之』若渴，各種性學報告、技巧手冊、實戰圖解還是急切的被抱回房中。長久被僵化的腦筋還是按部就班，切切實實的照著指示辦事。既不輕鬆，也不愉快，更不『玩』。這些技巧縱使偶爾瞎貓碰著死老鼠，所產生的愉悅也無力營造出什麼正面積極的心理效果，因為——整個環境仍是壓抑的。

講到這裡，你應該體會到為什麼我不鼓勵治標式的技巧派說法。更重要的是，性技巧根本不觸及性活動中的兩性權力關係，也不挑戰既有的情慾軌道。性技巧只是在現有的快感模式中撒點糖精。

這麼看來，推薦性技巧但是不贊同女性性解放的專家們的意識形態立場是鞏固父權體制、支持性壓抑的。他們企圖用輕巧的性技巧、性姿勢、性笑話來掩蓋性壓抑所造成的巨大

空虛。

而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追求的是（集體）人格的改造，（集體）情慾文化的建立，（集體）愉悅空間的開拓。只有這種開放多元的新文化和新社會可以使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不必再死鑽什麼小技巧，而能夠自在的享受情慾享受性。

〔第十章〕

誰怕女性情慾？

前面曾說過，很多人誤以為女性的情慾解放運動一經開展，必定會受到男人的歡迎，因為男人可以從中佔到很大的便宜。而我則指出持這種看法的人完全搞不懂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內涵。他們還是受制於我前面所說的兩性賺賠邏輯，以為女性要是情慾解放就是『白給』，就是沒有用身體換得愛情或婚姻，也就是讓男人『賺到了』。

而且，事實上，我個人在從事女性情慾解放論述的推動過程中，從未感受到太多男性熱烈歡迎這個運動。恰巧相反，我所收到的信件——正確來說是黑函，因為從無真正的地址或姓名——全部來自男性，而且信中言論清一色的充滿仇恨與輕蔑，不是慢罵就是用性恐嚇來叫陣。在匿名信之外，另外一些男性人士則採用耳語謠傳或公開但間接的嚴厲批評，對我個人的專業形象進行抹黑。

由於這些激烈的反應完全來自男性，言語中又帶著出奇強烈的憤怒與怨恨，我們不得不考量，到底女性情慾解放運動觸動了男人什麼深層的恐懼，以至於他們忍不住要跳出來加以制止。

在這一點上，我倒覺得，這些男人的激烈反應恰恰展現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深刻效應。因為，這個運動並非膚淺的性開放運動，相反的，在追求女性身體和情慾解放的同時，這個解放運動所發動的，是對滲透我們情慾邏輯的兩性不平等權力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挑戰。

讓我用黑函本身的內容來說明。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女性學學會在台大舉辦的『婦女講座』中，我以『女「性」解放』為題作了二十分鐘的談話，經次日的媒體以『打破處女情結』為標題報導之後，十天之內我就收到了許多黑函，以下這封明信片是其中之一。

親愛的春蕤副教授：

報上看到妳有關『打破處女觀念，發展性情趣』的高論，很合口味。但是立而言，不如躺而行，為了能進一步欣賞妳的『爽態美』，我們特別邀請妳到各地公開現場表演。此地有一群專精此道，能力很強的男士，定可讓妳爽個夠。妳既可開此項學術風騷之先，門票收入也全歸妳所有。希望妳能好好考慮。別忘了，來時帶著妳的女兒，如果妳有的話，我們一定能有滿意的侍候。

達琳吻上

用明信片當作黑函是個常見的做法，因為這種黑函把辱罵的文字公開在眾多經手的人前，發信者相信這才是真正嚴重的羞辱。而且，按照性壓抑的社會運作方式，發信者以為，只要在女人面前談性或者甚至把這女人包括在性言談之中，都足以使這女人感到奇恥大辱，重大虧損，因而畏懼退縮，緘默受辱。

有趣的是，黑函中牽涉到性恐嚇的寫法總是以誇耀男性的性能力為前提。這封明信片的作者便宣稱『有一群專精此道，能力很強的男士』，另一封明信片的作者則乾脆署名『中國強大砲手』，自認『一砲可解七年之癢』。

不管是輪姦的恐嚇也好，或是強大砲手的攻擊態勢，黑函作者們的心理基礎是男人單單憑著他的性器官或性器官的一個功能——性——便可以嚇壞女人，征服女人。換句話說，男人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能力都不如這性能力來得重要，因為其他能力上的表現充其量使女人仰慕，但是唯有性能力是能『嚇到』女人，甚至使女人恐懼因而自我收斂的力量。

從這個心理傾向來看，我們同時注意到兩件事。第一方面，我們的文化可真的壓抑得過度了。性原本是兩情相悅，攜手共造愉悅的互動經驗，卻主要被用來當作恐嚇、征服的具體手段，可見在我們的文化中，性及情慾多麼徹底的被敵意滲透，被兩性間不平等的權力滲透，以至於男人相信唯有在性能力上彰顯他的優勢，震懾住女人，才算是男性雄風。諷刺的是，正是這種過度誇大才產生焦慮和恐懼，造成這個男人不舉不堅或早洩。

第二方面，黑函作者處處想要肯定這個不平等權力的邏輯，想要向世人宣稱他有過人的性能力，但是這種強烈的衝動即只顯示他在性上面有嚴重的問題。如果他真的有過許多愉快的情慾經驗，進而累積了成熟迷人的性能力，那麼，他也應該已經從自己眾多的女伴那邊獲得了認定和讚賞。這種愉悅的經驗和具體的成就感應該會使他更愛女人，更有自信的、愉快

的迎接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因為，真金不怕火煉，他會在這個運動的開展中得到更多被肯定被欣賞的機會。

可是，黑函的作者卻不是這種人。事實上，在黑函中所投射出來的情緒是焦慮混著仇恨。仇恨當然是因為作者在和女人的交往中遭受過挫折，被甩過被拒絕過被糗過等等，也可能是作者的戀母情結遭受過打擊和破滅，因此痛恨女人在情慾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自在和自主。而在這些挫折的過程和經驗中，作者在情慾上的男性主導掌控能力並沒有機會實現，或甚至在彰顯時常常受挫，這種在兩性關係中從未得到肯定的男人當然會有一些性別認同上的焦慮，因此他必須誇大自己的性能力才能稍微宣洩一些焦慮。這和對自己的性器官感到焦慮的男人選擇以暴露性器官來引發女性驚慌的反應，從而證實自己的性器官完好健壯，是同一心理基礎，都是用性恐嚇來鞏固自己脆弱的信心，都是在踐踏女人、打壓女人時才得到些許可憐的『暗爽』。

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月連續爆發大學校園性騷擾案件後，一些婦女團體聯合舉辦了十七場校園巡迴座談，釐清性騷擾現象對女性的壓迫，並向教育單位和社會整體的共犯結構提出批判，更在五月二十二日舉辦了台灣有更以來第一次以女性議題為主，由女人一手組織並主導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在遊行途中隊伍喊出了以女性為主體，突破性壓抑禁忌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口號。由於次日媒體凸顯此一口號，並說明是由我在宣傳車上

帶頭喊，因此其後我又開始收到新一波的黑函，仍然是沒有誠意（無地址姓名）只有恐嚇的霸氣男人投來的。請看範本如下：

汝真是太無聊，邊走邊喊要『性』高潮，來吧！讓我放一砲高潮半天樂歪了，本人今年二十五歲正是需要女人，我的一砲可以解決七年之癢，五月二十九日本人在桃園南華大飯店等您中午十二點。

何女士：

見報驚悉閣下高論，你既然那麼騷，請指定時間、地點、小弟一定屈膝竭力為你服務，絕對給你一個性高潮，給你最好的爽！

靜候佳音，匆祝

床安

副本抄送教育部郭部長

知名者 83・5・23

前面我說過，這些黑函展現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深刻效應，現在讓我把箇中道理說明

自一些。

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中，兩性的不平等權力模式不但展現在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就業、家庭分工等層面上，它同時也滲透我們的人格、心理及情慾快感模式。這也就是說，在這個文化裡面的許多異性戀男人只有在男強女弱、男主動女被動、男征服女屈從的互動模式中才會得到快感，得到滿足，得到他男性的身分認定。即使是在情慾的場域中，男人的最深層性幻想和快感對象仍是一個個任他操弄蹂躪、征服佔有的女人，這是在男性專屬的情慾材料和男人的求偶求歡模式中明顯易見的。

一旦認清這個根深柢固、貫穿人生層面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我們立刻便可以明白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所蘊涵的攪擾力量。你想，要是女人開始主動要求，開始肯定自己的情慾和身體感覺，開始發展以女性主體為本位的快感模式或情慾資源，這對一向主導情慾活動的男性而言，必然會構成或多或少的困擾。

如果過去在情慾活動中，男性一貫的敷衍了事，或者用嚴肅木訥來掩蓋房事上的呆滯無活力，或者甚至用威脅強求來達成自己的快樂，那麼，在女性情慾解放運動中他看見的正是那種霸權日子的結束。日後他又要用什麼方式來得到快感，來維持做男人的優勢地位呢？如果他連在最私密的領域中也無法掌握情勢，他又要用什麼心理基礎為動力，來開拓他在公共領域中的天下呢？

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曙光最先打擊到的，正是寫黑函的這些原本便在情慾上最無資本最無信心的男人，因為，他們會在這一波的運動中最先出局。你想，要是女人有了資訊，有了經驗，知道區分好歹，知道要求肯定自我，那麼，在兩性互動的球局中，哪種男人會最先被拋棄排斥呢？當然是那些把自己的男性自尊看得比女性的情慾人權更重要的男人，是那些從未學會如何尊重女人、愛戀女人的男人，是那些從不肯與女性攜手共創情慾滿足的男人。

更明確的來說，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開展，動搖了那個使女人處於劣勢的身體交易制度。過去女人可能清純度日，以為情慾的滿足必須要長久壓抑等待之後才會在愛情和婚姻中找到，而當她們在愛情和婚姻中發現平淡無趣，甚至痛苦羞辱或壓抑無助時，她們想不到有什麼出路，於是在感情的依賴或婚姻的有限歸屬感中蹉跎一生。

但是，在女性情慾解放運動中，女人開始發現，自己也是情慾活動中的平等玩家；她們意識到，自己的情慾資源要靠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的交流來積累；她們在情慾論述開關的空間中突破『柔弱招致危險，危險造成柔弱』的惡性循環，主動的培養因經驗而來的自信，提升因研究改進實驗創新而來的氣魄。

在性壓抑的社會中，身體和情慾是女人追求自我實現過程中的障礙，但是在嶄新的性解放生活方式中，身體和情慾卻成為女人肯定自我追求愉悅的物質基礎。在這基礎之上，身心皆已發動的女人才可能主動積極的累積專業能力及知識，使自己不必在愛情及婚姻的人肉市

場上扮演待價而沽的被動角色。

這些力量上的增長，人生方向的改變，又豈是一心還想宰制女人的大男人所樂見？

因此，我說，黑函中強烈的情緒正顯示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論述已經產生了實質的效應，這些最先感受到壓力的男人已經用他們最憤怒的語言展開了反撲，而我們在這種反撲的強度上也明顯的感受到，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所攪擾的絕不只是情慾場域中的運作邏輯而已。做為文化最深層的沉澱，情慾模式的革命必定預設而且也同時造成更廣泛的社會革命。

〔結語〕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

當女性情慾解放的論述開始出現，並且以具體可行的實踐綱領（如打破處女情結、反性騷擾、反婚姻性暴力、要求愛撫與高潮等等），以及從女性主體本位所生產的論述活動（如女性情慾DIY小說、出軌文學式的『妖言』、女同性戀的『愛報』、性心情的小組分享等等），來推動女性的情慾解放時，關心婦女運動的人也開始思考一些和運動相關的問題。

女性的情慾自主是否只是個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間或零星的小團體中進行的暗爽活動？這種情慾解放於強大的父權體制何干？個人的性開放早就時有耳聞，但是也沒見到什麼干擾父權體制的果效，到底情慾解放能不能算是一個運動？更正確的說，能不能成為一個女性主義的婦女解放運動？這個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其他陣線（如改革立法、工作平權等）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讓我從父權體制和女性的『性』之間的權力關係說起。

父權體制的重要環節之一就是對『性』的控制，在這一點上它與性壓抑共生共謀。我們文化中的性控制具體的體現在整套的日常性生活實踐、性論述的生產與擴散、有關性和情慾的儀式與價值觀、對違規者的懲罰和放逐措施、性教育和性醫學的權威等等文化成分中。這些規範性事、維持性秩序的措施主要執行兩方面的社會控制：

第一方面，父權制必須規範男性與女性各自的獨特文化分野和運作領域（男強女弱、男色女純、男外女內、男公女私等），並且規範兩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和行為模式、人格特質，以

便強化男性主導、女性從屬的權力差距。

第二方面，父權制也對『性』及其相關活動加以規範，任何與生殖無關，或是在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之外的『性』都被視為違法的、不正當的、不正常的、戀態的。

換句話說，性不是情慾或人際關係而已；性是被權力關係徹底滲透的。

在性壓抑的社會中，性控制的各種規範是同時施加在兩性身上的，但是，在性壓抑和父權制互相滲透的狀況下，這些性規範顯然是對女性特別不利的。

我們可以用兩個實例來說明。由於我們這個社會的避孕觀念不開放，避孕知識和設施不流通，因此『可能會懷孕』變成女人的心頭重擔，迫使她們在性事中思前想後，終至裹足不前。但是同樣的避孕觀念不開放，避孕知識不流通，對男人而言卻沒有那麼重大的影響。可見，父權文化對性及其相關硬體軟體設施的提供及規範，本身便包含了性別歧視以及兩性權力差距。

再說另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女人如果違犯了我們社會的性規範（如婚前性行為、未婚生子、同時有好幾個性伴侶、外遇等），就會遭受嚴厲的社會制裁。可是同樣觸犯這些規範的男人即不會承受相同壓力。幾時聽過男人為婚前失身而遭妻子不齒？幾時聽過男人因未婚時使女人生子而羞於見人終至遁世隱居？幾時聽過男人因為女友很多而被罵淫賤？幾時聽過男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容忍太太外遇，自己則飲泣終日，哀怨悲痛？依此來看，我們社會對

性活動的規範絕對是歧視女性的。

為了對抗父權制和性壓抑聯手加在女人身上的諸多權力運作，女人的情慾人權因此可以很具體的表達為：女人有權自由的表現表達她的性需要（而不必因名節或被動或性恐嚇而壓抑自己），她有權只為愉悅而進行性行為（而非動物式的為生殖而性，或被迫為婚姻而性），她有權在婚姻之外參與性活動並且生育（而非此身僅屬一人，她在愉悅成長中生育的孩子也不可被視為『雜種』），她有權控制自己的生育權（而非子宮由傳夫宗接夫代的過時道德所操縱），她有權拒絕和某男人或所有的男人發生性行為（只要我不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她更有權維持她的女同性戀身分認同等等。

一旦我們在同時對抗父權制度和性壓抑的脈絡中思考女人的情慾人權時，我們立刻發現一般人所使用的運動口號——『情慾自主』或『性自主』——其實並不理想。『情慾自主』（『性自主』）是個兩面討好、充滿自由主義式浪漫情懷的口號，可是如果這個名詞只有一個聽來美好，充滿正義感的模糊情緒做為內容，那麼，它也極可能被我們習以為需的、不知不覺的在父權制度內養成的道德及價值觀所滲透，以至於這種『情慾自主』在具體實踐上有可能並不促進情慾的發展和流動，也不挑戰父權體制現有的兩性關係，而只是增強了女人討價還價時的價碼（『情慾自主』，所以我不輕易許人；我維持清純，因此我應該可以和比較好的男人交易）。這種抽象的『情慾自主』更可能增強性壓抑的女人的壓抑，鞏固她們一貫對男人的性

追求所抱持的恐懼和怨恨心理（『男人沒一個好的，都只是垂涎女人的身體，利用女人而已；我情慾自主，因此，我不甩男人』）。『情慾自主』這個聽來相當正面的口號還有可能提供一個聽來有前瞻象徵的裝飾給故作開明的性壓抑女人，讓性壓抑的女人用它來掩蓋自己在社會開放過程中逐漸暴露的保守底線。

由於『情慾自主』這個口號十分溫和正面，所以它很容易被以暗爽為主的思考模式所詮釋。就像坊間出版的一些有關女人和性感的教戰手冊，它們以輕鬆自然的語調提供許多指示或暗示，教導女人如何享受身體和情慾，並且可以號稱『情慾自主』，但是整個論述卻仍架設在父權制的情慾道德之上，以至於書中的描述總是說『你和丈夫』可以嘗試什麼新的遊戲，『你和男友』應如何營造氣氛，『處女』應如何預備迎接『新婚的第一夜』等等。這些追求愉悅的指示並不挑戰父權體制，而只不過在父權體制規範的情慾軌道中為女性提供一些暗爽、小爽的方法而已。還有一些消費式的『情慾自主』廣告影像，雖然描繪了違反父權道德的（例如）外遇、同居等等，但是這些廣告所建議的出路竟然是一些減肥瘦身的計畫或是美麗迷人的衣飾。這些『情慾自主』的詮釋在某些程度上鬆動了父權制度內的女性規範，但是代之以資本主義商品的消費與邏輯，對於女性的終極解放和兩性權力關係的改造都只是『有限暗爽』，因而也只有曖昧的效果。

換句話說，正因為『情慾自主』是個兩面討好、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所以它有可能

被填入一些與性壓抑和父權體制（及其同謀的資本主義體制）合流的東西。而我們如果希望女性的情慾運動維持解放的、打破原有體制的力量，那麼，前列的情慾人權內容就需要一個具有邊緣性格、旗幟鮮明，擺明了徹底挑戰性壓抑和父權制度的抗爭符號。

在這裡，我覺得『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是一個頗為有力的選擇，因為它聽來比較邊緣激進，而『解放』也是社會運動常用的字。此外，它明確的宣示了同時在兩個戰場上的抗爭立場：這個情慾運動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抗父權體制的兩性不平等安排，特別是針對父權體制在性控制方面加諸女性的過度壓抑；而在情慾解放的戰場上，這個運動不但對抗一般的性壓抑，更揭露在性壓抑中所蘊涵的兩性不平等。

換言之，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要做的是，切斷性壓抑和父權體制兩者之間的利益輸送，在尋求性解放的過程中同時尋求性別解放。

有許多人或許對性別解放（即兩性平等）沒有太多微詞，但是聽到『性解放』的時候就有點不豫之色。對這些人而言，性解放代表性開放、性自由，因此代表『亂來』、『亂搞』，像這樣的私密活動如何能在集體的層次上達成改造社會的正面功效呢？

我們姑且不討論這個問題的問法是否不自覺的假設了（父權）體制的穩定有某種優先考量的地位——我們真的需要想想，對哪種秩序、哪個位置上的人而言，性自由會被視為『亂』？相對應於什麼樣的社會組織方式，性解放會被視為有『負面』的功效？——不過，對性解放

的疑慮仍然值得我再加說明。

在本書中所描述的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首要的就是一個充滿解放活力的論述實踐運動。更準確的說，是一個提升女性愉悅、開發女性身體、充實女性情慾、解放女性性愛，同時強力挑戰並攪擾父權體制的抗爭論述實踐運動，是一個看清了愉悅與權力有共生關係的解放運動。

更具體的說，這裡所說的論述不但包括生產像本書這樣剖析情慾文化、批判父權制度和性壓抑的論述；也包含女人在集體中交換各種『出動的』性經驗和性感受，以累積並流通女性的情慾資源；更包含女人由主體位置出發來創造『變態的』性幻想、情慾故事、情慾腳本等等女性的情慾文學（對『變態』的理解請看第四章）；或許還包含女人在各種性活動過程中激升情慾時，自主的創造『既浪且騷的』爽言爽語，包括女人在性活動前後和對手進行的情慾權力關係反省和檢討，包括在平日隨時隨地主動蒐集並創造各式情慾刺激，討論如何更爽更好玩等等。當然，這些論述和女性主義性解放社群動員網路的建立、次文化的形成、情慾人權議題的示威或活動、女性主義色情言論的自由、女同性戀的正當性、自由展露女性身體的權利、以及捍衛『性少數』（各種各樣的性『變態』）的人權等等是密不可分的。

以此來看，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論述在父權制度和性壓抑的社會脈絡中必然是『離（父）經叛（夫）道』的，必然是『敗壞（父權）道德』的。

長久以來，女人的性活動和性生活總是被父權體制和性壓抑的邏輯所規範的，連女人賴以營造有限快感的情慾資源也充斥著這個非女性本位的邏輯。如果我們現在要發展以女性為本位出發的情慾文化和性活動，當然要衝破父權的文化和道德邏輯，而且愈是被指責，我們就愈清楚的意識到這個解放運動的果效。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論述因此必然是出國的。它不但溢出父權體制為女性身體和情慾規劃的『軌道』（愛情、婚姻、生育），同時也歡欣鼓舞的慶賀女性同性戀情慾『出櫃』，走出黑暗封閉的孤絕空間。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因此也必然是『變態的』。如果說我們社會中『正常』的情慾模式和資源是在性壓抑和父權制的框架中形成，帶著扭曲僵化的烙印，那麼，衝破禁忌，充滿情慾波動的女性性經驗和性實驗自然也會被稱為『變態的』。如果說我們社會中『正常』的情慾在『正常』的人際關係中才存在，那麼，從女性主體位置出發突破父權規範的情慾關係（比方說在對象上從陌生到師生到女生到眾生到畜生到別人的先生到……）就必然會被稱為『變態的』。

或許有人會不死心的問：坊間已有不少大師小師們的性論述出版，媒體上也有各種形式的性教育和性討論，看來性已經是個頗具正當性的話題，你說的論述和這些論述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大著呢！除了我前面說過的差異之外，做為同時反對父權體制和性壓抑的論述，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論述目標是父權體制的瓦解和性壓抑的崩潰。因此在解放的論述中不會有權威的、道德的、平和的聲音來規範情慾軌跡，只會有每個個人情慾的歡愉所發出的自在呼喊；不會有正常的、正當的、正確的指標出來安撫追求安全感的心，只會有無窮的、『變態的』、『玩』的、多樣的創意來激勵壓抑過度的慾；不會有孤立的、無抗爭立場的模糊信息與商品文化勾搭，只會在和父權對立的位置上與婦運的其他戰線連手，拆去壓抑而且打擊女人的一切社會建制。

不過，我也必須提醒一聲，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在收編邊緣論述的手法和速度上都是驚人的。任何時候我們所創出的論述抗爭策略都可能被『消毒』後轉為體制消費的對象，一旦邊緣的說法被資本邏輯拿去和商品的象徵內容串連起來（比方說，用女性情慾論述的自在能量來推銷減肥計畫、化妝品、衣飾等等），立刻便會削減女性解放論述本來的顛覆效應。

因此，我們的女性主義性解放論述只有且戰且走，突擊突圍，不斷開發那些被父權和性壓抑所排擠的情慾成分，串連那些被視為不入（主）流、不合（父）理、不中庸、不節制、不正派、不倫的孤立聲音，以測試父權體制收編企圖之底線。畢竟，這些邊緣的『髒東西』正是因為不合父權邏輯才被發配到邊緣，變成『不X的』，和它們的聯結可以幫助我們自己

不至於和父權體制同流。

對女性主義的性解放仍然抱持懷疑的人提出另一套質疑。他們說，這種情慾運動有很強的中產知識色彩，對基層的勞動婦女或更底層的原住民女性缺乏吸引力，而且也解決不了這些弱勢婦女所承受的最主要壓迫——即政治經濟方面的壓迫。懷疑者因此質疑性解放做為運動策略是否明智。

這個質疑建立在一個很基本的假設上：基層勞動（特別是鄉村）婦女沒有情慾方面的問題，因此性解放的論述對她們而言缺乏吸引力。另外一個常見的類似說法是：老年人沒有情慾方面的問題，所以性解放運動與他們無關。

可畏這兩個假設都是錯誤的。因為，基層勞動婦女或老人不但有嚴重的情慾問題，而且他們的弱勢位置使得這情慾問題更加嚴重，更加沒有出路。

或許有人天真的以為情慾是中產有閒階級的奢侈享受。這樣想的人大概不知道機車鑰匙俱樂部是在年輕的基層勞工中間發起的，像這樣全憑運氣摸鑰匙配對出遊，甚至上床，恐怕不是一向憑著性壓抑才專心讀書工作向上的中產階級能想出來的。如果這個中產人肯去讀讀基層勞工愛讀的交友及偶像雜誌，他也會發現這些雜誌中的疑難雜症信箱充斥著基層青少年男女的性活動和情慾困擾。各種跡象都顯示，基層勞工之間的情慾活動絕不少於中產知識階級，說不定還比這些性壓抑的後者更頻繁劇烈。

情慾活動的頻繁劇烈並不表示情慾活動的品質一定也很理想。事實上，基層勞動女性的情慾發展嚴重地受到她們的階級位置的侷限，也就是說，她們的政經弱勢處處壓抑她們的情慾流動。她們欣賞的喜歡的情慾對象多半不屑她們的階級成分，因此在情慾活動中也多採用掠奪的模式；交友約會的空間及活動形式在日益商品化、精緻化的趨勢中悄悄移出她們的經濟能力之外；她們的情慾環境中充斥著粗糙的，以暴力和蹂躪為愉悅的色情材料；言詞上的拙樸使得她們在情慾活動中無力捕捉自己的感受與挫折，也無言與伴侶溝通或談判情慾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她們通當面對的、同屬基層的性伴侶，也在類似的文化條件下成長，情慾生活的品質當然嚴重受到限制。

比起這些基層的少女來，基層的成年婦女的情慾處境就更困難了。她們絕大部分沒有能力享有中產知識婦女晚婚或不婚的奢侈權利，反而多半很早進入婚姻關係，也很快就被迫把性和生殖等同起來，在繞膝成群的孩子及永無休止的家庭經濟活動中枯竭她們的情慾。她們和基層少女一般面對著劣質的情慾文化條件，但是由於她們是已婚的，是在尚未建立情慾談判模式前便被塞入父權家庭的，因此，她們更沒有出路，更無發展機會。在基層階級『家庭即經濟單位』的主導模式之內，婦女的情慾人權無地可容。

改善基層婦女的政經人權固然重要，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視而不見她們在情慾人權上的極端弱勢。我們不能像中共那樣，推說『肚子都吃不飽了，還管什麼人權？』，這種心態反映

的是對基層婦女情慾困境的輕蔑。

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在各層面都有，而且彼此互相支持，我們的反擊也必須全面展開，因此，我們應當拋棄政經優先論或『階段論』（即，先要取得政經人權，才能談情慾人權）的想法。不談情慾人權的爭取政經人權運動，很容易變成一個性壓抑的、性保守的、主流的運動，而終究難逃被國家機器收編的命運。當然，另一方面，要抵抗父權體制對女性的性控制，情慾人權也必須和政經人權齊頭並進。

同樣的論證可以應用在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其他層面之間的關係。在呼召女性主體起來反抗父權體制的抗爭中，沒有任何戰線享有優先或重要的特權地位，要徹底推倒父權就要把支持父權的其他制度（如性壓抑）一齊推倒。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正在開展：在女性開發情慾論述的過程中，我們也正在重塑我們的新主體。讓我們都來做——

豪爽女人

一本媲美《第二性》的女性主義入門經典。

打破處女情結！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在這些震動台灣社會的女性情慾口號背後，
有什麼深刻的道理？女人為什麼要性解放？
女人要如何性解放？

目前在生理醫學主導下的性知識和性教育都是禁慾的，複製男性偏見的，而且都預設父權制的性壓抑道德。生理醫學專家和性教育專家事實上對情慾、對性是絕對無知的！

性解放的女人是充滿活力和魅力的女人。她們熱愛自己的身體，她們欣賞自己性感的模樣，她們自在自得地與男人、女人交往，她們自主挑選對手和遊戲，她們在性活動中既騷且浪，她們主動而積極地營造高品質的情慾生活。

豪爽女人的性再也不受制於父權道德，
不受制於交易和賺賠的邏輯，
不受制於羞恥罪惡恐懼。性不再是沈重的包袱，性是飛升得力的翅膀。

性解放的文化才是女人解放的文化！

豪爽女人是我們新的女英雄，女聖人！

我們不屑做好女人，我們要做好(豪)爽女人！

ISBN 957-33-1121-6



9 789573 311218